

红 梨 湖

沈莹宝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俞新昆

雅正

沈登宝

2002.9.20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红梨湖	(7)
目澜洲	(11)
先蚕祠	(13)
白龙桥	(16)
白马泉	(18)
长庆坊	(20)
北胜庵	(23)
归家院	(25)
绿晓庄	(28)
石匠湾	(30)
黄家溪	(33)
东庙与西庙	(35)
盛泽的绸市	(37)
绸都会馆	(42)
家乡的桥	(45)

水乡的茶馆 (48)

三幅地图 (51)

第二辑

一份迟发了二十八年的报道 (55)

五十话人生 (63)

守岁 (65)

乘凉 (67)

乡音 (69)

一段美好的时光 (71)

烛光下 (74)

读书的快乐 (77)

名字的尴尬 (81)

一叠节目单 (83)

听书记事 (85)

人在旅途 (88)

感恩手艺 (91)

第三辑

品味人生 (95)

购粮本 (97)

“三大件” (99)

除四害 (101)

打补丁 (104)

看报 (106)

装修 (108)

婚礼	(110)
包装	(113)
说“玩”	(116)
防患于未然	(118)
“厚养”与“薄葬”	(120)
群众期盼“大众化”	(122)
不要冷落了中式服装	(124)
我的集藏观	(126)
少说些洋话	(128)
“戏说”与历史	(130)

第 四 辑

千年胡杨	(135)
敦煌与莫高窟	(137)
永远的月牙泉	(140)
河西“酒”廊	(143)
西安碑林	(145)
乔家大院小记	(148)
晋祠行	(150)
龙门凝思	(155)
嵩岳铁人	(157)
岳麓书院	(159)
登岳阳楼	(161)
不朽的都江堰	(164)
昆明世博园巡礼	(166)
桂林三日	(168)

陌生的都市	(173)
-------------	-------

第五辑

旅欧散记	(179)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180)
古罗马废墟	(182)
城中之国梵蒂冈	(184)
翡冷翠之夜	(186)
绑着绷带的比萨斜塔	(188)
从比萨到尼斯	(190)
浮在水上的都市	(192)
威尼斯商人	(194)
蓝色的多瑙河	(196)
难忘的维也纳	(198)
月亮湖	(200)
蒙着阴影的慕尼黑	(202)
德国人的作风	(204)
科隆大教堂	(206)
低地之国	(208)
“欧洲的首都”布鲁塞尔	(211)
卢森堡大公国	(213)
巴黎印象	(215)
艾菲尔铁塔下的巴黎	(217)
凡尔赛宫	(219)
艺术圣殿罗浮宫	(221)
读了一本好“书”	(223)

自序

去年七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绸乡漫步》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我捧起那册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绸乡漫步》时,心情与其说是激动,还不如说更多的是茫然。翻开书页,目光从一行行平淡如话的文字间移过,脑子里闪出的却是一个个灯下笔耕的漫漫长夜,从我这支秃笔下歪歪扭扭吐出的文字,如今竟也组装成一本煞有介事的小册子,回想起来真有点像做梦。

虽然毕生酷爱读书,但是我从未做过文学梦,走上写作之路纯属偶然。

我前半生的路走得很坎坷,教过书,学过戏,办过厂,支过边,到处磕磕碰碰,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屯垦的戈壁滩上还因车祸而九死一生。但是,就在这生死关头,我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的洗礼,无数的同胞为了抢救我的生命,无私地献出鲜血、辛劳和关爱,令我终生难忘。一九九五年,在纪念江苏知识青年支边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含着热泪挥笔写下了五千余字的长篇通讯《一份迟发了二十八年的报道》,回顾了这一段感人肺腑的抢救过程,并把它寄给了第二故乡的《和田报》社。几天后,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我的这篇文字。这就是我的处

女作。

其实，我并不是把它当作文章来写的。我只是在诉说，在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和田父老乡亲倾诉内心的感激之情。此文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新朋老友在向我表示慰问的同时，还对我的文章给予了不少鼓励，不久，吴江《人才》报也作了全文转载。

原来文章也是可以像说话那样去写的。

在我的心底，“写作”一直是个极神圣的字眼，令我敬畏，令我望而却步，直到此文的成功，才鼓起我写作的勇气：多少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何不借助自己的笔“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于是，我提起了笔，说儿时的旧事，说家乡的变化，渲泄与天地山水对话的愉悦，倾吐感受生活的内心独白；我写边疆的大漠与红柳，写江南古镇小桥流水，写喝茶听书的优雅情趣，写黄山挑夫的坚韧不拔……就这样说啊，写啊，以至一发而不可收。

不知不觉间，五、六年里竟也写下了二、三百篇文字，虽然都是些千儿八百字的短文，既不起眼，又淡而无味，读着就像喝一杯白开水，但是我敢保证，这水中绝无任何添加剂，也未曾被污染，淡是淡了些，却是货真价实的净水。我写的都是真事，说的全是实话，传递给读者的是一份真性情。这些文字，除了陆陆续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以外，案头还积起了厚厚一叠，于是在朋友的鼓动下，萌生了结集的奢望。

《绸乡漫步》的出版，小小地满足了一回内心的虚荣，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文字其实算不得文章，它们只是些用笔记录下来的心里话。我的一位好友曾在酒后坦诚相告：“你的文章太土，话又说得太白。”诚哉斯言！我倒真愿意以“作文如话”为我的特色，不断给读者说说山海经，不敢奢求读者击节兴叹，只要

有耐心把话听完,觉得有点意思,我就心满意足了。

时隔一年,我的第二本散文集《红梨湖》又即将付梓。这本小册子里的短文,大多是近一、二年中所写的回忆文字,这里有我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我把它奉献给家乡的父老和我的朋友们,聊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沈莹宝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

第一辑



红梨湖

公元二千零一年的中秋前夕，一条名叫“红梨舫”的巨舟在绸都盛泽西北隅的红梨湖（桥北荡）上揭开了面纱。至此，一个久违了的美丽的名字——“红梨”又重新回到了深爱着它的盛泽父老乡亲的面前。

说到红梨，不得不提到那位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江南富商沈万三（名富）。沈秋凡前辈所著《盛湖杂录·沈万三秀始末考》中说：“明洪武初，沈富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间，又植红梨万树于湖滨以点缀风流。”这位富甲天下的沈万三，除了在盛泽建造了大批的商住房和“绮疏曲阑，歌姬并集”的南、北书房外，还一不小心成就了一桩名垂史册的风流雅事，他让人在所居的湖畔广植红梨，为盛泽凭添了一处绝妙的景观。从此，这里被称之为红梨渡、红梨湖，红梨二字进而成为深受士人赞叹的盛泽的雅称。

沈万三与盛泽的密切关系，也许源于他的爱妾九娘。“九娘，沈富第九房妾，世系腹出无考。富豪奢无度，九娘知其将败，请居别墅。富许之，乃筑楼于我镇之楼下。究心绘事，所画水仙翩翩有出世想。没后，葬中山桥畔，冢旁岁生水仙，去之复生”。（《盛湖杂录·名媛纪略》）从文字中看来，这位九娘倒是个有见

地、有雅趣的女子，正是由于她的“请居别墅”，才引出一段悠悠不绝的红梨缘，为盛泽留下了一处独具文化风韵的历史遗迹。九娘楼所在的楼下，就在今天红梨湖西侧的荷花、南霄村一带，民国时这里为楼下乡。九娘歿后，就近葬于红梨湖边的谢天港中山桥堍，据说她的坟直到1958年才被毁。

红梨湖一带湖港纵横、碧波连绵。明中叶后，盛泽日渐繁阜，湖北岸的村民频繁出入镇区，全靠湖上的渡船。在如今的盛虹村豆腐港东侧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长堤向北直达红梨湖边，这就是红梨渡口。清康熙年间，村民俞南万在此修建凉棚一片，供候渡之人憩息，乡人感而呼为俞家渡。每当晚霞满天之时，乡人穿行于红梨林下，在此结伴候渡，湖上波光耀金，湖畔红梨掩映，水面渡船徐行，“红梨晚渡”由此而名噪一时。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渡口尚存，驳岸与河桥依旧。如今虽然旧貌难辨，但从残留的部分石板路段和沿路栉比的民居中，还依稀可见当年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景。

明正统初，僧祚又移建圆明禅寺于红梨湖西南。寺内殿宇轩昂，佛像庄严，还有一眼“月夜波静，泉涌可辨”的白马泉和两株参天的银杏树。圆明寺的钟楼上有一口五色金属铸成的大钟，钟声激越悠扬，“万籁俱寂时，铿然一声，声越麻溪、平望、黄家溪、王江泾”，“圆明晓钟”成了有名的盛泽八景之一。明崇祯二年（1629年）在圆明寺东侧建成了东旸桥（圆明寺桥），桥跨充字、小氏两圩，这是古时盛泽陆上对外的主要通道，而红梨湖也由此而得名桥北荡。

红梨湖之外，“荡侧有碑，名洪离，有庵，名红里，皆红梨之讹”。与红梨相关的遗迹、传说比比皆是，而前人留下的众多诗文中，更常常可见以“红梨”二字入诗，像清代巴慰祖的“青草滩

前留别墅，红梨荡北老诗家”，民国时沈秋凡的“红梨渡口问红梨，芳草萋萋路欲迷”，还有当代名诗人柳亚子哭诗僧苏曼殊的“潇潇暮雨过吴门，一水红梨旧梦痕，无那落梅时节近，江城五月为招魂”等等，在镇区的中和桥上，一幅“金波跌宕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的桥联至今犹存。红梨湖早已成为盛泽人的骄傲和至爱。

然而俱往矣，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遗迹趋于湮没，红梨二字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今天的青年大多已不知红梨为何物，以至当盛泽的业余书画社以“红梨”作旗帜时，不少镇民表示不解其意。

数十年间，盛泽人以其重商务实的作风，打造起一艘经济巨舰，绸都盛泽名扬海内，斐声世界。近年中，政界要人、商界巨子、各界名流纷至沓来，他们在由衷赞叹盛泽经济起飞奇迹的同时，也常常对盛泽的文化建设和水乡风貌表示关切。政通人和，必然带来百废俱兴，近年中扩建目澜洲、修复先蚕祠、拓建仲英广场和镜湖观光农业园等一个个公益项目相继竣工，为绸都人增添了一批休闲、度假、游乐的好去处，而恢复红梨湖景观的设想，也终于推上了议事日程。

红梨湖“湖光明灭，月隐星回，徐而爽气朝回，碧波千顷，树色如黛，红霞似火”，景色“不减西湖春晓”，所缺者，楼台亭阁、人文景观罢了。九十年代初，座落于湖西小桃园的江苏艺龙集团看中了沿湖的旖旎风光，发动员工义务劳动，在湖滨浅水中筑起了一道百米长堤，又在堤内建起笠亭敞轩、高楼华堂、湖石假山、九曲回廊，俨然一座俏丽的水上园林。如今，堤外波光粼粼，堤上杨柳依依，堤内绿水盈盈、睡莲亭亭、锦鳞闪闪，四时风光俱绝。今年，又对此园进行部分改建，并聘请名家高手为园内的景

点题名、撰额、作联，改园名为红梨园，以增加其文化内涵，而其间的点睛之笔则无疑是泊于湖中的红梨舫了。

红梨舫长 54 米，宽 14 米，舟中起楼，高三层，典型的江南楼船画舫样式，以其气势恢宏、富丽堂皇而言，可算得江南第一巨舟了。船头舫门两侧的巨幅对联“万盘珍饌齐招贵客佳人，十里晴光同映兰舟书舫”点出了红梨舫的功能，这是一个可供 500 人同时就餐或举办联欢活动的水上乐园。踏进画舫，便是一个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底楼大厅，在这里举办一个 200 人的大型活动绰绰有余。全舫上下 23 间雅座一律以红梨为主题装饰得雅趣盎然、古韵浓浓，透过木质玻璃长窗，可见长空丽日、碧波荡漾，不由人顿感心旷神怡，胸臆间豁然开朗起来。

这里的主人告诉我，红梨舫的落成只是园林改造工程的第一步，不久，一座雄伟壮观的石牌楼将矗立在园外的大道上，水上的游乐设施也正在陆续到位，更令人神往的是红梨湖畔遍植红梨的旧貌也许将再度重现。到那时，约三、五位老友新朋到湖边红梨林中散散步、谈谈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我憧憬着红梨湖的明天。

目澜洲

朋友来盛泽,我首先推荐的胜迹总是目澜洲,因为在我看来,它可以算得是盛泽的骄傲。它的历史,它的题咏,它的四时美景,在一代又一代的盛泽人心里留下的印象常常是难以磨灭的。

在今天的目澜洲内园大门上方,镌刻着“圆照遗址”四个篆体字,原来七百多年之前这里是一处荒村古庵。据方志记载,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一个名叫善莹的和尚在此建了座骨池庵,起先只是乡里人水葬之地,到了至正年间,因为皇帝钦赐了一块“圆照”匾额,才改名为圆照庵。在明朝正德年间吕懋所撰的《圆照庵记》中说:“庵四面水流环抱,盛川在前,波澜溢目,因名之目澜洲,文人墨客从游者旁舞,遂为一方奇观!”可见那时的目澜洲已经是文人偕游的好去处了。当时的吴中名流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和王宠等人经常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许多诗篇与墨宝。沈周老先生还心血来潮为目澜洲改名木兰:“目澜识是木兰洲,我梦时时一远游”,“不若改木兰,字异音不夔”,可见它历史的久远。1929年,当时的盛泽区公所将目澜洲辟为公园,此举在苏嘉湖一带影响不小,须知在那个年代,还很少有镇能拥有一个公园啊!

目澜洲内的景点布局是极有眼光的。它的精华在内园,虽

然统共才巴掌大一块地方，却十分精致地散落着一座座厅、廊、台、亭、阁，点缀着荷塘、嘉木、花街、小桥，所谓“径可逾丈，广才容刀，烟水弥望，崔苇杂生，树皆绝奇，竹亦尽苦。”叫人不由得一步一步徘徊，步步得妙景，越是细细品味，越觉回味无穷。

这是一块被弯弯的小河和浩渺的舜湖围起的小小汀洲，而洲中又有湖，湖中又有岛，洲内静静的湖水与洲外起伏的波澜此呼彼应，这水便是目澜洲的灵魂。少年时，我常与小伙伴们在这两水相夹的长堤边戏水，遥望堤外的千顷波涛如一个发威的男儿，但回眸堤内，一潭碧水却静若处子，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竟如此和谐地一起融入目澜洲的一片佳景中，叫人怎么能不为它着迷？

目澜洲是绿树与繁花的世界，春天的紫藤、夏日的荷花、金秋的桂子、腊月的寒梅把这里的四季打扮得多姿多彩。你看，圆照堂前两株俊俏的海棠亭亭玉立，多么像一对伶俐的少女，而堂后左右站立的龙柏，苍劲挺拔，枝叶繁茂，简直就是一双勇猛的壮士。花径旁，霜染的枫叶在绿丛中分外的醒目；长堤上，不服老的百年紫藤倔强地伸展着它的虬枝，总想以它浓重的花色和醉人的幽香争得一片春光；绕洲的小河里，映日的荷花为盛夏送来阵阵清香；杨柳岸边，丝丝柳枝袅娜娉婷，迎风起舞……

我的少年时代是伴着目澜洲的绿色一起长大的，我爱这里四时的花木，我更爱这里“波澜溢目”的绿水。可是，在阔别家乡多年之后，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失却了湖水依托的目澜洲，“以粮为纲”，围湖造田，吞没了千顷碧波，只给目澜洲留下了一缕咫尺宽的湖面。虽然近年中目澜洲几度扩建，增设了儿童游乐场，种植了大片的草坪，堆起了土山，开挖了小溪，面积倍增，气势更添，它已经成为老人们每天晨练和孩子们嬉戏的好地方，但是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那个记忆中的偎依在舜湖怀中的目澜洲。

先蚕祠

五百多年前，盛泽只是吴头越尾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乡村，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居民织得一手好绸，那末这一块既不沿运河，又不靠大江大湖的弹丸之地上是决不会长出一个“邑中诸镇之第一”的城镇来的。千百年来，这里的老百姓凭着“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的勤劳与执著，织出了繁华，织出了富裕，织出一片灿烂的前景。饮水思源，他们怎能不怀念教会民众育蚕、缫丝、织绸的蚕神嫫祖呢？于是，在美丽的菱叶渡（俗称东白漾）近旁的一湾绿水前，有了一座祭祀蚕神的先蚕祠，镇民们亲切地把它叫作蚕花殿。

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也就是一百六十年前的道光二十年，一座“规模之宏敞，建筑之精美居江南之首”的先蚕祠诞生了，这是由盛泽镇上富裕的丝业界同仁出资公建的祀蚕神之所。祠是典型的庙堂式建筑，它的门楼十分壮观，斗拱飞檐，气势不凡。正中的三座拱门，成雁序排列，中间拱门上方一块竖匾，上书“先蚕祠”三字，两侧拱门上嵌有华版，分别写着“织云”、“绣锦”，在两边呈八字撑开的清水砖壁的映衬下，门楼显得既宏伟又清秀，美不胜收。

大殿中供着三位神像，分别是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和黄

帝的夫人、传说中教民育蚕的蚕神嫫祖。这位被民间尊为“蚕花娘娘”的蚕神，虽然慈眉善目，没有丝毫威严的仪容，但是在广大蚕农、丝商的心目中，她的地位要远比那些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帝王雄主高出许多倍。尽管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总是把那些开疆拓土的英雄们视为第一等的伟人，不厌其烦地张扬他们所谓的丰功伟绩，但是朴实的平头百姓并不买账，他们宁愿为教民育蚕的嫫祖、“阴翊漕运”的“东庙老爷”、为民除蝗的“刘王”神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神带来的好处更加看得见、摸得着，更有利于自己的生计，因而也就更值得尊敬。其实，这种老百姓的信仰逻辑里有着浓重的民本主义倾向，非常值得人们深思。

在门楼与大殿的中间，有一座十分精致的古戏台和一片条石铺就的广场，这是每年小满时演出酬神戏的地方。传说小满日是蚕神的诞辰，由丝业公所出资聘请名戏班在此演戏三天以酬神。这时节，“新丝行将上市，丝行转旺在即”，蚕农、丝商借此热闹一番，预祝丰收。开戏之日，远近的镇民蚕农蜂拥而至，如潮似涌，蔚为大观。《盛湖竹枝词》里有“先蚕祠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一阙，对此作了极为真切的描述。小满戏成了先蚕祠的一项传统的活动。

建国后，先蚕祠与众多的寺庙一样，纷纷改弦更张，移作它用，大殿被充作粮库使用，祭祀与小满戏等活动只得告停。谁知因祸得福，由于国家粮库的重要身份而使先蚕祠逃过了“文革”一劫。等到雨过天晴，百废俱兴的时候，先蚕祠终于作为中国丝绸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项重要例证而被文物管理部门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群众的提议，盛泽镇政府筹资五百余万

元,于1999年修复了先蚕祠,开门迎客,并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小满戏”盛况。先蚕祠作为镇民们接受丝绸文化教育与熏陶的重要场所,终于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白龙桥

从小就听老师说起，在西白漾的对岸有一座名叫白龙的大桥，站在高高的桥顶上可以望见几十里外太湖洞庭山的双峰黛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它就像一条从碧波中腾越而起的白色蛟龙，令我生发无限的遐想。那时候，我常和同学们站在镇西的湖口，遥望着浩渺的湖水彼岸那若有若无的桥影，争抢着描述自己心中的白龙桥印象。

我是在船中第一次走近白龙桥的。白龙桥下的水道，是出入盛泽的主要水上通道，北上苏州，西去湖州的轮船都必须从它桥下穿过。那天我乘船赴湖州的新市，轮船刚离开码头，我就迫不及待地窜到船头，遥望远处的桥影，当船头劈波斩浪渐渐靠近白龙桥的时候，心中确实怀着一份期盼的激动。这是一座造型十分秀气的三孔石拱桥，尽管它是那么高大，但一点也不觉得笨重，薄薄的桥身就像一条白色的绸带轻轻地飘过水面，显得那么轻巧。当轮船钻进桥身的拱圈时，也和我一样兴奋地拉起了号子：“呜——”，巨大的回声震得耳膜“嗡嗡”直响。我抬头仰望着拱顶，心中充满了喜悦。

白龙桥的历史不算太长。《盛泽镇志》中记载：白龙桥跨南心、北心两圩，清乾隆九年始建，今桥是宣统元年由盛泽绸商捐

资重建。它在盛泽的古桥家族中只能算是个小弟弟。那么它为什么会受到镇民如此的器重呢？原因就出在它的桥联上。在白龙桥东侧有一副广为传颂的著名桥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它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四个字，就把盛泽的绸都盛况轻轻地勾勒了出来。

盛泽的丝绸生产源远流长，清代便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之说。冯梦龙曾在他的《醒世恒言》中说：“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这便是“风送万机声”最好的注脚。而印染业的兴起，留给人们的又是另外一幅图景。早年间，镇上有上百家染坊和练坊，这些作坊每天在空旷的场地上架起竹竿，晾晒染整好的绸缎。当五色彩绸随风上下翻飞时，它就像晴日下卷起了千尺彩浪，于是便有了“晴翻千尺浪”这句绝妙的赞语。

今天，当我站到了白龙桥面上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副苍老的身影，为了保护古桥而设置在河中的木栅栏，已使白龙桥失去了往日千艘舟船如穿梭，万匹白练桥下过的繁华。是的，由于现代公路交通网的日趋完善，白龙桥与它脚下的水路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它们的使命。今天，它像一件摆放在博物馆内的珍贵文物，只能默默地供人观赏，听由人们指点评说。虽然有些无奈与悲哀，但毕竟是历史的必然，我想，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难以逃过这种命运安排的。

白马泉

在山区旅游，常常能在崎岖的山道边突然发现一泓清冽的山泉，泉水叮咚作声，为寂静的深山奏响一曲山林小调，留给游人极深的印象。也许正因为此，不少人以为清泉只有山间才有，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我们平原地区也有不少泉。

据说盛泽地面上就有三处泉。

五十年代末，我在盛泽中学读书，那时候扫除文盲的活动正热火朝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老师的组织下也当起了小老师，纷纷派到居民家中为不识字的叔叔、大妈教字。一天，在识字班的辅导课上，我们的语文老师教了个“泉”字。这位老师对地方志颇有研究，他在解释“泉”字的同时，还专门介绍了盛泽的泉。他说盛泽共有三处泉，其中以圆明寺桥下的白马泉最为著名。

第二天，我约了一位同班同学赶往圆明寺桥找泉。

圆明寺又名白马寺，始建于明正统年间，是盛泽最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寺的东侧有一座三孔石拱的东旸桥，又名白马桥，俗称圆明寺桥，明清时代是盛泽陆上对外的主要通道。此桥长六丈六尺，高三丈三尺，广三丈四尺，壮观而不失清秀，可惜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4月被败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炸断，只留下半

截残败的断桥。

我们爬上了高高的断桥，伏在桥栏上向桥下望去，只见湍急的水流冲击在散落河心的桥石上，激起一串串漩涡，但搜寻了半日也没有找到泉的踪迹。携着失望的颓唐，我们徘徊在圆明寺的断垣残壁间，墙角的青苔与没膝的荒草诉说着凄凉，唯有昔日的花坛上“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依稀能从中读出当年香烟缭绕中圆明寺的盛况。

从圆明寺桥回来，我向老师请教心中的疑惑，老师指导我查阅了《盛湖竹枝词》，其中有一阙说：“三里三泉各一隅，安排调水好分符，月明白马桥边立，可有如船珠蚌无？”下有一段附注：“盛泽有三泉，俱在三里内。一为白马泉，在圆明寺左白马桥下，相传有巨蚌，如船踞泉眼上，蚌移动则泉始出；二为潭泉，在绿葭潭，水深而清；三为东泾泉，在饭字圩东瓜坝，渟泓莹澈，人争挹之。”关于白马泉，说得太玄，难道真是因为巨蚌踞泉，所以未见泉出？这当然不可信，但我还是深信桥下确有泉，只是水流太急，难以觉察罢了。

泉是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在适宜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条件下，地下水流出地表而成泉。平原水网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泉水常常为地表水所掩盖，一般难以发现。如果找出这些泉眼，加以适当的景观点缀，倒不失为很不错的景点呢。

长庆坊

六十岁以上的盛泽老人都知道，镇上最繁华的商业区在长庆坊，但是在如今的镇区图上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了。那么长庆坊在何处呢？

许多年前，在西白漾和东白漾之间，有一条横贯镇区的中心市河，市河两岸是盛泽的主要街道北大街和南大街。古时候，街区以坊为名，南、北大街由东到西分为几段：从东庙桥到龄嘉桥称长庆坊，龄嘉桥以西依次为龄泰坊、登春坊和南胜坊、北胜坊。虽然几百年来南北大街一直是盛泽的中心地段，但若以繁华而论，首屈一指的则非长庆坊莫属。尤其是北长庆坊，在不足 200 米的街道两旁，竟如篦子似地挤满了百十来家店铺，那个热闹啊，与苏州的观前街或上海的南京路相比也毫不逊色。

虽说是大街，但是长庆坊的路面其实宽不盈丈，两侧店房的屋檐使劲地向外伸出，把蓝天挤成了一条线。因为地段实在太金贵了，因此所有的店铺都不超过两开间。这里集中了镇上有影响的一批店家，如号称江南第一茶楼的得意楼、百年老号吴隆泰茶叶庄、许义昌银楼、同福南货店、天生酱园、存天德药材行、钟源馆酒楼……密集的商店群，引来了众多的城乡顾客，天天把狭窄的石板街道挤得满满当当。

每天天色未明,赶早市的四乡农民就挑着担、背着筐摸黑来到长庆坊,在街的两侧挨着个儿摆开场子卖“地头”,一会儿,买菜的主妇们全来了,这里成了闹轰轰的蔬菜市场。天刚亮,店家纷纷卸去了排门板,开张做买卖。这时,卖“地头”的早市也接近了尾声,乡下朋友有的踏进茶馆,准备小小地放松一回,有的匆匆地进店买些家用物品,便赶回乡下去了,也许家里的绸机还等他回去开机呢?此时,店堂内坐账桌的先生们刚刚买来“张万源”的水糕或是油条、大饼,就着豆浆哧溜哧溜地吃得正起劲,左义兴面店里也坐满了急着上工的工友,学生娃娃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勾肩搭背从街上走过,热闹的一天又开始了。

盛泽的繁华源于丝绸之盛。《盛湖志》上说,“入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由于外来客商的云集,使盛泽出现了“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的盛况,而长庆坊更是从早到晚市声喧嚣、热闹非凡。一到晚上,店家纷纷上门板打烊。沿街每家商店的门脸上用的都是排门板,这时,各家的伙计从店堂内掬出条条长长的门板,“乒乒乓乓”地挨条封上了店门。这“乒乒”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成了长庆坊每日必现的一景。

我家的老屋就在北长庆坊内。我从小就在繁嚣的街市里成长,习惯了那里熙熙攘攘的环境,深深地喜欢着那里的一切。虽然到我懂事的时候,长庆坊的名字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我还是经常从祖父的回忆里听到它的故事。祖父说得最多的是震惊全国的长庆坊大火。民国四年(1915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是盛泽旧俗观马灯的传统节日,天刚黑,进镇观灯的村民就把长庆坊挤得水泄不通。谁知乐极生悲,街边的协康祥布店突然起火,倾刻间,南北长庆坊成了一片火海,一时“踏焚压死者相枕籍”,死80余人,伤无数,酿成了盛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巨祸。记忆

中我家老屋的一角还有几根熏黑的横梁，也许就是大火的见证。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建部门填平了中心市河，拆去了沿河的下滩店屋，南北大街合而为一，成了一条 20 米宽的通衢大道，长庆坊的漫长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北 胜 庵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从遥远的边疆回到家乡盛泽,被安排到纸品厂工作。虽然多年来屯垦戍边的艰苦岁月使我对家乡的碧水沃土产生了无限的眷恋,但是当我拿着政府的介绍信踏进厂门时,还是多少有些失望的。

工厂设在斜桥西堍一座破败的僧庵里,面积不大,只有前后两进房屋。前一进是经过改建的平房,里面安放着一台老得掉牙的印刷机,一天到晚“噉里卡拉”地响个不停,这是厂里的印刷车间。隔着小天井与其相对的后进是一幢老屋,它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蜷缩着佝偻的身躯,十分的可怜巴巴。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庵里的佛堂,低矮的楼下有几位工人正忙着装订印制好的印刷品。走上嘎吱嘎吱叫的木楼梯,便是厂里仅有的一间办公室。从此,我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岁月。

这里的一切虽然都显得破旧不堪,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却是明代卜梦熊《盛川题景记》中所述的盛湖八景之一“竹堂古祠”。民国初年的《盛湖竹枝词》中有诗曰:“典午七贤联袂游,季鹰画壁竹堂留;名区例有名人到,祠宇荒凉何处求。”原来这里就是晋时的竹堂,相传竹林七贤曾寓此堂后,堂内还有张翰的绘图刻石。宋崇宁二年(1103年),盛泽士人仲世昌在竹堂原

址建祠，供祀名贤，后来才改建为庵，名北胜庵。想不到这座貌不惊人的旧屋里还藏着一千多年前中国八位名人的故事，倒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起来。

魏晋时代之际，朝中斗争激烈，时局纷纭多故。时阮籍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他们标榜老庄，崇尚清谈，思想相合，志趣相投，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畅饮，为时人所推崇。这七人都是当时有声望的文学家，他们的清谈、任诞之风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几代文人，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一千多年前的盛泽，还是个民风淳朴的江南乡野之地，芳草萋萋，竹林郁郁，风光一定是十分的清丽。竹林七贤爱这“天高皇帝远”的乡村野趣，常来这里雅集，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至于为思念纯羹、鲈脍之美味而作《秋风歌》辞官归隐的张翰，来此堂内粉壁上涂鸦，那更是骚客们常有的雅事。当然，他们未必会想到，这些随意而为的轶事竟成就了一段代代相传的风流佳话。

就因为有了这么一段故事，陈旧的老屋顿生无限诗意，有时独坐于阴暗的矮楼上，我甚至感到能与先贤们自由地进行心灵的对话。虽然我不想效学他们的出世之举，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不随浊流、崇尚自然的清新之风的欣赏与尊敬。我在这俗与雅、今与昔的交流中度过了难忘的三、四个年头，直到工厂移地重建后，才与它依依惜别。

如今，旧厂房早已改建为员工的住宅，但古庵的外观却一直未改。每次路过这里，我总要深情地望上一眼，揣测屋内的容貌是否还能相识？屋子的新主人是否还记得故人的故事？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此重现一座纪念历代先贤的馆所，为后辈们再添一处值得留恋的景观。

归家院

自古吴江多才女。北垞午梦堂叶氏一门诸女，个个才华出众，“分湖诸叶，叶叶交辉”，叶氏才女群的形成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就在北垞之南十余里的盛泽，也有一群以翰墨名世的女子，由于她们身份的特殊性，这群女子的出现更是文坛上的一桩奇事。

明末清初的盛泽，因为丝绸的兴盛而成为“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客商云集的繁华之地，同时，也由此而出现了“绮疏曲栏、歌姬并集”的风月场所。终慕桥（又名百嘉桥）北垞的归家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明清时代、清兵南犯的特殊年代里，这里也出现了几位如秦淮河上李香君、董小宛这样特立独行的女子，也上演了如《桃花扇》那样可歌可泣的故事。

徐佛，原籍加兴，随母迁居盛泽归家院。《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她“能琴，工诗，善画兰”，声名极著。她曾作《怨诗》五首，其中“锦簟孤栖灯炧青，熏笼斜倚漏三更。西风欲破人愁寂，吹入芭蕉作雨声。”—首最为选家所赏。她后来嫁给了周金甫（周灿之弟），夫死后，削发入空门。与她同时的还有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等名妓，也都以翰墨名世。“道钊淹通典籍，墨妙二王，轻云诗词笔札并擅其长，如姬聪慧姿色冠于一时”。他

们在清兵入关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松江兵屠掠盛泽”时,“又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奇女子也。”她们虽然地位卑贱,但在大节面前,却表现得如此凛然,不能不让家乡人为之肃然起敬。

在这批奇女子中还有一位不能不提到,她就是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柳如是以词翰与清操名重于世,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耗时十年写成的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中,把她称作侠女名姝,赞叹备至。柳如是才思敏捷,才气横溢,诗词书画,无不精通,她的传世之作《尺牘》、《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等,有“三户七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陈寅恪语)。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号蘼芜君;后改姓柳,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祖籍加兴,生于吴江,幼年时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中为养女。稍长,又被卖到故相周道登家,后被逐至松江,并重返归家院。当时,东林党领袖、“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虞山钱谦益名重天下,柳如是深慕钱的学识和才华,表示“吾非才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闻此言大为激动,也说:“吾非能诗如柳者不娶。”柳二十四岁时与钱结合,钱对柳“礼同正嫡”,不惜“挥霍万金”为她建造了一幢“绛云楼”,两人“日夕相对,读书论诗,考异订讹,题花咏柳,殆无虚日。”

清兵入关后,钱谦益任南京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次年五月清兵南下,柳如是劝钱投水殉节,“宜取义全大节”,钱不听,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被钱死死拉住。钱降清后,奉召入京时,柳拒不随夫北上。后来钱因参与反清复明运动被捕,这时,患病卧床的柳如是却奋然跃起,甘愿为犯人妇随夫到南京。柳如是还资助姚志卓起事,响应郑成功取南都,她坚持抗清,始终

如一。

柳如是与钱谦益，一个是姬妾，一个是显宦，社会地位悬殊，然而在大节面前，一个沉水自绝，一个却腆颜事敌，高下之判立见。柳如是的高风亮节，得到世人普遍的尊敬。当时就有很多的笔记记载，历次修订的《吴江县志》和《盛湖志》上都褒扬有加，最近的镇志上还为她立了专传，《盛湖竹枝词》中称赞柳如是“身为名妓亦名姝，若论襟怀女丈夫。”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昔日归家院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如今这里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新民丝织厂，但是，关于归家院的这些奇女子的故事，却会一代代传唱下去：“市廛烟景总模糊，西望遥通盛泽湖。侬爱放舟白漾去，归家院口问蘼芜。”

绿晓庄

绿晓庄是卜舜年的故居。

如果要问盛泽历史上出了哪几位名人，那么最有可能被提及的必定是卜舜年。你想，盛泽的别称就是舜湖、舜川，而这个舜字，其实就为纪念这位明末的盛泽先贤。直到今天，以舜湖命名的宾馆、工厂、商店、街道还有不少呢。

说来也稀奇，盛泽历来就是一个重工商、讲实惠的地方，盛泽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地位显赫的高官和富甲一方的巨商，但人们却偏偏记住了这位既不当官，又少资财，而且还负才傲世、不拘小节的白衣书生。那么为什么盛泽后人会如此敬重卜舜年呢？

卜舜年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的父亲就是撰写《盛川题景记》和《盛湖八景诗》的卜梦熊。梦熊擅文韬武略，他年轻时游历全国山川，返回绿晓庄后杜门著书。舜年孩提之时，梦熊就要他咬菜根、抱薪、牧羊、洗涤溺器，历练心志。

舜年幼年时聪明绝顶，他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第一次去嘉兴参加童子试，秀水知县看了他的卷子，连连称赞：“旁若无人，奇士奇士！”当即圈定为第一名。他曾随华亭老前辈陈眉公学河图洛书讖纬支干营阵之学，又去苏州拜国工张怀仙为师学吴

歛。他诗学孟东野，别具生趣，又擅字画，飒然风生，别人说他“当月明之夜，往往兀坐树下想象烟林，达晓不寐，故其运笔磅礴淋漓，仿佛有仙气。”他的著作颇丰，有《绿晓斋集》、《石林西墅遗稿》、《人琴集七种》等行世。

舜年负才傲世，举止怪诞。他在自己的书斋绿晓斋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乡人皆恶，国士无双”，还写过一副“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的对联，足见他傲视一切的狂放。兴致高的时候，他常常作书作画，别人以重金相求，每遭拒绝，但有知己者贫穷，他却以画相赠，作为接济。每次出门，他总是抬头望天，不视乡人，“尝于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红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当时洞真宫有一道士，蓬首垢面，不甚自重，但卜舜年却对他执弟子礼，与他晤竟夕，并赠以诗歌。市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视为狂倨。

卜舜年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名声终不出州里”，但家乡人敬重他的高才畸行，世代有人去绿晓庄凭吊，还称盛湖为舜湖，永为纪念。

当年的绿晓庄楼台掩映，吴歛声声，是何等的优雅，但到了清代已经渐渐地衰败，汤钟寻访绿晓庄时，已是“抛残纬识与河图，不辩当年旧酒垆，废寺只今空蔓草，吴歛还唱月明无。”绿晓庄后来成为诗人王奂的住宅，改名为“东草堂”，而当地老百姓却把它叫作王家庄，这个名字一直叫到现在。如今我们在王家庄的一条条弄巷里徘徊，已经找不到当年绿晓庄的一丝一毫痕迹，唯有舜湖的名字和近在咫尺的中和桥上那副“金波遥映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的桥联，还在向我们诉说绿晓庄和卜舜年的故事。

石匠湾

盛泽长大的男孩子似乎都忘不了西白漾湖边那个叫作石匠湾的地方，因为那里记录着他们童年时代的许多永难忘却的快乐。

石匠湾是西白漾的一个宽阔的水湾。从白龙桥下一路欢奔而来的潺潺流水，一旦融入西白漾的浩渺湖面中，顷刻间便文静得像个爱害羞的小女孩，尤其在石匠湾，湖水常常如一面光亮的镜子，可以照得见人影。这里的湖水不但特别的清，还特别的浅，湖底平平的，好像有人刚用犁耙耙过似的，于是，这里便成了孩子们戏水和学习游泳的好地方。

水乡的孩子天性亲水。每年到了盛夏，哥哥牵着弟弟，叔叔带着小侄子，顶着黄昏的闷热兴匆匆地往石匠湾跑，为的是与水相亲近的那份快乐和浸泡在湖水中的那种令人赏心的清凉。那时候，乡镇上的人还不太懂得现代体育运动的那种游泳，下水后胡乱地拍打水面，其实更像是一种游戏，虽然“狗爬式”的游水算不上高明，但只要游快了，照样能赢得一阵喝采。胆子稍大些的哥哥们结了伴可以一直游到湖心的分水墩，而小男孩们只能在近岸滩的浅水中玩水仗。就这样，常常要玩到天色渐渐暗淡时才依依不舍地上岸回家。

湖岸边散落着一些人家的，大多是些贩夫走卒之类的普通劳力者。听老人们说，最早在这里落户的是几名石匠。盛泽地方水多地低，没有一丘石山。镇上的人口多了，盖房造屋免不了要用石料，于是运石块的大船停靠到这个浅水湾里，石匠们从船上卸下了石块，在这宽敞的湖岸边就地开凿石料。久而久之，这儿成了他们的家，人们也顺口把这儿叫作了石匠湾。

许多代过去了，石匠的子孙们先后都改了行，但石匠湾的名字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渐渐地，湖岸上盖满了住房，低矮而简陋的棚屋与零星的几幢楼房掺杂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把往日宽旷的空地挤成了繁密的市巷。

石匠湾终于等来了整体改造的这一天。为了改善镇区的市容和交通，去年，政府决定将石匠湾这片零乱的民居全部拆迁，改建为一个面积一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和一条宽阔的滨湖大道。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一边是老住户们喜滋滋地乔迁新居，一边是旧房老屋在推土机的隆隆机声中夷为平地，在周围老百姓惊讶的目光下，石匠湾一天天露出了新姿。瞧！广场中心铺上了清一色的漂亮地砖，四旁精心平整过的细土上植入了绿树和草坪，几处形状各异的水池内装上了喷泉，一根根造型优雅的灯柱亭亭玉立。广场的外侧，一条滨湖大道沿着西白漾湖岸画出一条柔和的弧线，大道的两旁间株杨柳间株桃，就像给湖面镶上一条缀满了翡翠和玛瑙的项链。

盛泽的巨变触动了一位游子的思乡情丝。远在美国西海岸的美籍华人唐仲英先生虽然离别故土已经五十余年，然而家乡的一切始终牵动着他的心，在得知石匠湾改造的消息后，他慷慨地捐出一笔巨资，为改变家乡面貌献上一片心意。家乡人深深为唐先生热心桑梓的义举所感动，深情地把这片将成为盛泽居

民休闲、活动好去处的市民广场称作仲英广场。

今天,当我们迎着曙光,在这块曾记录了我们无限快乐的地方悠闲地徜徉时,是否也应该想一想,自己能为家乡的明天做些什么呢?

黄家溪

盛泽有句老话，叫作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这是说黄家溪早在盛泽镇形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丝绸买卖十分兴隆的绸市了，于是我对黄家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趁着下乡工作之便，沿着黄家溪河边仔细地寻觅，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下的昔日痕迹。

我的寻觅是令人失望的，除了那座泰安桥和桥边残存的几段破败不堪的石驳岸，几乎已找不到任何能与黄溪绸市联系起来的当年旧物。大概是我的专注引起了村民的怀疑，一会儿，从河边的农舍里走出两位大嫂以审视的目光盯住我问：“你来找什么？”是啊，我来找什么呢？如果我只是从这儿路过，能认出这里曾经是“烟火千家两岸回”的繁华街市吗？“当年的黄溪绸市是在这里吗？”我问两位农妇，两人漠然地摇了摇头，显然，她们对绸市一无所知。想不到历史竟如此经不起时间的消磨，仅仅过了140年，当地的村民已经淡忘了曾经拥有过的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

站立在泰安桥上，望着桥下汨汨东流的碧水，我也想叹一口气，感慨一声“逝者如斯夫！”当然，我不会忘记几百年前每天出现在桥头的热闹的场景。

道光《黄溪志》载：“入国朝，机户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供给必得鲜味，故市中卖鱼虾极早，迟者不可得，每遇节候，肴馔更为丰盛。为人佣织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家者，小儿十二、三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在丝绸业十分繁荣的明清时期，黄家溪家家户户以织绸为业，连十二、三岁的孩子都能上机楼挽花，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人织绸的雇工，他们每天站在这泰安桥头，等着别人来雇佣。这泰安桥成了最早的劳动力市场，成为我国明代中后叶到清代前期产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例证。由于丝织业的发达，引来无数外地客商到这里贩缙，从明代中后叶起，黄溪便形成了繁华的绸市。

这样的繁荣差不多持续了三百年，直到清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二十六日，太平军沿运河南下途中，黄溪绸市毁于一场大火中。此后，绸市骤然消失，黄溪市终于蜕变为普通的乡村。

改革开放如春潮，冲破了乡村的平静，就在昔年绸市的一侧，一家颇具规模的丝织厂拔地而起，通宵达旦的机杼之声伴着黄溪的潺潺流水唱起一首丝绸的赞歌。也许黄溪已很难再恢复为一处万商云集的绸市了，但它毕竟已融入盛泽的丝绸洪流之中，为绸都再创辉煌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东庙与西庙

“东庙西庙肃千秋，叔侄成神两济侯，犹听乡民称老太，金家池畔故居留。”这是《盛湖竹枝词》中对盛泽东庙与西庙的一段描述。

东庙与西庙内祭祀的神是叔侄俩。传说南宋时金元士和他的侄子应龙死后为神，元至正年间，因“阴翊漕运”被封为利济侯和宁济侯。明初洪武年间，乡民在盛泽的充字圩东栅建利济侯庙，俗称东老太庙，又在充字圩西栅建宁济侯庙，俗称西老太庙。清初康熙时，又因“黄河沙阻运船，神灵显佑”，两神被敕封为随粮王和威灵王，“里人拓基建宫寝”，两庙渐成规模。相传镇西北的金家池就是两神的故居地。

历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京师官、军食用粮食的供应，令各地百姓每年按期通过水路运送粮食入京，称为漕粮和漕运。因为运输困难、船只消耗，加上官吏侵吞，漕运耗费十分巨大，往往一石漕粮，实纳常需两石五斗甚至更多。而民运漕粮入京，路途遥远，“漕河又有洪闸浅冻之阻，往复逾年，”因此“漕运病民，为粮长者往往被累破家”。

苏州是历史上江南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百姓负担最重的地区。据史册记载，明成化八年，苏州府漕粮额数为

69.7 万石,竟占了全国漕粮总数 400 万石的 17.82%,因此,漕粮与漕运制度长期以来成为悬在苏州地区农民头上的一把利剑。老百姓为求漕运顺利,只能求助于“阴翊漕运”的东、西庙的庙神,于是,两庙的香火也就出奇地旺了起来。

近代以来虽然废除了漕粮与漕运制度,但是这里的香火依然不减,因为那时的乡里人都敬神,进了庙,顺便磕个头、上支香,尽管他们对礼拜的神也许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依然乐此不疲。老百姓只是借此寄托一种愿望,保佑全家老小平安罢了。

年岁稍大的盛泽人,可以说没有不知道东庙与西庙的。它们正好座落在老镇区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北大街的东西两头,四乡的村民进镇上街,都从那里路过,有事没事总要顺脚到庙里转一圈。那里的庙场人气最旺,一天到晚都是闹轰轰的,尤其是东庙,闹得就像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哪怕什么事也没有,进去听听新闻、扯扯家常也是蛮有意思的。

等到我懂事的时候,虽然两个庙的大殿都已改作了粮库,但东庙依然是镇民活动的中心。盛泽的“龙会”(消防队)就设在东庙的山门里,“龙房”内长年停放着唧筒式的消防水龙,那里是我孩提时听“山海经”的地方。庙场西侧的厢楼是有名的同羽春茶楼和几家店铺,在这里,老人可以悠闲地品茶、喝酒,孩子们可以“吃烧卖、看画张”,尽情地享受童年的快乐,而庙场上四季不断的江湖艺人,更使这里成为镇民们老少皆宜的娱乐场所。这样的热闹一直延续到“文革”中拆平了殿宇,建起了邮电大楼才告一段落。

盛泽的绸市

什么叫市？市就是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说。那末，所谓绸市，当然就是指集中买卖丝绸的场所了。

盛泽早在设镇之前，丝绸贸易就已经非常兴旺了。在盛泽的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了三个绸市，这就是黄溪绸市、新杭绸市和盛泽绸市。

先说黄溪绸市。《黄溪志》中记述，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徽商在黄溪贩缙，当地还有丝领头、绸领头之类的中间商人，到了清初，这里已形成“烟火千家两岸回”的绸市，所产的绸缎“衣被中原到九氏”。新杭绸市与浙江的王江泾镇一水相隔，这里的居民都以种桑、养蚕、织绸为业，据明朝弘治《吴江县志》记载，当时的新杭“居民千家成市”，四方的商贾都来这里收绸，“估舶连樯千里集，新杭桥外贩吴缙”反映的就是新杭绸市兴旺的丝绸贸易。

黄溪与新杭都紧挨着京杭大运河，交通十分便利，谁知却因此而遭兵燹。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攻克了吴江县城，二十六、二十七日太平军沿着大运河南下，经八坼、平望、黄溪、新杭、王江泾至嘉兴，一路纵火，烧了两日两夜，“黄

溪、新杭两市全毁”。在今天的黄家溪村和群铁村，我们还能找到当年两个绸市的市河两侧整齐的石砌驳岸和河埠，可以从中去推测它昔日的繁华。

盛泽绸市形成稍晚，至今还流传着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的说法。史载明朝成化年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到嘉靖时“居民百家，锦绣成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述了明朝天启年间的盛泽是“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仞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那时的盛泽绸市已经盛极一时了。入清以后，盛泽的“丝绸之利日扩”，到了太平天国时期，由于附近的王江泾、濮院、双林及本地的黄溪、新杭等绸市都因战乱而衰落，因此盛泽绸市的辐射力更扩大到了吴兴、桐乡、嘉善、嘉兴等地，达到鼎盛期，与早期的传统绸市苏州、杭州、湖州并驾齐驱，被誉为中国的四大绸都。

早期的盛泽绸市主要集中在市河两岸的南北大街，尤其以中段善嘉桥一段最为密集，称作“庄面”。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十三日，桥南的新街口失火，大火越过了善嘉桥，烧毁了北岸的五百多家店房。火灾过后，绸业界又筹资“于西肠圩之极南（今荷园街）择地面空阔处搆百余间，谓之新庄。”光绪二十三年，“培元公所出资在新庄之南增建市廛一埭，称南庄。”到了清末，徽商又集资在附近建徽州庄，除此之外，在它们的周围又陆续建成一排排类似的市房，形成了现在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和庄横头。

由新庄、南庄、徽州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和庄横头集合而成的丝绸交易市场，是盛泽绸市的心脏。在这里集中了盛泽众多的绸行、丝行、领投户、箔店、梭子店、机料店和纹制工场等，他

们的交易活动决定着整个盛泽城乡乃至附近的江浙广大地区丝绸业的兴衰。

每天早上八时,庄面启门开市,四乡的 僱船人(专门运送绸货的航船主)和机户蜂拥而入,绸行与领户各自挂牌收绸,称“出庄”或“上庄”,午后各自散去,到二、三点钟庄面关闭,称“收庄”或“落庄”,结束了一天的交易。

盛泽丝绸业的传统交易模式非常具有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领投”,这可是盛泽镇上独有的行业,被人戏称为“三百六十一行”。领投,也叫领头,是“领人投行”的意思,他们是丝绸买卖的中介人。盛泽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织绸,机户们常常把织成的绸匹委托 僱船人上街交给领投,经过领投初验和分类集中后再转售给绸行。领投在收到货款后,扣除了佣金,将货款和 僱船人力资付清,并且出具信用担保,使机户能从丝行赊回原料用丝。如果绸行不全部付现,领投还常常先垫支一部分绸款。绸行与机户不直接发生关系,双方通过领投才完成了丝绸交易的过程,因此领投成了盛泽丝绸交易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最兴旺时,盛泽有领投千人左右,领业与绸业、丝业一起,被称为盛泽经济的三大支柱。

绸行是绸市贸易活动的主角,最繁盛时盛泽有绸行百家。早期的绸行专门代客抄买,叫“抄庄”,后来,一部分绸行独资经营,置备绸货供客户收购,所以叫作绸庄,又名“提庄”。绸行中专门做闽广沿海地区贸易,而转销南洋、印度支那的叫“广庄”,实力最为雄厚;专销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绸缎庄的叫“店货庄”;专销苏、浙一带中小城市及县、镇、乡的叫“下县庄”,另外还有专营手帕的“手帕庄”。这些经营绸行的老板,除了本地人,还有甬(宁波)帮、徽(安徽)帮、湖(湖州)帮、山(洞庭山)

帮、翔(南翔)帮等。晚清以后,盛泽绸业积极向外开拓,纷纷在苏州、上海、汉口、天津、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设立分庄,广揽顾客,进一步扩大了盛泽绸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盛泽陷入日寇铁蹄之下,绸市萧条,领业更是每况愈下,到建国初时,全镇只剩下绸行 77 家、领户 7 家。建国后,由于国家的支持,盛泽的丝绸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功能完全丧失,因此盛泽的绸市迅速解体,到了 1955 年底,绸行、领户销声匿迹。

盛泽绸市的再度辉煌,出现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在苏南大地上异军突起,它们如春风雨露滋润下的野草,迅速地蔓延,很快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盛泽的农民纷纷拣起了代代相传的织绸技艺,不多久,一座座丝织工厂就遍布了全镇的城乡。因为乡镇企业很难挤入计划经济的盘子,所以他们生产的丝绸只能通过市场的途径,向全国各地推销。八十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日趋活跃,国营丝织厂的一些产品也开始以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交易,不少的外乡绸商又渐渐地向盛泽集中,来这里采购曾经誉满天下的盛泽丝绸。

1986 年 10 月,在地方政府与丝绸界的共同推动下,东方丝绸市场在盛泽镇的西郊拉开了帷幕。这是一个集专业性、综合性、技术性和开放性于一体的全国性丝绸批发市场,它的占地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余家丝绸商行,其规模与昔年的庄面已不可同日而语。市场内配设了工商、公安、税务、技监、消防、交管等管理服务机构和银行、宾馆、餐饮、娱乐、邮电等服务设施,市场一侧的货运中心开通了三十余条直达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货运专线,极大地方便了来盛泽采购绸缎的外地客商。充裕的货源、良好的服务和环境,引来了成千上万

天南海北的丝绸商人,每日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成百辆的货车装载着色彩斑斓的绸匹在这里进进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

今天的绸都盛泽,已经成为国内最主要的丝绸产地之一,两万多台织机日夜织作,机杼之声响彻晨昏,它们织成的绸缎岂止“日出万匹”;今天的盛泽绸市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丝绸专业市场,每天有数百万米的化纤绸和真丝绸从这里起运,发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漂洋过海输往国外,这样的大气派又岂能仅用一句“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可以概括。盛泽绸市必将再创奇迹,令世界投来尊敬的目光。

绸都的会馆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些年来，绸都盛泽又重现了“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犖金至者无虚日”的盛景。东方丝绸市场内，每天都挤满了来自海北天南的丝绸客商，他们操着南腔北调，耐心地挑选、比较，讨价还价，把出自绸都千百丝绸厂家的万匹彩绸运往白山黑水、三湘八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这气派、这规模，已远非“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这句古诗所能囊括了。

在这支庞大的外乡商旅大军中，执牛耳者非闽、浙、粤商莫属。他们在第二故乡这片热土上，经营贸易、投资设厂，开辟出一条自己的创业之路来。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聚集到商会的大纛旗下，于是，闽南经济促进会、温州商会、广东商会一个个在绸都亮出了牌子，为盛泽的丝绸发展史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今年，在闽南经济促进会成立五周年的庆祝会上传出一个信息，福建客商酝酿已久的筹建会馆的动议，终于有了眉目，开始启动实质性运作的程序。沉寂多年的绸都会馆文化，在新的经济大潮中又萌发了勃勃的生机。

清朝初年，由于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盛泽“丝绸之利日扩”。顺治四年盛泽建镇以后，外地绸

商纷纷来这里采购绸缎。盛泽人气骤升,外来移民日增月积,渐渐成了规模,诚如《重修济东会馆碑记》中所说:“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鹜趋糜集,吾乡营商者,亦多集斯土”,于是,盛泽渐渐形成了会馆云集的特殊现象。

顺治年间,金陵绸商募捐建金陵会馆,这是距今三百多年前在盛泽出现的第一所会馆。自此以后,一座座风格各异的会馆先后拔地而起。康熙十六年,山东济宁商人在目澜洲西北侧建成任城会馆(又叫济宁会馆),三十三年后,山西商人又在昇明桥以北建山西会馆,乾隆年间,增建了绍兴、宁绍、华阳会馆,到了嘉庆时,又有徽宁、济东两所会馆落成。弹丸之地的小小盛泽镇上,竟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八所会馆,一时叹为奇观。已故南京大学历史学家洪焕椿教授称此“为全国所仅见”,而盛泽丝绸贸易的繁荣也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自上海开埠,重以兵燹,商旅不来,日就倾圮”,太平天国时期,因遭战乱,会馆受到了较大的毁损,到了民国初年,“所存者仅绍兴、徽宁两会馆而已”,鼎盛的会馆文化现象,终于因战争的破坏而逐渐沉寂。《盛湖竹枝词》中说:“栋宇沉沉会馆多,承平商贾百千罗。自从旷劫重生后,鲁殿灵光余几何?”以后,虽然济东会馆在民国十三年进行了重修,但就整体而言毕竟是强弩之末,已风光不再了。

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馆完全丧失了它的功能,残存的会馆逐一被移作它用,徽宁会馆和宁绍会馆的旧址上建起了朝阳服装厂和目澜丝织厂,济东会馆也一度成为盛泽中学的校舍。当徽宁会馆所处的地块进行房产开发时,文物保护部门将会馆的门楼移建在目澜洲公园之内供人瞻仰,可惜物是人非,恐怕已很难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了。

四十多年前，作为盛泽中学的一名学生，我曾与济东会馆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它已经是一副残缺不全、破旧不堪的衰老相了。感谢文物管理部门在几年前拨出专项资金进行修复，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丝绸文化遗产。如今我们踏进这座昔日的会馆，还能依稀感受到一百多年前这些山东绸商的富裕与悠闲：正厅的梁枋上雕着龙凤、仙鹤与花卉，柱头雀替镂空雕刻的是《水浒》人物故事，彩绘贴金，富丽堂皇，前檐斗拱上还刻着游龙飞凤，穿行于流云之中。大厅与前厅之间的天井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戏台，虽然如今只剩下一片台基，但我仍可想见当年的商人们在这里悠闲地品茶观剧的样子：看到得意处击几下掌，叫一声“哟，好！”甚至可以走上台去亮一亮嗓子过一把瘾。何其乐也。这座昔日的济东会馆现在是镇文化站的图书馆，镇民们在这里静静读书的同时，还可以身临其境，读一读会馆文化这本立体的书，可算得是一举两得了。

今天，沉寂了那么多年的会馆的历史又续上了新的一章，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在福建会馆之后又有温州会馆、潮汕会馆……一个个地冒出来。到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丝绸商人，在他们新型的会馆里，操着流利的英语，与不同肤色的各国客商谈妥了一笔笔生意，然后把一箱箱的丝绸通过公路、铁路、海上、空中运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的绸都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景呢？

家乡的桥

早年间,盛泽是个典型的水乡小镇,河、港、浜、湾纵横交叉,织成一张密密的水网,把小镇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岛,当地人把这些小岛称作圩:东肠圩、西肠圩、大适圩、大饱圩、充字圩……水多,桥也就多,一个个小岛之间架起了众多的石桥,它们是纽带,把一块块窄小的土地串连了起来,构成了江南水乡小镇特有的风貌。

盛泽的石桥有的小巧玲珑,有的高大雄壮,有的古朴凝重,有的俊秀飘逸,虽然体型悬殊,风格各异,却无不与四周的环境相吻合,组成一道道美妙的景观,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同时它们或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记录着人文典故,也一直受到家乡人的关注。

“五桥晴市”是盛湖八景之一。老镇区的中心市河两岸,是盛泽最繁华的南北大街商业区,市河上有五座石桥依次排列,沟通了南北街区,它们是东庙桥、龄嘉桥、登春桥、善嘉桥和开源桥。这五座姐妹桥为盛泽绸市的繁荣起过莫大的作用,一直为家乡人所啧啧称道,尤其是五桥中的大姐东庙桥,它始建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还是吴江境内已知的资格最老的桥梁呢。

了解盛泽的人差不多全熟悉“风送万机声，晴翻千尺浪”这两句描绘绸乡风貌的赞语，其实它出自于镇西郊白龙桥的一副桥联之中。今天，白龙桥雄风依然，横跨在水路人镇的主航道上，桥的东向一侧有一副柱联脍炙人口：“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短短的24个字言简意赅，把盛泽经济的特色，繁荣的源头，创业的艰辛尽数囊括，百年来频频为人们所引用，成了绸乡盛泽的一句绝妙的宣传用语。

明代中末叶，黄溪村一带家家织绸，户户机杼，还出现了雇工织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日清晨，为人打工的织绸工立于泰安桥头等候机户来雇佣，“名曰走桥，又曰找做”，泰安桥成了盛泽丝绸发展史上的重要实证。如今，千家万户的小作坊早已演变成镇区万机轰鸣的现代化大工厂，苍老的泰安桥寂寞地卧在黄溪的绿水间，只能偶尔地向来此凭吊的学者们发些无奈的叹息。

菱叶渡的东口有座昇明桥，造型古朴庄重，历来为家乡人所偏爱，每当明月初升之时，人们总爱坐在桥顶石栏上赏月谈心。此时清风徐来，万籁俱寂，不知不觉间心如皓月，物我两忘，把一天来尘世间的烦恼全数撇在一边，直可消得半日之闲。而紧靠目澜洲的香波桥却是座情人桥，三、四十年前，初恋中的情侣总爱徘徊于桥下的锦塘之上，桃红柳绿，花前月下，不正是卿卿我我、唧唧啾啾的绝佳之处吗？

圆明寺桥伴随着“圆明晓钟”一起名闻遐迩，百嘉桥传播着宋孝子柏深山的传统美德，太平桥记载着老百姓朴实的祝福，“忘记桥”诉说着家乡人的豁达与随和……一座座石桥记录下一段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也寄托了家乡人美好的心愿。

如今，昔日的小镇已经演变为现代化的都市，随着部分市河

的消失,一些古石桥也悄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水乡的桥梁依然是城市的标志,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你看,横贯镇区的舜湖路东西两头,两座雄伟的钢筋水泥大桥就像撑开了两翼阔大的翅膀,跃跃欲飞;环镇大道上排开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公路桥,构筑起崭新的公路交通网;重新修复的白龙桥、昇明桥和原物移地重建的百嘉桥打上了家乡人保护文物的印记。盛泽人始终把桥看作是水乡标志,他们还会建造更新、更美的桥梁来打扮自己的家乡。

水乡的茶馆

江南一带的水乡小镇上,最常见的公共场所往往就是茶馆。水乡的茶馆当然离不开水,所以大多临水而建,将一根根木柱子立在市河里,撑起一座水面上的阁楼。这种临水茶馆成了水乡小镇的一种风情。

茶馆临水的一面,常常是整排的木格子花窗,窗子一打开,敞亮敞亮的,人就像坐在小船上,与盈盈如碧的河水亲近,连心情也变得格外地开阔起来,因此,沿窗的茶座最受茶客们青睐。在这里,一边悠闲地喝着茶,听着茶友们天南海北的新闻与旧话,一边还可以俯瞰水面上来来往往的四乡农船,看看张家载来的青菜新鲜不新鲜,打听打听李家的秋茧有没有卖出个好价钱。遇到熟悉的乡亲,便直着嗓门打个招呼,一呼一应,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言两语,却说得心里热呼呼的。

很多镇里的老茶客和近郊的老农有“孵”茶馆的习惯,每天有事没事都要坐上半天,就像孵蛋的老母鸡那样恋窝。老茶客大多爱吃早茶,凌晨三、四点钟,就陆陆续续地入了座,到四、五点钟差不多就客满了。风雨无阻,寒暑不论。老茶客一般都有固定的座位,固定的茶友,考究的还有固定的茶壶与茶杯。你刚刚落座,乖巧的堂倌便给你捧上了茶壶、茶杯,是红茶、绿茶?是浓、是淡?

堂倌心里清清楚楚,决不会搞错。

喝完了三开,到了早餐的时间。茶馆的隔壁或者对门往往都开着点心铺、糕饼店,会做生意的老板天没亮就让小伙计给吃早茶的朋友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油条、大饼、松糕、糰子,喜欢吃面、吃馄饨,也只要打个招呼,立刻会给你端过来。吃完早点,再继续喝茶。老茶客把这样的早茶称作“早上皮包水”,看得与“晚上水包皮”(洗澡)一样要紧。如果中间有点事,想上街转转,只要把茶壶盖反过来扣上,堂倌便会意了,不会来收茶具,行话叫作“摆茶”。江南茶馆的规矩,泡上一壶茶,可以从凌晨喝到打烊,只要你有胃口,决没有人撵你动身的。

茶馆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在此聚散。商人在这里交流行情、洽谈生意,读书人在这里会客交友、海侃神聊,工友农夫在这里“聆市面”、谈家常,江湖郎中和算命先生在这里等生意,闹纠纷的在这里摆开阵子“吃讲茶”。难怪老舍先生只写了一个小小的茶馆,便深刻地反映了整个社会大变革的历史现实。

水乡的茶馆往往还附设“老虎灶”和“清水盆汤”。“老虎灶”是一种很大的开水灶,过去主要烧茗糠,所以灶的一边都备有一个茗糠间和一排盛水的“七石缸”。附近的居民都拿着茶馆的竹筹在此泡开水,又方便又实惠。每到盛夏之时,茶馆都在底层的偏僻处,以布为帷隔成一个个小间,摆上木盆、毛巾,供下层的劳动群众洗浴用。价格十分低廉,俗呼“盆汤”。

还有一些茶馆同时兼营书场,这种茶馆一般稍有些规模,在堂口正中布置一个小小的书台,一张条桌、两把高椅而已,极简单。台前的那张竖放的长桌名叫“状元台”,两侧一排排条凳,这是主桌,其它茶桌依次摆设。茶馆利用每天下午和晚上茶客

较少的时间,请来说书先生日夜开场献演苏州评弹,既聚集了人气,增加了收入,又丰富了乡镇上原本贫乏的娱乐生活,真可算是一举几得。

这种充满了水乡情调的老式茶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地消失,不能不说是件极为遗憾的事。

三幅地图

我的手头有一幅绘于民国初年的盛泽镇区地图，虽然制作算不得精良，但是九十年前盛泽镇区的街巷、水系和桥梁在图中一目了然，很显珍贵。从图中可知，当时的盛泽虽然被推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其实也只是沿着东、西两湖之间的市河两侧排开的一块弹丸之地，即使到了我初谙世事的建国之初，镇区依然局促于两湖之间，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镇区面积仅只2平方公里左右。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盛泽的经济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跌跌撞撞，艰难地发展，镇区的面貌除了填没了一条市河、几处水湾，围垦了大半个西白漾之外，似乎变化也算不得很大，因此，守着一张旧地图增增减减，圈圈点点，也可以马马虎虎将就过去，于是很少有人想起给盛泽镇绘制一幅新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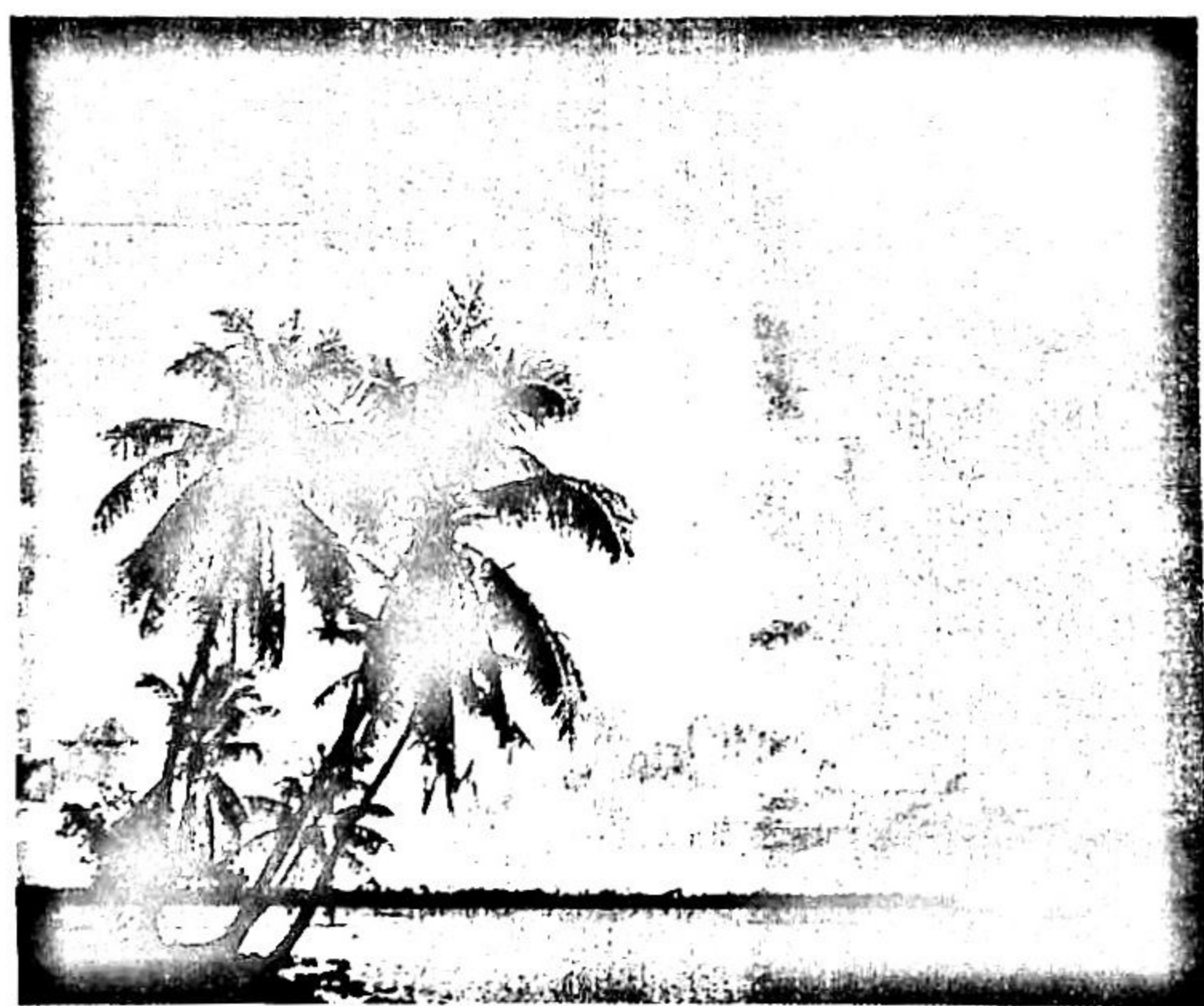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的旗帜一旦树起，盛泽的大地上立时卷起了一浪紧接一浪的发展大潮，老企业焕发了青春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崭露头角，一时间，大片大片的新厂房在昔日的田野里拔地而起，气势恢弘的东方丝绸市场在被围垦的西白漾迅速地膨胀，居民新村、别墅小区如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撒布在城乡土地上。盛泽镇区日长夜大，那张昔日的地图再也容纳不下它扩展了的身影，于是盛泽人绘制了一幅颇具眼光的镇区规划图。

新地图高高地挂在办公室的墙上,看地图成了我工作时调节精神的新方式。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全长 14.8 公里的环镇大道,那大道圈内的地方便是盛泽镇远景规划中的 16 平方公里的新镇区。几年来,我常常拿着笔给地图作填空,哪里出现了一片新厂区,哪里新添了一片绿地,都一一给它填上。看到图上的空白在一天天地缩小,心里喜滋滋的。

“十五大”精神像春风,吹开了盛泽投资发展的闸门,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个私企业一个个你追我赶冲出闸门,掀起了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潮。一个崭新的经济开发区沿着环镇大道的两侧日夜铺展,到处塔吊林立,开发区顿时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才短短的两年多时间,100 多家丝织工厂就如变魔术似地整整齐齐地矗立了起来,机声十里,日夜欢唱。很快,我发现地图上的空白已经渐渐地填满,工厂的符号早已溢出到了环镇大道之外,远景规划已经提前实现,于是又有了会议室墙头那幅硕大的盛泽镇区新图。

这是请省测绘部门精心制作的盛泽镇区地面航测图,按照 1:5000 的比例,街道、河流、工厂、商区、公园、新村都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身影。地图上,镇区胖了,绿地多了,工厂大了,居民新村稠了,盛泽镇已经长成了城市的模样。但是盛泽人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要学鲲鹏展翅,志存高远,他们早已把发展的目光瞄准了更远的地方。盛泽人将在这幅新图上融入自己更为宽广的理想,将用浓墨重彩描绘绸都更为辉煌的未来。

第二辑



一份迟发了二十八年的报道

1995年4月16日

作者前言：1965年8月30日，盛泽镇的221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跋涉一万二千里，到新疆于田县新园农场屯垦戍边。我就是其中光荣的一员。1967年1月6日，我因工负伤生命垂危，当时的于田县委书记吴济民等同志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工作，将我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谱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爱的颂歌。可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一批我所尊敬的领导、医生受到不公平的指责和错误批判，他们在抢救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难以得到宣传。它在我心底压了整整二十八年。

值此盛泽知青赴疆三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奉上这份迟发的报道，献给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新疆人民和关心我的吴江父老乡亲。

铃儿铛铛，马蹄得得，从沙漠深处的新园农场去于田县城的公路上，一辆满载乘客的马车疾驰而来，车上坐着进城办事的维吾尔族老乡和一群去于田近郊采割柳条的农场支边青年。

那是1967年的元月6日，冬日的阳光照得人浑身暖洋洋、软绵绵，大家舒坦地相互依偎着，唱起了那永远也唱不够的年青人的歌。马车轻松地走完了一半多路程，到了那条常常令人心悸的深沟边。

这是一条被夏秋季节泛滥的克里雅河洪水冲出的深沟，宽近二十米，深数米，把公路拦腰斩成两段。这条路是农场和附近垦区通向县城的唯一通道，人们在深沟两侧铲出斜坡，铺就一条S型车道暂作权宜之计。车辆经过此沟，都小心翼翼，缓缓而行，坐车人忧心忡忡，这条沟成了交通要道上的拦路虎。

车把式十分谨慎地驾驭着马车沿斜坡缓缓而下，但事故还是发生了：辕马越奔越快，在沟底急拐弯冲上坡时，把一车的乘客抛在沟底，顿时发出了一片嚎叫之声。鼻青脸肿的人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最后只剩下一名男青年无声地躺在沟底，动弹不得。人们预感到灾祸降临了，纷纷拥向失去知觉的男青年，轻轻地把他扶起，抬上停在路边的马车。受伤的是年仅二十岁的农场职工、江苏支边青年沈永葆，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年轻人。此时，他的脸色逐渐变得越来越惨白，神志一阵清醒一阵昏沉，只觉得胸口如压着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来。经过数公里路途的颠簸，马车终于停靠在于田县人民医院的大门前。

消息迅速传到于田县委。县委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当日下午结束后，县领导刚踏进县委大院，就得到支边青年受伤的消息。县委书记吴济民、新园农场党委书记曹玉琪、县委副书记樊建福、高克、组织部黄部长、宣传部周部长、农场团委书记尤阿毛等立即赶到医院，主持抢救工作。

此时病人正躺在急诊室手术台上，全身颤抖，医生立即注

射镇静药物加以控制。室外正研究着治疗方案，经会诊，初步断定病人是大量出血导致休克，病情十分危急，出血部位极有可能是肝脏。一种意见认为肝脏是危险的部位，本院不具备肝手术的技术和条件，必须立即转院（在六十年代，医学界视肝脏为外科手术禁区，国内仅有上海长海医院等极少数著名医院在作肝手术探索）；另一种意见认为病人处于大量失血状态，一旦向和田转院，病人经受不住 183 公里路程的颠簸，继续出血，必定死于途中，因此必须立即剖腹探查、手术治疗。两种方案都有理由，也都有危险，怎么办？大家的眼光集中到吴济民书记那张表情严峻的脸上。

吴济民，这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历经枪林弹雨、艰难困苦，善于在复杂情况下快刀斩乱麻的县委书记，这时也陷入了沉思。时间就是生命！望着一双双焦虑的眼睛，他转身与身边的书记们交换了意见，斩钉截铁地说：“立即手术！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支边青年的生命。”随后他又在手术通知书上代表病人家属签下了“吴济民”三个大字。

手术的各项准备工作迅速展开，一道道指令从医院发出：
——病人需要大量输血，而医院又无血库，县广播站立即播出为受伤支边青年献血的动员令，动员令通过电波传遍全城，顷刻间不少人拥向县人民医院。

——县城的供电就靠电厂那台柴油发电机，由于功率不够，往日用户常常感到电压不足。这天许多单位接到通知后，为了保证医院抢救工作中有足够的电压，自觉切断了自己的电源。

——为了保证医院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平时只供电到半夜的发电厂立即组织工人加班，连续供电，医院大楼内彻夜灯

火通明。

.....

晚上八时。手术室内，医院的薛院长和李、高、童等几位医生以及护士们准备就绪，各就各位，病人小沈躺在手术台上，面对无影灯，吸入乙醚，进入全身麻醉状态。

这时，输血室出现了可敬可佩的感人场面。室内，一组组医护人员正紧张地忙碌着，取血样、化验、抽血、填单，一切在静静地进行着，偶而听到一声医疗器械轻轻的碰撞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窗外走廊里已排起了长龙，听到广播后陆续赶来献血的人已经超过二百人。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轻声打探着病人的消息。人群中有与小沈朝夕相处的农场知青，有素昧平生的县城职工，有须发花白的老人，有年轻活泼的少年，有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有满怀爱心的维吾尔族老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小沈，也知道他只是个普通的农场职工，但重要的是他是大家的同胞，是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于田土地上的同志，大家甘愿为挽救小沈的生命而献出自己宝贵的鲜血。

手术室内气氛十分紧张。担任主刀的买买提肉孜阿孜医生手握手术刀，神态严肃。手术刀在病人右上腹轻轻拉开了一个口子，划开肌肉，露出腹膜，他的手稍稍停顿一下：诊断正确与否，马上可见分晓。手术刀刚刚刺破腹膜，“嗖”——突然一股鲜血笔直向上冲出一米多高，阿大夫略略点了一下头，立刻麻利地扩大切口，手术室内响起一阵手术器械的声音。

买买提肉孜阿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外科大夫，虽然学历不高，但有数千例手术的经验，平时好钻研、好读书，心理素质好，处理疑难手术十分果断。他医术高明，在整个县内属第一流，即使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几位医生也很钦佩他的手术水

平。在刚才会诊后的那场讨论中，阿大夫根据病人的呼吸、脉搏、血压和其它症状，结合考虑受伤时间等等，判断为肝破裂，必须立即手术，否则生命最多只能延续几个小时。虽然肝脏还是外科手术的禁区，但是阿大夫早已开始对肝脏手术进行研究，也曾在学术刊物上读到一些肝手术成功的例证，他认为只要配合默契，有足够的鲜血供给，病人有旺盛的生命力，加上他自己的经验和精细的工作作风，手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何况病人的病情已不允许再作转院考虑了。当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手术要冒极大风险，一旦失败，病人将立即死亡，随之而来的是种种非议、指责，甚至批判，一顶顶大帽子可能会扣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已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个人得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年轻的生命。

现在腹腔已经打开，露出破碎的肝脏和满腔的鲜血，一切正如判断的那样。随着手术的进行，取净了内出血，清洗了腹腔，仔细检查了肝脏的裂痕，阿大夫的两条浓眉又打成了结：只见肝叶的前部横贯着一条深深的裂缝，裂缝两边还布满细小的裂纹，叶尖还有两小块肝的碎片跌落在腹腔中，肝叶后部同样已裂成许多碎块。情况要比估计更为严重。充当助手的医生们默默无声，严肃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手术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手术室门外与室内一样紧张。几位书记和部长一个也没有离开，虽然从早晨到现在大家已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为了组织抢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大家都已困了、乏了、饿了，但是抢救工作牵着每一个人的心，谁也不忍心离开。没有人说话，静静的走廊里只有吴书记踱步的声音。走廊的另一头，聚集着一批农场的知青和热心肠的群众，大家都在焦虑地等待着……

手术还在进行，阿大夫的额头布满汗珠，护士不时给他轻轻地揩干。阿大夫那双粗壮的手此时变得比姑娘的纤手更为灵巧，破碎的肝叶在他的手下慢慢地被缝缀起来。肝叶十分脆嫩，手术针在肝叶上穿行，那精细、轻巧的功夫要比刺绣更高深许多倍，每缝一针都要用十分的力气和万分的小心。所有在场人的心都提到喉咙口。

时间在一秒一分地过去，室外的书记们不时抬起头来望望挂在走廊上的时钟，心里作着种种猜测。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二点……突然，手术室的门被打开，医生护士们推着担架车出来，个个脸上现出笑容。书记们不由松了一口气：手术成功了！

手术从晚上八时开始到凌晨二时结束，整整进行了六个小时。这是多么漫长而揪心的六个小时啊！在这六个小时中，多少人为了手术的成功而竭尽全力：县人民医院动员了全院的一切力量，从院长、医师、麻醉师、护士、药剂师、化验员到后勤工作人员，几乎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抢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二百多名献血者的献血进程彻夜未停；发电厂的工人们为了保证供电而放弃了休息，全神贯注守护着发电机；县委的领导们忍着饥寒指挥着整个抢救工作；全城还有无数个与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相识或不相识的好心人在牵挂着，祈祷着……这是一组多么感人的画面啊！小城于田的上空回响着爱的旋律。

小沈从昏睡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守护在他床边的两名农场知青刘婉英和张昌华，从小沈出手术室到现在，整整半夜不敢合一眼，随时注意着病人昏迷中的些微变化，现在两人稍稍松了口气。

以后的几天中，小沈每天吃药、打针、输液，身体恢复得很快，十三、十四日分两天拆去了手术切口上的缝线。同时，他的心情也格外的好，每天都沉浸在关爱和友谊之中。病房中每天都有一批批的人来慰问，机关各单位的、农村的、农场的，不管是男女老少，也不管是汉族的、维族的，相识的、陌生的，表达的都是同一种关切。最令人感动的是一群学校的小朋友，他们省下零花钱买了慰问品来看望并不认识的小沈哥哥，祝他早日康复。望着那一张张天真、稚嫩的脸庞上诚挚的神态，小沈不由流下了热泪。几天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听人诉说抢救工作的前前后后，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不已：是党，是于田的各族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此情我一定终生不忘。

但是，小沈的病情又出现了变化，数日后开始发高烧，虽然用药后退了烧，但药稍减体温又上升，如此反复了四次后，医院决定转院治疗。2月1日，救护车将小沈送至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地委领导得知后立即指示全力抢救，几天后又批准医院派员护送小沈乘飞机赴乌鲁木齐市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2月6日，民航客机满载着和田各族人民对一名普通支边青年的深情厚谊飞向蓝天。在以后长达一年半时间的治疗中，小沈先后在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东方红医院（即广慈医院、瑞金医院）接受治疗，虽然前后经过了八次大小手术，伤口才得以痊愈，但所有参与治疗的医生都一致认为，是于田县人民医院那次有效的抢救挽救了小沈的生命，为以后的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钦佩于田医护人员高超的医术和讲科学、闯禁区的无畏胆识，更钦佩于田人民全力抢救同胞兄弟的崇高精神。

1968年10月，怀着对和田人民的感激之情，尚未恢复健康的沈永葆提前返回新园农场。他伫立在发生车祸的那条深沟前，百感交集，面前涌现出一年多来时时在脑际重现的一幅幅感人画面，两行热泪潜然而下。

从那以后，那条深沟有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永葆沟”。

五十话人生

墙上的时钟不紧不慢地“的嗒”作响，迈着永远那么从容的步伐走向明天。现在是一九九六年最后一天的午夜时分，再过几分钟，时间老人就要带着我跨入新的一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独坐于书桌旁久久地沉思：明天，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明天，我将踏过五十岁这道人生中的重要台阶。

前几天，小孙孙依偎在我的怀中，用小手捂着我的双颊，冷不丁说了句：“爷爷老了。”我心底顿时浮起一丝寒意。童稚无诈语，或许在儿孙们的眼中，五十岁的爷爷脸上添了几道皱纹，发间染上一层白霜，已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也有人说，五十岁的人生经历过蹉跎岁月的磨砺，坎坷道路的跋涉，政治风波的跌宕，炎凉世态的鞭笞，早已饱尝了人生的苦味，把红尘看破，把人生看淡，“心如死水，万念俱灰”。

但是我想说：“不！”

五十岁并不老。虽然你少了份少年的奔放，青年的矫健，但胸臆间多了份自信，步履间多了份稳健。年轻时浮躁的心态早已随着时光流逝，遇事不再张皇，处惊不变，从容不迫；好

高鹜远已经让位于注重现实，从实际出发，从眼前做起；经验和教训使你变得坚强有力，敢于正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抗争。

五十岁已不再年轻。虽然丝丝白发早就悄悄爬上你的两鬓，但你依然可以拥有一颗火热的心。人的年龄可以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几个角度去衡量，有的人年纪轻轻却暮气沉沉，有的人年老体残却“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五十岁的年龄可以拥有四十岁的健康，三十岁的心态。因为经历过太多的挫折，荒费过太多的青春，所以你会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更加珍惜稍纵即逝的光阴，抓住今天，努力工作，去实践早年的抱负，体现自身的价值。

五十岁的人生犹如一年中的秋天，枝头还摇曳着生命的绿色，面对的是成熟，是丰收。五十岁的人生学会了理智，懂得了宽容，渴望着完美，充溢着爱心，它是人生中一道美妙的风景线，一座色彩斑斓的里程碑。

守 岁

我从记事起，每年除夕夜总是兴奋得不想睡觉，一家人和和美地团坐在一起，在欢笑声中恭候着新年的到来。爷爷说，这叫守岁。

那时年幼，什么也不懂，跟着长辈们守岁，只是图个热闹。大人们围坐在八仙桌旁，一边喝着沏得酽酽的红茶，嗑着采芝斋的酱油西瓜子，一边悠闲地说些陈年旧事，无非是张家儿子学生意满了师，李家媳妇生个胖小子之类家常琐事。忙忙碌碌累了一年，过年了，难得一个可以松口气的闲暇日子，说点高兴事，盼着来年有个好年景。孩子们口袋里揣着还没焐热的一角、二角压岁钱，一会儿上桌抓几颗花生、寸金糖什么的，一会儿又溜下地打闹戏耍，尽情地渲泄心中的快乐。平时哪里有这么些好吃的，就是有也不敢如此放肆呀。我们明白，今天大人说的全是吉利话，和颜悦色的，即使闯些小祸也决不会挨骂的。全家最忙的要数母亲了，刚把杯盘狼藉的桌面收拾干净，又开始和粉搓圆子，准备大年初一早上吃的汤圆，讨个团团圆圆的好口彩。

这时，远远近近陆陆续续响起了噼哩啪啦的爆竹声。父亲怕我们挨炸，只准我们远远地观看，难得买一两串小鞭炮，还

只能由哥哥们挂在竹杆梢上放。为此，我总觉得这年过得有些美中不足。

渐渐地夜深了，爆竹声慢慢稀了起来，我们也玩累了，于是一个个很不情愿地被母亲拉上了床，终于未能守岁到天明。等我醒来，早已是红日高升又一年了。

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蜀之风俗，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以后，此俗流布全国，并且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唐时守岁有庭燎、歌舞等活动，到宋代此俗更盛，《东京梦华录》上说：“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人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千余年来，人们就这么一年年地守着岁，也守着一份期盼，守着一份希望。只是到了大破“四旧”的那些年里，寄托着老百姓无数憧憬的守岁习俗被扫入了“四旧”之列，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也不能休息，于是守岁之俗一时归于悒寂。

近二十年来百废俱兴，守岁更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发端于1983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把亿万家庭拉到了电视荧屏前，舞台上数以千计的演员说啊，唱啊，笑啊，跳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喜喜洋洋，把老百姓过年的那份高兴心情推到了极致。我就爱这股热闹劲，把它看作是每年大年夜的一道最美的大菜，还为此特意把年夜饭安排到前一天，留出足够的时间细细品尝精神美餐。每年除夕之夜，早早地用过晚餐，沏壶好茶，再备好瓜子、水果，打开电视，安坐沙发，静候春节联欢晚会启幕。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好节目伴着窗外时远时近的爆竹声，陪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欢乐之夜，送我跨入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

乘凉

自从有了空调，人们不再惧怕酷热的盛夏，吃过晚饭洗完澡，往空调房间里一坐，翘起二郎腿看看电视翻翻书，确实惬意得很。紧闭的房门挡住了屋外滚滚的热浪，却也挡住了邻里间亲昵的欢声笑语，往日里夏夜乘凉时的种种乐趣已不复再有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要说空调、彩电，连买一台电风扇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夏日里唯一可以给人带来些许凉快的是一把时时不离手的大蒲扇。怕有人顺手牵羊，我们还在扇面上题四句调皮的顺口溜：“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谁要向我借，请过八月中”，也算是一种婉拒的声明吧。

白天倒还好说，一到晚上，房间里闷热难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实在不好受，于是，乘凉成了每晚必有的节目。每天黄昏，太阳刚刚落山，各家的主妇便提来凉水，在门前的街巷隙地上泼洒上一遍水。烈日下烤晒了一天的地面发出“嗞嗞”的声音，一会儿就把水吸得干干净净，于是再泼上水，直到把地面浇个透湿。等到天色渐渐暗淡，街巷里开始起了点风，于是各家搬出了长条凳、竹靠椅、小饭桌，还有门板、躺椅，边乘凉边吃晚饭。不肯安份的男孩子抬了饭碗在各家的餐桌边转

悠，在他们的眼里，邻家的青菜也比自家的鱼肉来得香。

等到晚饭吃完，热闹的乘凉游艺活动便开场了。先是各家的阵营自然打乱后进行重新组合，依据不同的兴趣和亲疏好恶围成了几堆。老头们早早地在昏黄的路灯下摆开了战场，隔着楚河汉界布阵伏兵、运筹帷幄（那时候，似乎麻将、扑克还不甚热门）；勤快的婶婶、姑姑们随身带着针线女红，嘴里聊着东家长、西家短，手里却始终未曾闲着；年轻的姑娘们则躲得远远的，一个个凑着脑袋，大概在说悄悄话，只听见不时传来“咯咯咯咯”舒心的笑声。

老奶奶守着躺在临时板床上的小孙孙，一边挥扇，一边嘟哝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老掉牙的民间传说，大概我们这一代所知道的牛郎织女的故事，都是在这样的夏夜里，仰望着银河里闪烁的星星，从奶奶那里启的蒙。而大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听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无边无际的神聊，什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秘闻啊，南亚密林中的人蛇大战啊，还有似懂非懂，神秘兮兮的小道新闻。

偶尔有人忽然来了兴致，回家取来了丝弦乐器，于是一台临时编排的文娱节目立时拉开了场子。我弹你唱他帮腔，不一会儿，四周便围起了密密的人圈，把仅有的一丝微风遮得严严的，乘凉没有乘成，反倒出了一身臭汗。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即兴演出最开心，就是出点汗也心甘情愿。

夜深了，白日里蒸人的暑气此时已渐渐散尽，习惯于早睡的老人抵挡不住瞌睡虫的骚扰，早已钻回房中，只有年轻人还恋着街巷里夜半的清涼，三三两两斜躺在散乱的躺椅或木板上，直到天色微明。

乡 音

没有出过远门，是很难理解乡音的意义的。年轻时，我对家乡盛泽的方言很不以为然，总觉得它十分的“土气”，不像北方话那么硬朗，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也不如苏州话那么柔美，甜糯婉转、韵味悠长，尤其是自称“唔俚”，常常被外地人笑指为“狐狸”，成为调笑取乐的对象。为此，我甚至感到有些自惭形秽。总之，盛泽话在当时我的心目中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

使我改变对乡音看法的是那次漫长的远行。六十年代中期，家乡的一批同龄人一起落户到大西北的一块贫瘠荒漠上，与一群外地知青杂居在一处，虽然同乡之间依然以方言交谈，但是不多久，几个地方的口音开始相互掺杂，乡音渐渐地变了味。

几年后的第一次回乡探亲，心情格外激动，等到列车停靠到长江北岸时，我的心早已飞向了故乡。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在施工中，长长的列车必须拆卸成三段，靠火车头一次次地进退，把列车逐一推上巨大的渡轮送过江去，十分费时。遥望着江对岸黑压压一片的南京城，不由得近乡情更怯，一颗心扑腾腾地像要从胸膛中蹦出来。车到南京，挤得满满的车厢内

又呼隆隆拥进一群旅客，大呼小叫乱成一气。忽然，一条尖尖的嗓子带着哭音高嚷着：“姆妈，唔坐勒啥地方呀？”这声音划过搅和着烟草味、汗臭味和嘈杂噪音的浑浊空间直钻我的耳朵——我的神经立即兴奋起来，我敢断定，这是纯正的盛泽乡音。

毫不犹豫，我马上从纷乱的人群中把那位挂着泪花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拉到了座位旁。“你们是盛泽人？”那位母亲警觉地看了我一眼：“干什么？”我笑了笑：“我也是盛泽人。”一句话便消除了猜疑，我给孩子让出了座位，热切地与母女俩攀谈了起来。

一别几年，终于又听到了地地道道的乡音了。这声音进了耳朵就直钻心窝，胸中如淌进一股暖流，搔得心头痒痒的，十分的舒服。我从来未曾想到家乡话竟是这般动听，尤其那一声声“唔俚”、“唔努”，是那么甜，那么亲切，还显得那么儒雅、文静，简直漂亮极了。从南京一直到苏州，我贪婪地倾听着母女俩的乡音，尽情地享受乡音带来的极大快乐。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会“两眼泪汪汪”，其实那是久违了的乡音带给游子的巨大震撼力啊！

回到故乡，我天天沉浸在乡音融成的温馨氛围中，回忆起昔日对乡音的妄自菲薄，不禁哑然失笑。我悄悄地开始对家乡话的语言、文字、音韵、吐字加以研究，越深入便越感到吴语的博大精深和典雅睿智，以及五里不同音的丰富多彩。尤其是它至今还保留着古汉语中一些在北方话中早已消亡了的音韵，凸现出吴语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至于沉淀于乡音中的那份故乡情怀，那更是浓重得让人终生消受不尽。

乡音真能撩人心啊。

一段美好的时光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镇上的小学校里教过四、五年书，时间虽然不算长，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以为教师这个职业很适合我，也曾十分努力地学习做个好老师，希望以它作为终身的事业，但是终于未能如愿，以至抱憾终生。

初登讲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个大孩子。那一年我才满14岁，刚从初中毕业出来便不得不开始为“稻粱谋”了。六十年代初是个特殊的年代，发高烧一般的“大跃进”刚刚过去，而高烧之后的并发症和后遗症还只是开了个头，重病中的经济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再也消化不了每年新增的大量劳动力，多数企业已经不再招工。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谋到一个代课教师的位置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代课教师的报酬很低，一天只有八毛大钱，但教师在我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崇高的位置。我满怀激情走上讲台，跨出了踏进社会大门的第一步。

也许是有缘，第一次讲课我就没感到丝毫的胆怯，按着课前的准备顺利地讲完了课程，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岗位，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项工作。也许因为我刚从当学生的位置上站起身来，熟稔了课堂里的一切，也许

因为我还怀着一颗童心，对面前这批几乎是同龄人的学生听课时心理轨迹了如指掌，总之，站在讲台上，我总是充满了自信。很快地，我的讲课取得了学生的认可，还与他们建立起信任和感情。

在我的心中，眼前这批学生都是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之中也确实有我的几位弟弟、我的邻居小弟妹和同学的弟妹。上课时，我尽可以严格地要求他们，但课后的时间里，我喜欢跟他们一起活动，一起游戏。凭着在音乐方面的爱好与特长，我组织起课外的合唱队，排练节目参加学校的演出或校外的交流；为了给学生讲故事，我曾经把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翻来覆去地看了四、五遍，几乎把它背了下来。我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辛苦，它为我和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感情联系的桥梁。感情的融洽，帮助我很好地改善了课堂秩序，而注意力的集中又有利于学生消化课本上的知识。随着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我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当我后来远赴他乡的时候，许多学生用他们的零花钱买来礼物为我送行，礼物虽小，但在我心里的份量却沉甸甸的，永远把它记得真真切切。

教师的职业要求，严格地约束和规范着教师的行为和语言，在老教师的示范和指导下，我在当代课教师的那段时间里逐渐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也正是因为初涉社会便在一个好环境里得到培养和锻炼，因此在以后几年大起大落的政治运动的风波里，我始终没有迷乱心窍。为此，我要感谢这五年教师生涯，感谢我的学生们。

前几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与一位当年的学生巧遇，我们一起回忆起四十年前使我们相识的那堂语文课。令我惊奇

的是，我们竟同时背出了那天所学的课文的首句，然后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这种场合总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因为它让我记起一段美好的时光。

烛光下

1985年，镇上一批年龄参差不齐、基础深浅不一、职务各不相同的求学者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电视大学的麾下，踏上了一条困难重重的业余学习之路。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已近半百，半数已届不惑之年，少数几名未到三十岁的大龄青年在这里只能算是小弟弟、小妹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由两代人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应当在一、二十年前就堂堂正正地踏进高等学府的门槛，可是因为那个特殊年代的耽搁，不得不到娶妻生子，挑起了赡老抚幼立户持家的生活重担之后，才补上人生的这一段重要的路程。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某个部门或单位的负责人，抑或生产、业务的骨干，繁忙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放下手中的活，但是面对新时期，他们隐隐意识到了未来竞争的压力，因此再忙也要来此给自己充充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课堂已整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荒废了多年的学业也许早就成了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要从中理出个头绪来与新知识接上线，谈何容易。然而他们还是来了，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为了未来，他们给自己背上压上一叠沉重的负担。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决定，这是一条布满了荆棘与乱石的崎岖山道，踏上这条路，面对的将是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挑灯苦读的夜晚，二十来门陌生的功课，你只能不停地爬坡，直至达到山巅。

这是个团结的集体，三十来名学员相互搀扶着、鼓励着、努力着，奋力爬坡。对于他们来说，一纸文凭也许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他们要的只是扎实的知识，过硬的真本事，因此只有发奋努力。多少个夜晚，他们匆匆赶到课堂，集中聆听收音机里的广播授课，聆听辅导老师精辟的讲解。他们也许直接从车间的机器旁赶来，从研究工作的会议室赶来，来不及擦一擦手上的油污，等不及安安逸逸地吃完晚饭。多少个夜晚，他们的床头灯一直亮到深夜，手捧课本如饥如渴地学习，一会儿苦苦地思索，一会儿默默地沉吟。

他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个烛光之夜。那是个集中辅导日，匆匆赶来的学员静静地坐在课桌旁听着老师的演讲。突然，电灯灭了，是电网上出了毛病，一时半会儿难以修复。黑暗中没有人走动，没有人慌乱，显出格外的平静。老师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在黑暗中亮起了嗓音，讲课声在漆黑的课堂内回荡，在学员的胸膛内撞击，能清楚地分辨出讲课声里激动的颤音。不知是谁取来了一捧蜡烛，在讲台上，在黑板前，在每个学员的课桌上一一亮起。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啊，真是个奇妙的课堂，微微的烛光映出老师因激动而不停地来回走动的身影，映出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庞，映出一幅感人的烛光夜读图。这一课老师讲得特别的精彩，学员听得格外的人神，大家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很晚、很晚。

多少年过去了，但他们一直忘不了人生中这一段不平凡的路程，忘不了那一千多个挑灯苦读的夜晚，更忘不了那个烛光下的课堂。

读书的快乐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准备退休的年龄，于是同龄人之间又多了一个话题：退休后的时间如何打发？但是这对于我来说不算个问题，退休后可以读书啊，多年来囤积起来的书籍正愁没有时间去阅读呢。

读书，我所至爱也，自垂髫至今，无时不与它为伴。虽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句老话对我而言“浑身不搭界”，读书没有给我发财的机会，我和夫人也并非因书缘而相识、结合，我的职业更与读书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读书给了我最大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母亲是文盲，父亲也只是勉强识几个字，他们送孩子进学堂，大概没有太多的期望，只是让我们认几个字，长大后学点生意算算账，能应付工作便行，因此对于我痴迷于读书很不以为然。按母亲的说法，“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书、看书，有时间不会帮我做点事？”今天做父母的大多望子成龙，对此或许不会理解，但这的确是上两代父母普遍的心态。而我偏偏对书情有独钟。

最早使我着迷的是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其实那时

的小人书粗制滥造的极多，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如痴如醉了。离我家不远的弄里有一家专门出租小人书的店，店堂的铺板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小人书。每天放了学，我就约了同学往书店里钻，化个一分、两分租上两本书，拿回家交换着看。这一切都是背着父母干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花钱租书是一种浪费，他们给出的一分两分钱是让我们买零食解馋的。但事情还是败露了，有一次不小心丢了书，不敢再去书店，两天后书店老板找上门来，于是父亲在赔出书钱后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屁股虽然痛了几天，但我依然劣习难改，因为可爱的小人书已经诱我上了钩。小人书里的图画故事使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我从中完成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的启蒙，勾起了我读书求知的欲望。

初中三年，是我读书的一个高潮。也许因为课堂上没给我太大的压力，课本上那点知识也远远满足不了我嗜书的胃口，于是我到处找书看，图书馆、新华书店经常留下我的身影。这时候，连环画早已不屑于一看了，专找长篇小说来填塞我的欲壑。因为放学后要帮母亲照看小弟弟，做些零碎活，所以看书只能放到夜晚，还必须等父母房里传出鼾声再开读，否则要被指责为浪费电。那时候，我看书的速度极快，有时一目数行，像着了魔似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一晚就能看完，虽然不免有些囫囵吞枣，但大致的内容都能复述。这期间，我几乎读完了所有能借到的小说，只要有书看，这一天就是节日，就有欢乐。这段时间为我的读书生涯打下了基础。

参加工作后，虽然匀出不少读书时间让给了业务书籍，

但文学作品依然是我的爱侣，哪怕读上一小段，也算这一天没有白白流逝。直到后来去了很远很远的边疆，在一个没有学校、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的荒滩上安了家，在把自己的以及同伴们带去的几本书翻来复去几乎翻烂了以后，才只得稍稍消停了一阵。这时，已经能隐隐地听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了，那位声称“一句顶一万句”的“好学生”要求全国人民都来学“毛选”，而且“天天都要学”，要“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年月，晚上灯下学“毛选”成了思想进步的一种标志，年轻人哪个不求进步呢，于是学习“毛选”蔚然成风。几年中，我把四卷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几遍，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几乎背了下来。等到“文革”一开始，干脆来个“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全国人民共读一本书，其它书籍几乎一扫而空。幸好此时我们已无“四旧”可破，否则，若要把心爱的书籍付之一炬，我还不知能不能忍受这样的残酷一刻呢。

“文革”后期，地下的小说手抄本悄悄流传，张平的《第二次握手》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随着“文革”的结束，我们又迎来了读书的春天，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一批批锋芒毕露、饱含伤痛的短篇小说像雨后的春笋一样涌出来，长了一茬又一茬，然后诗歌和报告文学又狠狠地热了一阵，最后，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终于汇成了书的大海、书的汪洋，让书迷们乐得不知读些什么书才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小说的曲折情节已勾不住我太多的专注，也不再有更多的激情去吟诵激昂、

悲怆的诗歌，但我对文学的痴迷依然如故，只是已移情于前人的笔记、名人的传记以及恬淡冲和的散文、幽默冷峻的随笔罢了。我依然陶情于书海之间，跟着余秋雨跋涉于《文化苦旅》中，与梁实秋一起在《雅舍谈吃》，读读洪迈的《容斋随笔》，听听《鬼才贾平凹》的故事，我从中获得的快乐也许是迷恋“方城之戏”的朋友永远无法领略的。

名字的尴尬

人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过去，普通百姓一生都在为衣食忙碌，没有太多的讲究，生个孩子随便取个“阿毛”、“阿狗”的贱名，求个平平安安，顺利长大，或者“福”啊“珍”的图个吉利也就将就了；而如今的年轻家长只生一个独生子女，格外地宝贝，加上自己都有文化，于是为孩子取个名字便成了一件大事，常常看见初为人父（母）的拿了本字典在绞尽脑汁，希望有个好名字为孩子带来运气。

取名字很有些讲究。好的名字或读来音节铿锵，或写来字形好看，或涵义深邃，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令人叫绝；如果取得不好，也许常常会让人尴尬，甚至闹出笑话来。曾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学生取名“乐乐乐”，上课时老师叫他“lèlèlè”，学生说：“老师错了，我的名字叫lè yào yuè。”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乐”是个多音字，念lè时意为喜悦，也作姓；念yào时是爱好的意思，所谓“仁者乐山”是也；而念yuè时则作音乐解，同时也作姓氏用。为他取名的家长也算是个擅绕笔头的怪人了，将来不知会给孩子带来多少麻烦呢。

说起名字，我常常感到尴尬。出生时，也许因为长辈们宠爱，取名叫莹宝，乳名宝官，一听就像个女孩名字，为此不知

受过同学们多少的奚落。“文革”时我正在新疆，当时社会上刮起一股改名风，凡名字中带有封资修意识的纷纷改名，机会来了，于是我将名字改成谐音的“永葆”。不久，在一次事故中我不幸摔成肝破裂，九死一生，朋友跟我开玩笑：“名字叫‘宝官’，还要永‘葆’，偏偏肝没有保住（吴语中宝、葆与保同音，官与肝也同音）”。不过我受伤的那个地方从此叫作“永葆沟”，也算留作一段不算太佳的“佳话”。后来我回到了故乡，谁知户口迁移证上还是按老脚本用了老名字，我提出要改名，派出所的人说要“请示领导研究”。当时我年轻气盛，一听就来火：我的名字为啥要你们研究，又没做坏事，不改了！于是，又恢复了那个女性化的名字，误会也就再次不时地发生。那年去香港参加经贸活动，我的座位名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沈莹宝小姐”五个字，被同仁们当作了调笑的资料。

笑话只是笑话，于人于事并无大碍。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只是一种符号，无所谓好坏，为取名而煞费苦心大可不必。是留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全在于一个人的德操与事业，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坎坷，也要靠努力和机遇，名字的好坏是不足道的。

一叠节目单

平生看了无数的戏曲、歌舞演出，积下了厚厚的一叠演出节目单。当时只是无意间将节目单往抽屉里一塞，从未想过将来会有什么功用，日子久了，偶尔翻拣出来略加整理，一瞧：嘿，还真有些意思！往日里痴迷过的这些舞台上的形象，一个一个重新登台亮相，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说噱弹唱、西皮二簧、民族、通俗、美声，无不熠熠生辉。

从小养成的看戏嗜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养越刁，不但专挑名角儿，还非得挑好座儿。可惜家住小镇，少有好戏看，难得来个名演员，也总是来去匆匆，所以想看好戏，只有向大城市跑。记忆中五十年代家乡曾重金请来京剧大腕黄桂秋，一时全镇轰动，虽然咿咿呀呀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真正听懂了，但镇民们心理上还是满足了一回。以后数十年中，虽然评弹名家陆陆续续地来过几位，但戏剧界、音乐界的名流几乎绝迹。

年轻时我常出差，跑沪宁苏杭就像去外婆家，白天事情忙完，晚上就往戏院、书场、音乐厅里钻，只要有名角演出，价钱再贵也要设法搞来戏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搞票很不易，往往是前排的好座都留给了关系单位或至爱亲朋，哪有一个外乡小子的份。但我又不屑于票房窗口的那几张破票，怎么办？

慢慢地，我逐渐摸出些门道：千万别着急，就在剧场大门外笃悠悠地散散步，等到催促观众入场的铃声一阵阵响起，总有那么几个人急急地赶来，把手中多余的票子找人转手。这些人中有的将单位赠送的不掏钱的招待票来此变点现钱，有的也许真是临时有事才转让，此时，我尽可以挑挑拣拣，不见好票不急于掏钱。我常常由此而得到意外的好座儿。如果实在没有机会，那就只有出高价一法，反正愿出大价钱，总能从退票的人群中找到满意的票子的。当时，一流演员的票价可涨到12元，相当于我一个星期的工资或近十天的出差补贴，虽然有些心疼，但为了看戏也就硬着头皮忍其“砍”一刀了。

就这样，几年中把能找到的名演员几乎看了个遍，京剧的袁世海、赵燕侠、李世济、李和曾，话剧的焦晃、祝希娟，越剧的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金彩凤，沪剧的邵滨荪、王盘声、杨飞飞，锡剧的梅兰珍、王彬彬、沈佩华，歌唱家李双江、杨洪基，舞蹈家华超、杨华，还有评弹界的大多数响档无一遗漏，可算得大快我心矣。

看戏必得看名角，这是我数十年看戏的心得。在他（她）们身上，除了能欣赏到精湛的表演艺术外，尤其感人的是他（她）们为艺术奉献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观众负责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名声再大，也决不容许丝毫马虎，一举手，一投足，都十分到位，细微之处见功夫。这种兢兢业业、诚惶诚恐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教育。

年久日深，这些今天看来印刷粗糙的节目单渐渐开始发黄，节目单中的不少演员也已告别舞台，但只要翻开这些节目单，他们就会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这是当初我将这些纸片随意塞进抽屉时所始料未及的。

听书记事

苏州评弹在苏南、浙北和上海的城乡可以算得是最重要的曲艺门类了，它的听众加起来，那肯定是一支百万大军。不信，你到街头巷尾去转一圈，几乎每条里巷都会传出苏州评弹委婉悠扬、如诉如泣的唱腔旋律，叫你忍不住停下步子来聆听一番。

江南人习惯把苏州评弹叫作说书。其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两种表演形式的合称。评话，俗称大书，一般由一个人开讲，单靠一把纸扇、一块醒木，加上一张能把死说活的巧嘴，就可以把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宏伟场景演绎得跌宕起伏、有声有色。因此，江南人称那些说话眉色飞舞、口若悬河者“僚又勒笃说书哉”。弹词又称小书，多数为男女双档，“上手”弹三弦，“下手”奏琵琶，又说又唱的十分热闹，故事情节又大多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所以尤其配女听众的胃口。

在老一辈听众的眼里，评弹演员的地位好像要比唱越剧、沪剧、锡剧的演员高得多，他们把评弹演员称作说书先生，而其它地方戏的演员只是唱戏的。我的父亲就是如此，他一直反对我学戏，但对我学说书却不置可否。那时候，说书的经济收

人也要比唱戏高出许多。听老人们说，弹词名家严雪亭四十年代走红上海时，一天要赶三个场子，外加电台空中书场播出，一天就挣一百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在江南水乡，几乎每个集镇都有几家书场，我的家乡盛泽镇最多时有二、三十家书场。书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茶馆兼书场，上午是茶馆，下午与晚上两场书。这种书场设施比较简陋，因地制宜，略事布置而已。另一类是旅馆附设书场，一切要考究得多。不过，等到我迷恋于听书之时，盛泽的书场只剩下登椿园和凤园两家了。登椿园开设在北大街的中段，而凤园在北浜路头堂，因为都在闹市区附近，听客都觉得方便，因此生意很不错。

许多年前，盛泽众多的丝行、绸行和领投业一般忙个上午，一到下午和晚上，老板和伙计们大多喜欢“孵”书场，吃吃茶、听听书，悠哉游哉。五十年代之后，闲人少了，所以白天的听客少了许多，但晚上的生意却出奇地好，常常客满。

盛泽是个有名的书码头，经常有名演员来此演出。四十多年前，李伯康来盛泽登椿园弹唱《杨乃武与小白菜》，全镇轰动，天天爆满。书场里挑水的伙计还编成小调，一边挑水一边高唱：“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李伯康”，一时传为美谈。其它如严雪亭、杨振雄、杨振言、沈俭安、薛筱卿等诸多名家也常来盛泽献艺。六十年代初，薛小飞、邵小华在新盛泽书场演唱《珍珠塔》，薛小飞的唱腔出自沈薛调又自成一派，婉转流畅，如高山清溪出深山而直泻江河，听来十分痛快，把俗称“唱煞《珍珠塔》”里的大量唱段演得淋漓尽致。半个月中，我天天迷倒在书场内，恨不得晚上也不回家。现在想想，真有点发痴。

代代不绝的听书传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评弹票友，稍有余暇，便凑在一起弹弹唱唱，自娱自乐。早年间周剑萍、金月庵和戚加萍等人还索性下海从艺，先后成为颇有造诣的专业演员。六十年代初，我与一批评弹爱好者组成了盛泽业余评弹团，自娱自乐之外还编排了《江姐》、《老地保》等中篇弹词公演。今天，我们虽已放下了三弦和琵琶，但相互见了面，第一句总是“最近听些什么书？”，其实大家的心中都未把心爱的评弹放下，都希望退休之后重新聚集到一起，再美美地过一把瘾。

人在旅途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人在旅途，诸多不便，吃喝拉撒睡，哪一样都比不得在家中那般舒坦。尤其是那特殊年代里的一次次远行，简直是苦不堪言。

六十年代中，我和我的支边青年朋友们一起坐上火车，远赴新疆。初出远门的两百多号人挤在包租的两节硬座车厢内，满怀新奇之感，眼看着无锡、常州、镇江一个个从车窗外掠过，年轻的心呵，被一幅幅不停变换的画面撩拨得兴奋不已。初时一点也不感到旅途的寂寞，夜深了，依然睡意全无。可是，漫长的旅程很快征服了疲惫的年轻人，第二天、第三天，所有的座位上都已横七竖八地倒满了打瞌睡的人。几位困极了的小伙子则已顾不得臭气熏天，干脆钻进座椅底下发出了响亮的鼾声。等到四天之后到达吐鲁番下车时，几乎已溃不成军。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坐完了四天四夜的火车，此行还只是刚刚开一个头，更为漫长、更为寂寞无聊的旅程正等着我们呢。休整半天后，我们被分成每三十来人一个组，分别爬上了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包，则临时充作屁股底下的座椅，高高低低、硬硬软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汽车很快便驶入了荒凉的戈壁滩，除了满地的砂石与黄沙

之外，没有房屋，没有人影，没有绿树，没有野物，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丁点生命的迹象。随着飞滚的车轮扬起的是一团团沙尘，它像汽车的一条长长的尾巴，一步不拉地紧跟着。颠簸的车厢成了左右摆动的摇篮，把车上无奈的旅人一个个送入梦乡。在此后的十天中，每天下车之时，我们常常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因为我们相互看到的全是一个个“土”人——不光身上是土，耳廓里、眉毛上、鼻梁边、眼眶四周全已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尘土，只剩一对乌溜溜的眼珠在“黄土高坡”间转动着。你说滑稽不滑稽？

在我一次次地往返于沙漠公路的经历中，旅途的寂寞、疲劳和满身的尘土与旅途中的种种难堪相比，其实已算不了什么。

举两个例子吧。其一，途中几乎见不到什么建筑物，当然也就没有等而下之的厕所了。然而人体的新陈代谢却是一刻也不能稍停的，于是“方便”成了旅途中最大的不方便。大漠中无遮无拦，小伙子还好些，转过身去面对苍茫的旷野，尽可以狂泻一番。只是苦了女孩子们，常常为此而憋得满脸羞红。情急之中，只得由几位女伴撑开衣物为屏障，权作临时便溺之所，保护同伴轮流“方便”。

其二，晚上歇宿都在简陋的路边旅店中，仅仅能避风雪而已，绝无卫生、舒适可言。最可恼被褥中喂得白白胖胖的虱子先生常来与你亲热，每每一路下来，总要捎回几位，吓得全家人敬而远之。曾听一位老兄作过如下描述：回到家中，先把全身里外衣衫统统剥下，置于地面。稍停，只见衣衫微微蠕动，细看，原来是虱子在作怪。虽然是夸大之词，但确实生动无比。因为惧怕虱子，不少人只能脱得一丝不挂入睡，还把衣裤

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这样，虽然晚上依然为虱先生提供了一餐丰盛的晚宴，但毕竟不至于携虱而归了。旅途的无奈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沙漠之旅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平心而论，很长一段年月里，旅行绝对是一件很难高兴得起来的事。买票难、挤车难、找座位难、吃饭难、住宿难，苦了常在旅途奔波的游子们。

有一次，我半夜时分到南京下火车，在中央门附近的旅馆介绍处足足排了两个小时队，才被安排了住处。介绍信拿到手，一看，所安排的旅馆远在长江北岸的浦口镇。此时已是后半夜，茫茫街市到哪里去找公共汽车，摸到旅馆也许已天色大白了，于是就在车站上坐了半夜。

八十年代之初的北京，外乡人上饭店还是件挺烦人的事。我曾经在一家饺子馆里，盯在吃客身后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才抢到一个座位，吃上一碗毫无美味可言的水饺。我曾在火车里足足站了一天一夜，才轮到一個座位；也见过火车的厕所中站满旅客的窘状；还许多次地在城市的浴室睡塌上度过一个个难以入眠之夜……

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的近年中，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眼下的社会还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还要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旅途留下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感恩手艺

历尽生活的坎坷，从风风雨雨中闯过来的人都理解这样一句话：会一门手艺最牢靠。这里所说的手艺，并不是指镂金凿玉的精湛技艺，或是需要高深知识的关键技术，它只是指那些极其普通的、与广大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技术活儿，像木工啊，泥瓦工啊，裁缝、理发、补鞋、修理钟表、电器之类。这些活儿当然多少也需要一点小技术，但主要还是靠付出劳力，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都是可以掌握这些所谓的技术的。把它们称之“手”艺，也许是为了突出动手的能力，说得最贴切不过了。

在新生代的眼里，这些手艺活也许档次太低，出力不少，收入不高，还少有社会地位，不一定瞧得上。这也难怪，如今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谁不想学一点高新技术，多挣几个钱？但是，社会发展总也有起有落，人生的道路又哪能一帆风顺，在遇到磕磕碰碰，一时有难的时候，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路啊。虽然手艺活挣不了大钱，“吃勿饱，饿勿煞”，但它最大的好处是贴近群众的生活，任何时候都有需求，说得绝一点，即使在兵荒马乱、百业萧条的时候，手艺活还是有一口饭吃的。

我感恩手艺。许多年前，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是手艺活儿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那年月，镇上不多的几家企业很少像像样样招过工，城里的年轻人就业挺困难。识几个字也不能当饭吃，于是哥哥跟人学了裁缝，在家里踩缝纫机给人做衣服。虽说做一件衣服才挣几毛钱，但对于窘迫中的我们来说，无疑已是一缕明媚的阳光了。哥哥很敬业，舍得下功夫钻研，不多久，在三邻四舍中有了点名气，活儿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份小小的劳务收入终于成了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哥哥的影响下，我和弟弟们都先后学会了这门手艺，他裁，我缝，你打下手，小日子渐渐地宽裕起来。那些年里，如果不学这门手艺，真不知道如何去度过这个难关。

俗话说：无苦勿来锄。这些年里，我家的缝纫机每天都响至深夜。夏夜，低矮的屋子里闷热难耐，别人家都在屋外乘凉，我们却只能埋头于缝纫机旁，自己动手在机头上安上几片硬纸做的风扇叶片，利用机头的转动带动叶片，稍稍带来一丁点的微风。“白花裁缝冬里忙”，一进腊月，催货的人便接连不断，常常是熬了长夜还要听埋怨，望着手上长满的冻疮，真想甩掉剪子从此洗手不干，但仔细想想还得拾起来再干。这手艺可是我们的生命线啊。

近二十年中，弟兄们都有了合适的工作，一个个离开了朝夕相伴的裁剪刀和缝纫机，但我们决忘不了它们。我永远感恩手艺。

第三辑



品味人生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每个人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一帆风顺，有的坎坷颠沛。然而，富裕的未必一定快乐，贫穷的未必一定痛苦，顺风顺水的，也许一生平庸，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反倒常常会撞击出几朵美丽的火花，创造出多彩的人生来。

人生是需要去品味的。生活的道路上到处有美丽的风景，但它要靠自己去细细地咀嚼，细细地品味，通过观察、分析、比较去发现美，通过欣赏、体味自然和社会中的美，引起心底的共鸣，进而激发创造美的激情与欲望，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绚丽。善于品味生活的人，能从艰苦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情趣、创造欢乐，不会品味生活的人，即使客观条件再优越，也只能是庸庸碌碌、缺少色彩的一生。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日趋发达的物质文明，高速就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康熙皇帝的时代，边关上的一封鸡毛信，即使以六百里加急的特快驿马传递，到达京城时也已经十天、半月之后了，而在使用着传真、“全球通”、“伊妹儿”的今天，不管你的信息发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即时到达。快节奏成了当代人刻意追求的现代文明要素，吃饭

用快餐，读书找小小说，出门坐飞机，连走路也变得风风火火。

然而高速也不见得绝对的好。快餐全然没有传统饮食文化的优雅与美感，小小说又怎能与有着恢宏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细致的人物心理刻划的长篇巨著相提并论。过去上北京坐火车，一路上风光无限：江南大地上绣锦一般的万顷绿野，滚滚东流的万里长江，符离集风味独特的烧鸡，燕赵男儿慷慨悲歌的沧凉，还有车厢内各方旅客的融融情意，细细地品味起来，是多么丰富而美妙的人生阅历啊。如今去北京乘飞机，一个半小时的旅程，除了窗外蓝天高高、白云悠悠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快节奏下，人生缺少了一种细细品味的愉悦，于是，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间隙里，又不得不加进一点润滑剂，去茶室喝一杯清香扑鼻的碧螺春，到杭州西湖游船上悠悠地荡半日桨，找回些生活的情趣来。

物质文明也在改变着自然的状态：冬天变得不太冷了，天上的星星越发地少见，孩提时枝头唧唧喳喳的鸟鸣声听不到了。人们在享受看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种种方便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青山绿水、千里莺啼、繁星当空、四季分明的生态环境，他们终于懂得了，如果缺少了这些，再丰富的物质享受也只是些没有情趣的生活。

生活的质量在于细细地品味，品味自然，品味文明，品出高下优劣，品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来。

购粮本

星期天，无意中从抽屉的角落里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昔年的购粮本。我已经记不清这是一生中领到的第几本购粮本了，虽然它印制得很粗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丑陋不堪，但我依然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感。多少的辛酸与苦楚就深藏在购粮本内那一行行潦草的购粮记录之中，叫人难以忘怀。

购粮本大概起始于五十年代，我从刚刚记事起，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只有拥有了城镇户口的人才具备吃商品粮的资格，才能领到这本购粮的小本本。本本上明明白白地记载着该户的人数，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还盖着一个当地粮管所的红印章——印章虽小，却代表着某种神圣的权力。购粮本成了城里人的一种重要标志，所以我一直对它怀有敬意。我的那些在乡下种田的亲戚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小本本而常常觉得低人一等，常常对城里人生出无限的羨意来。

凭着这本小小的购粮本，我们每月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代粮卷和粮票，有了这些票卷，可以到指定的粮店内买到大米或者搭配的面粉和杂粮，可以进饭店用餐，还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用粮食制作的各種食品。人们有了粮票，出门才不至于尴尬，在那些日子里，粮票也许比钱还重要，没有粮票，你的钱再多

也买不到充饥的食物，因此也就失去了到处去走走的方便。只要控制了粮票的发放，坏人是插翅难逃的。

记得“大跃进”时期有一句口号叫“撑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但是那时候的肚皮好象永远吃不饱似的。应该说粮食的定额也不能算太少，有工作的每月27斤，闲散在家的23斤，长身体的中学生最优惠，好象是31斤，但就是吃不饱。老人说，那是因为吃不到荤菜，肚里的油水太少。尤其到了紧接“大跃进”而来的“困难时期”，不仅粮食的供应很困难，连各种副食品也日趋缺乏，油、肉、蛋、豆腐都要凭票购买，于是购粮本又派生出一种新的功能，成为各种副食品票证的发放依据。购粮本上很快被盖满了各种不同形状的印戳：“豆制品卷已领”、“肉票已领”，花花绿绿，杂七杂八。

感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说来也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后不久，突然粮食多了，食油多了，蔬菜多了，连猪圈里的猪也多了起来，虽然电视广播里还是常常报道哪里受灾了，哪里减产了，但是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还是一年比一年充裕。我们再也不用靠几张可怜巴巴的票证去排队买米、买油、买肉、买豆制品了，尽可以在市场上潇潇洒洒地挑挑拣拣压压价；每个人的肚皮都撑饱了，倒要为减肥而发愁了。购粮本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显耀，终于被人遗忘在抽屉的角落里。不过，也许有一天它还会被人请出来，放到博物馆里当作某段历史的物证。

“三大件”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三大件”这个词汇。它最早出现的时间大概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它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或出现在媒体上，直到近年中，使用的频率才渐渐地降了下来。

所谓“三大件”，是指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三件重要物品。在我的记忆中，最初只是指手表、缝纫机与自行车，以后，内容逐步提升，从收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和电风扇，到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再到电话、空调和摩托车，到近年中，那些先富起来的家庭已经演进到别墅和汽车的档次了。当然，这里的“三”字只是泛指数件而已，所指的内容各地之间也会有所差别，但这种渐次递进的趋势却是不会有变的。

早先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图个温饱，至于大件的耐用消费品怕是想也不敢去想的。直到六、七十年代，普通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所谓的“大件”，也只是姑娘们出嫁前才会羞答答索要的“奢侈品”。其实一听就知道，都是些居家过日子实用的物品：手表，怕误了上班的时间；缝纫机，缝缝补补勤俭过日子；自行车呢，也是为了方便上下班。

要说生活条件的改善，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七十年

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批地回城进了工厂，城里人的日子慢慢地宽裕了起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也不必天天泡在大田里磨洋工了，空余时间在自留地里鼓捣些蔬菜瓜果，搞点养殖什么的，或进乡村企业做工挣些现钱。肚子吃饱了，身上穿暖了，到年底一盘算还多几个钱，怎么化？买台电视机，过年时舒舒服服看几回大戏；到夏天再来一台电风扇，辛苦了一辈子，也享受享受吧。再后来，工厂里的工资奖金一年比一年增加，农村的收入也渐渐地可观起来，如果家里有人做点生意就更好了，于是，购物的手面更阔了，电冰箱、洗衣机、大彩电、空调，一台一台搬进了家门。现代人交通、通讯最重要，那就再安个电话，买辆摩托车，清费的档次就像芝麻开了花。

那时候，是否拥有“三大件”成了衡量家庭经济条件的重要标志。小伙子如果不备齐“三大件”，是很难把姑娘迎进门的，不少小伙子为了“三机一滴答”（收录机、手表等）和“四十八只脚”（家具）而奋斗，甘愿当三顿伙食只吃汤的“汤司令”，成了那个年代人们调侃的笑料。就连政府部门的调研材料中也常常把老百姓家中“三大件”的拥有量当作考查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还时时地出现在报纸上、广播电视里，被大家关心着。现如今，家电、大件物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早已不是“三大件”、“五大件”了，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好像多一件、少一件也不一定标志着富了没有，于是“三大件”的提法很少被人说起了，它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一个逐渐消亡中的“新”词汇。

除四害

说起除四害，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一档子事了，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都不太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这一辈人对此都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像昨天刚发生一般。这些事今天听起来像笑话，但是它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精神面貌和工作方式。

“四害”，刚开始时指的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认为它们是传播病菌、糟蹋粮食的坏东西，于是根据上级传达的精神，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除四害运动。为了除恶务尽，层层下达了指标，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除四害运动达到了高潮。

那时候我正上初中，每个学期老师都要布置每个学生必须消灭的“四害”的指标。消灭苍蝇、蚊子好象不算太难。起初，我们每天拿了苍蝇拍子和纱布网兜追着拍苍蝇、捕蚊子，过了一阵子觉得这种方法太笨了，于是专找臭水潭子去兜蚊子的幼虫子了，还特意找到乡下路边的露天粪缸捉粪蛆。好在那时的孩子绝无现在独生子女的娇气，只要能完成任务，我们还是愿意去那些地方受熏的。到了冬天，苍蝇绝了迹，但也难不到我们。通过同学的亲戚，我们钻到酱园的工场里，在酱缸

周边的浅土下挖苍蝇的蛹，天天超额完成上交指标。不久，秘密被人发现了，于是酱园里涌进了大批的学生，很快把蛹挖尽了，最后连空心的蛹壳也混进去充数，好在老师也不会一个个去查看，所以常得以蒙混过关。

可是老鼠和麻雀就不是那么好逮的了。虽然家里也安了不少抓老鼠的夹子和笼子，但是也许因为那时的粮食太金贵，都藏得严严的，哪有老鼠偷吃的份，于是不少老鼠迁居到野外去了，害得我们常常几天抓不住一只。偶尔有了战果，也因为一家大小人人都有任务，所以首先要让给大人去交差，我们小孩一般是轮不到的。抓住的老鼠，只要把它的尾巴割下来上交就行了。为了鼓励抓老鼠，还采取了激励措施，交一条老鼠尾巴奖给一两粮票，我们再用这粮票向农民去换老鼠尾巴，这才勉强把任务敷衍过去。

城里人一般都没有捉麻雀的本领。麻雀都落在高空的电线上，奈何它不得。怎么办？最后，终于有聪明人想出了绝“妙”的办法，于是，所有单位的职工、学校的师生、街道的居民都接到通知，在规定的同一时间内全体出动轰麻雀。一时间，屋顶、窗口、操场、大树上都站满了人，大家手持锣钹、锅盆、畚箕、脚炉盖拼命地敲打，直着嗓子嗷嗷叫，想把麻雀从空中、从电线和树梢上轰落下来。吓昏了头的麻雀也搞不清这群吃饱了撑的人在搞些什么名堂，只是拼命地往野外飞，偶尔有几只吓破了苦胆跌落尘埃，成了这场人民战争的辉煌战果。

后来传来小道消息，说国外有人写文章欢迎中国的麻雀先生和小姐去他们那里定居，因为在他们看来麻雀对于人类利大于弊，是除虫的益鸟。不久，听说“四害”中没了麻雀，它

的位置让给了臭虫。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像口大热锅，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全民炼钢铁，全民吃食堂，无论干什么事都像在搞“运动”，除四害自然也只能是一场运动。直到饿了几年肚皮，头脑才清醒了许多，只是便宜了臭虫，没有受到全民动员的剿杀，不过在以后的科学灭杀手段下也终于没逃过灭顶之灾。

再到后来，1976年的金秋日子里，中国人民又除了一次“四害”，这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然，那是另一领域里的事了。

打补丁

“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这句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俗话，终于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一方面是因为如今实行了计划生育，一般不会再有阿三出生了，就连阿二也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如今生活条件普遍改善了，孩子成了家庭里的小太阳，哪个男孩不穿戴得整洁漂亮？哪个女孩不打扮得花枝招展？什么叫补丁，他（她）们绝对是听不懂的。

回至二三十年前，我们又哪一个不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衫走过来的呢？那时候，孩子们盼过年，一是为了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二是为了一件期盼了一年的新衣服。有时候，做母亲的省吃俭用也许还满足不了给孩子做一身新衣服的愿望，只好拆掉一件大人的衣服翻个身，将尚未退色的反面权作正面，给孩子做一件以旧充新的过年衣衫。至于平时，就只有穿旧衣破衫的份了，打补丁成了家常便饭。

别看打个补丁挺简单，人人都会做，但补得好与不好，却巧妙大有不同。粗制滥造者，打补丁只是补窟窿，把磨穿的衣衫窟窿盖没便成，而在巧媳妇的手中，打补丁就像绣花一样，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和细针密缝，补丁上照样会创造出美感来。

挑选补丁布是关键，这里面需要些审美的眼光，讲求与衣服原来的色彩、花样的搭配，或强烈对比，或色泽过渡，或和谐呼应，选好了，补丁也许反成了亮点。其次要设计好补丁的位置，除了补上破损处以外，还得考虑整体上的布局，或两侧对称，或虚实互补，或大小搭配，还是很有些学问的。你看京剧舞台上，《杜鹃山》中柯湘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衣服就绝对是件杰作，既给人以美感，又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那块补丁给人的印象至深。有时我甚至怀疑现在流行的各种镶色服装就是从补丁上吸取的灵感。

过去，社会上有一种专门给人缝补衣服的妇人，名曰“缝穷”，名字虽然有点怪，但十分贴切，打补丁当然是因为穷的缘故吧。以前的缝纫铺也总附带一项为人打补丁的业务。那时候，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走在大街上，绝对不会感到委琐、羞涩，裤子的臀部、膝盖处和上衣的肘部补上对称的补丁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比起今天的流行款式来也许毫不逊色。

时代不同了，今天几乎已看不到打补丁的衣服，但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有那末几个热衷于猎奇的年轻人，在好好的衣服上剪上几个洞，也算是一种时髦。当然，这与过去的打补丁已完全是两码子事了。

看 报

平生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一天不看，就会觉得没着没落的，就像欠下了谁的债一样。每天报纸一到手，先把各报的大小题目浏览一遍，择其可读者置于一旁，下班后拿回家细读，其余的则对不起了一卷了之。

如今的报纸早已不同于往时，常常 A 版、B 版甚至 C 版，篇幅很大，碰到重大纪念日还会临时增加版面。不过与国外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据说外国的报纸动辄数十页、上百页，礼拜日的报纸甚至会有数百页之多，真佩服那些外国佬怎么会有如此好的胃口每天去翻阅如长篇巨著的报纸。幸好各报的主要新闻总是大同小异，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也不是天天会有，但即便如此，没有半个、一个小时还常常看不下来。

现在报纸上最多的是广告，什么名牌汽车、新款家电、化妆品、保健新药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别出新裁的专题采访、特别报道，滔滔不绝、洋洋万言，说了半天其实还是在做广告。尤其是那些整版、整版的祝贺广告，哪家公司开张，哪个产品获奖，一段贺词下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祝贺单位的名字，天知道有几位读者会去看那些枯燥乏味、令人心烦的名单。不过

这样一来，报纸增加了收入，编辑少费了心机，读者省却了不少看报时间，倒是皆大欢喜。

当然，报纸上可读的内容还真不少：哪位要员出访了，政府出台了什么新法规，干部们都要细看；药品降价了，超市开张酬宾，老百姓最关心；至于谁家厨房失火了，某某贪官下了台这样的社会新闻，西伯利亚发现怪兽足迹，欧洲又有不明飞行物出现这样的海外奇谈，又哪个不想知道个究竟。看得痛快，拍案喝几声彩，看得堵气，尽可以发发牢骚，骂骂山门，就像锅炉上装个安全阀，压力太大时放放气，减减压，有什么不好。

看报的习惯各不相同。有人爱一字一句地读，有人喜欢一目十行地浏览；有的架子十足，泡上清茶点上烟，然后才会拿起报纸；有的随随便便，上洗手间出恭，也要拿份报纸解闷；我则习惯于每天洗完澡，靠到床上，然后翻开报纸一页页细读，看到精彩的片段，用剪刀剪下留作资料，看得乏味，权作催眠的妙法，不一会儿即可呼呼入睡矣。

各人看报的目的也不尽一致。有的把它当作精神食粮，每天不可或缺，有的只是作为消遣，没事随便翻翻。也有那末一段时间，读报成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无论机关、学校，还是企业、街道，每天组织读报学习，一个高声朗读，众人默默聆听，读到“最新指示”以及什么“精神”，或背诵，或讨论，这样便算政治挂了帅，提高了觉悟。这样折腾了几年，“革命”倒是抓上去了，生产却掉了下来，不得不多走了几年的弯路。不过，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装 修

家庭是生活中的一个宁静的港湾。人的一生很辛苦，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他们不断地奋斗、竞争、拼搏，累了，伤了，需要一个可以停下来歇歇脚，好好休息、调养的家，就像一条在大海中颠簸的小船，需要一个躲避暴风雨的港湾。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一些，于是有了化妆术，有了五彩缤纷的时新服装和花样翻新的精美饰物。同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家布置得更舒适、更温馨一点，于是有了家庭的装修。

对于平头百姓来说，装修只是近年中才有的事。先前，人们的经济收入也许刚够填饱肚子，哪来的闲钱管房子的事？即使盖了房的，也只图个实用，能遮风避雨就蛮不错了。这几年，人们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吃饱了，穿暖了，便有了爱美的心思。买几套时髦的服装，挑几样漂亮的首饰之外，就想再把住房打扮打扮。于是，请来了木匠、泥水匠、电工、管道工，摆开了家庭装修的战场。

最值得一提的是卫生间里掀起的一场悄悄的革命。一场歼灭战，把盘踞老屋的千年顽敌马桶先生驱赶出门，使人们从阿摩尼亚的长年熏蒸中得到了解救；一张浴盆和一台热水器，又

为人们创造了每天享受现代洗浴文明的物质条件，这卫生间的革命无疑算得是装修之役的第一大战果了。

此外值得赞叹的装修效果在厨房。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厨房是家庭中等而下之的一个地方。终年烟熏火燎、邈邈兮兮不说，就连所处的位置都是偏僻的下处，以至圣人要发出“君子远庖厨”的警告。其实，厨房乃制作食物的工场，是最应该讲卫生的地方，因此装修之役对厨房开刀，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管装修的档次差距有多大，但干净、明亮则是一律的，现代化的脱排油烟机使家庭主妇远离了油烟的困扰，功莫大焉。

当然，装修的重头戏往往是客厅和卧室，而人们装修理念分歧最大也在这里，雅俗文野之分于此立见。常常见到有的人只化少量的钱，就把家打扮得清新、典雅、不落俗套，给家人造就一个自然、温情的环境，使家庭成为宁静的港湾；而有的人却把应该宁静的地方搞成闹轰轰、火辣辣、五彩缤纷的娱乐场。虽然说人各有所好，然而家毕竟有别于公共场所。

家庭装修的成功应该体现在给人以舒适，因为人是物的主人，然而有些人自打装修过后，爱之深，护之切，天天擦拭洗刷，为了保持一尘不染，甚至限制了活动的自由度，可怜好端端一个让人享受的环境，异化为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人成了物的奴隶。这样的装修得焉？失焉？在下偶尔串串门，只要见到门外鞋儿杂陈，如停满舟船的渔港者，便觉兴致索然，顿生敬而远之之念。当然，这只是懒人的怪念头而已，一点也怪不得有洁癖的主人的。

婚 礼

节日的几天里，举办婚礼的尤其多，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婚宴开场的鞭炮声，乒乒乓乓十分的热闹。

一生中参加过无数的婚礼，老式的、新式的、阔绰的、寒碇的，可算得形形色式，各不相同。

幼年时，随父母去乡下喝喜酒，见识过一回老式婚礼。新郎信头戴“大英帽”（一种毡制礼帽），身穿长袍马褂，一副拘谨的样子。等到远远传来唢呐的声音，整个村子沸腾了，炮仗声中迎来了大红花轿。新娘从头到脚一身红：红盖头、红衣、红裙、红绣鞋，在喜娘的搀扶下走进堂屋，与新郎双双并立，于是司礼相公高声赞礼，开始了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的结婚大礼。等到进入洞房，挑去了红盖头，新娘的难关到了。按照老规矩，“新婚三日无大小”，娘舅叔伯邻里朋友都会来嘻笑打闹，新娘子只能文文静静地坐在床沿默默地忍受众人的调笑，就像一件摆放在大庭广中任人参观的展品，等待着一个陌生群体成员的鉴定，有时则更像一只围栏中的任人挑逗的小鸟。

听老人说，旧时做新娘真苦，磕头磕得头昏眼花，闹洞房闹得昏天黑地，新娘还得忍受饥渴，不敢喝水，不敢多吃东西

——洞房里塞满了人，吃多了喝多了，一时内急上哪去方便？其实城里早就实行了文明结婚，只是在偏僻的农村中依然旧习难改。

听祖父说过，镇上第一对文明结婚的夫妇是被誉为当代屈原的柳亚子和郑佩宜。1903年，他们在盛泽郑宅举行文明婚礼，废除跪拜，废除陋俗，这破天荒之举轰动全镇，人们争相观看，一时传为佳话。不过文明婚礼的普及，已是数十年后的事了。

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婚礼已经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那时正值“文革”之中，一切都讲“革命化”，再加上穷，于是一切从简。两个知青结婚，正所谓“拆铺并床”而已，两个铺盖卷抱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没有结婚照，没有喜宴，只是炒一镬瓜子烧一锅茶水，请几个知青朋友坐一坐，天南海北地闲聊一通，便告礼成。这样的婚礼，告诉今天的年轻朋友也许不会相信。

如今的婚礼越来越奢华。迎亲的车队一长溜，“宝马”、“凌志”、“凯迪拉克”，最不济的也要搞几辆“奥迪”，“桑塔纳”已经赶不上趟了。新人照例要到公园中亮亮相，挽手相依，款款而行，摄像师、摄影师前呼后拥，出足了风头。婚宴上，新娘一时客串起模特来，频频地换装，殷殷地敬酒，直忙得四肢乏力，香汗一身。

人人都说这样的婚礼繁文缛节，靡费钱财，然而人人都难免俗，总觉得人生就此一回，不如此被人笑话，于是不少人打肿脸充胖子，勒紧裤带撑场面，实在累得可以。

结婚，人生之大事也，然大事并非不可简办。近年中，一些城市盛行的旅行结婚，就不失为一种好形式。新婚燕尔，新

人双双蜜月旅行，避开市廛的尘嚣，到二人世界中去倾诉内心情愫，把自己的快乐融入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天地人合而为一，这样的愉悦一定是最能走向永恒的。

包 装

早年间，当我们的社会还处于准温饱型向温饱型发展的过程中时，人们的生活习惯都讲求实惠，“包装”两字的含义仅停留在实用的阶段。

如果家中来了客人，上食品店称二两糖果，店里的伙计会拿出一张未经漂白、外观粗糙的包装纸，把糖果包成一个三角小包，一个圆圆的肚子、两个尖尖的角，既结实又好看，摔在柜台上决不会散开。这样的包装除了实用以外几乎没有一丁点装饰的意味。

再讲究一点，如果想买些茶食送礼，那末只要向店员声明，他便会用一张厚厚的老草纸帮你把食品包成一个四方出角的硬壳纸包，俗呼“包扎”，上面再盖上一张红纸。这样的包装在当时已经属于高档了，提着这样的礼品出门拜客，也很拿得出手。

包装的简陋几乎成了中国商品的通病，于是即使有了一流的质量，中国商品依然只能成为外国市场上的地摊货，受尽了委屈。

世事变迁，日新月异。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已经充斥了“包装”。

走进商店，大到冰箱、彩电，小到两块饼干、一颗蜜饯，都有一件漂亮的外衣，尤其是那些保健品、化妆品和烟酒之类商品，无论是包装造型、图案设计，还是色彩搭配、印制质量都极尽奢华、精美异常。更有甚者，一件商品从内到外竟不厌其烦地裹上了六、七层的包装，引得舆论惊呼抑制过度的包装。商品包装的演进无疑是件好事，它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已经冲出温饱线，开始追求富裕，表明我们的市场已经告别匮乏，加剧了竞争。然而凡事总有个度，过度的包装既增加了商品的成本，也浪费了资源，这样的包装很不妥当，应该主动加以适当的节制。至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在商品质量上下功夫，专在包装上做文章，那就不免哗众取宠，有些蒙骗消费者的嫌疑了。

眼下包装的对象又渐渐地从商品延伸到了人。前些年，商海里流传着一种并非笑话的说法：下海经商，先贷上二十万元款子，化十万买来一辆进口摩托、一套高档西服、一身纯金饰物、一部“大哥大”，然后才“开张大吉”。因为非如此包装，别人也许不敢与你做生意啊。如今的社会讲知识化，于是学历、职称也成了包装的材料，单位的领导、公司的主管谁不想弄个××师、高级××的头衔戴着，于是上电大、职大、夜大“充电”成了热门。实在不济的，也有花点钱、通个路子搞一张××证书充充数的，名片上倒是好看了，但真才实学毕竟是包装不出来的。

包装个把人，也许问题不算太大，如果把个什么企业、项目“包装”起来，那可非同小可了。常常听到炒股的朋友喋喋不休地抱怨某某公司包装上市了，某某企业违规操作、做假帐，它这一“包装”，害得炒股朋友“瞎猫拖了死老鼠”，屡

屡上当亏了血本。这样的企业实在伤天害理，我想它们迟早会被送上审判台的。

说“玩”

眼下，“玩”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儿。不少年轻的朋友嘴里一不小心就会跌出个“玩”字来。

虽然“玩”字一直是个多义词，可作顽耍、戏弄、欣赏等多种解释，但是许多年来它主要还是指顽耍的意思。更由于我们的社会常常是严肃紧张有余，生动活泼不够，所以一般情况下，玩主要是孩子们的专利。成年人很少有玩的机会，即使偶尔想玩一玩，大概也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词，譬如玩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唱歌跳舞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至于玩扑克、玩麻将，那是要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不光彩游戏，经常会受到某种限制的。总之，那些年里似乎干什么事都有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命题，于是“玩”字被撇在一旁，成了一个谁也不愿意多用的字眼。

其实，玩是人的天性。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抱着玩的心态去做事，往往容易生发无穷乐趣，而只有产生了兴趣，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当然，带着崇高的目的去学习，怀着使命感去工作，也能产生巨大的动力，把事情做得非常优秀，但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毕竟是不现实的。

近些年中，随着开放意识的普及，整个社会的心理氛围变

得越来越宽松和宽容，自主选择学习专业，自由选择工作岗位，乃至辞职、跳槽都成了极平常的事。于是，人们有了充分选择的余地，可以自主地挑选一份与自己的兴趣相符的工作，反映到语言的变化上，就是“玩”字日趋成为一个常挂嘴边的词汇。

不少人喜欢把干事情叫作“玩”，写文章的作家叫玩文字的，种花的花匠叫玩花草的，卖陶壶的商人叫玩紫砂的，我甚至听到有人把办企业的老板称作“弄个厂玩玩”，虽然这里边掺杂着调侃的成份，但至少反映了当前“玩”字的时髦劲儿。其实这个“玩”字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写文章也好，画画也好，种花养草伺弄盆景也好，都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这些创造性劳动的人，其实真是怀有一种玩的心态，饶有兴趣地去探求其中的奥秘与真谛，从而攀上事业的高峰。虽然这个“玩”字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未免轻率些，有点玩世不恭，但它确实用得准确、很生动、很有味道。

如果说以上只是“玩”字传统意义上的某种用法的再现，那末下面这个“玩”字无疑是词义的引申和发展了。一些人称爱咬文嚼字摆弄典故的人“玩文化”、“玩知识”，诸如此类的还有“玩深沉”、“玩噱头”等等，这里的“玩”已分明是故意、卖弄的意思了。

变化永远是语词发展的主题，从顽耍到干事到卖弄，“玩”的词义在不断地丰富、延伸和扩展，同时它也变得更加生动、幽默和富有灵气了。

防患于未然

近日读《汉书·霍光传》，上有一段“曲突徙薪”的故事值得一看，不妨作一回文抄公直录于下：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馀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无）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无）恩泽，焦（焦）头烂额为上宾耶？’主人乃寤而请之。”

“曲”意弯曲，“突”即烟囱，“徙”指迁移，“薪”是柴草。有“客”看到“主人”家“灶直突，傍有积薪”，当即指出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劝他“更为曲突，远徙其薪”，可是这位主人未予以重视，以至“果失火”，酿成了严重后果。

这位主人至少犯了四个错误：一是建房的时候就种下了隐患，烟囱是直的，火星容易飞出；二是不注意防火措施，在烟囱边上堆放柴草；三是不接受忠告，未及时消除隐患；四是火灾发生后仍未认识到问题之所在，“灼烂者在于上行，馀各以

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因此今后还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直到旁人指出后，才“寤而请之”。

联想到当前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类似的错误仍屡见不鲜。国家再三要求工程建设要做到劳动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简称“三同时”），但是仍有少数企业忽视劳动安全设施的配套建设，以至伏下了不安全隐患；有的企业安全生产有章不循，甚至无章可循，对于安全监察部门查出的隐患敷衍了事，不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因此导致事故频频发生，企业领导忙于处理和应付，牵制了大量的精力，还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生产秩序受到影响，事故受害者和家属蒙受了痛苦。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生产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做到防患于未然，只要严格实行安全生产“三同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落实隐患整改措施，那末事故是可以杜绝或减少的。

这是“曲突徒薪”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

“厚养”与“薄葬”

孝，是人类道德范畴的一个永恒主题。

《说文解字》上解释“孝”为“善事父母者”。人都是父母所生，在长大成人之前，一般都由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所享用的物质生活条件一般也都是父母所创造，因此以孝事父母是子女们理所当然的义务。

可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孝道被无限夸大，抬到极高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丘认为，孝是行“仁”的基础，是道德的根本。《孝经》上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又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们把孝当作封建纲常名教的重要内容，宣传“百善孝为先”。这种孝道建立在家长的绝对统治权的基础上，提倡“孝顺”、“厚葬”，即父母在世时子女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志，不能有丝毫的违拗，父母亡故后的殡葬和祭祀要尽可能地隆重、铺张。

这种旧传统习惯直至今日尚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变形地发展。日前见报载，豫中平原某村六位老人的平均丧葬费用竟为老人在世时每年所能得到的赡养费的十倍；更有甚者，有的子女平时对老人不但不照顾，反而肆意虐待，有的斥责打骂，有的让老人干重体力劳动。对待老人，生前不好好赡养，却在丧

葬上大事铺张以显示孝，此种孝道实在令人可恼。

笔者认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孝道，应该是“厚养薄葬”。所谓“厚养”，一是在父母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子女要主动担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二是要尊敬父母，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只养活父母不等于孝，孝，有恭敬的意思，而我们社会主义的尊老美德是建立在晚辈和长辈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平等的基础之上，对父母的尊敬是对他们养育之恩的报答和对他们劳动的尊重；三是要关心和照顾父母，让他们能过上愉快、幸福的晚年。所谓“薄葬”，是指殡葬要简化，纪念仪式要简朴，不敷衍形式，重在学习老人的好品德。这方面，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虽然他的骨灰撒入了大海，但留在人们心间的是永不磨灭的高尚品格与精神。

群众期盼“大众化”

曾几何时，大江南北的城市集镇刮起一阵追求奢侈豪华之风；“广场”、大厦、精品屋充斥街头，尤其是高档餐饮业泛滥成灾，什么食府、“渔港”、美食城、珍味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席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动辄以四位数计，仿佛中国老百姓一夜之间都成了富翁。一时间大饼店、馄饨铺、传统小吃店纷纷改弦更张，经过一番装潢，“××餐厅”、“××海鲜城”一个个浓妆艳抹粉墨登场，成了前几年中一大景观。这一来不打紧，只是苦了一班平头小百姓，广式早茶吃不起，欲觅大饼油条豆浆而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目光转向街头巷尾的路边摊点。

这些年的路边饮食摊可算是抓住机遇乘虚而入了。群众的客观需要加上原有低档饮食网点的剧减，使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一而三，三而众，一发而不可收。这些摊点多数为外来无业人员经营，一无营业执照，二无卫生保证，马路上车轮滚滚，摊点上尘土飞扬，再加上日晒雨淋、蚊蝇侵扰，实在是既影响市容观瞻，又不利群众健康，更与建设卫生城镇背道而驰。

以上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督促整

顿，更重要的一面是必须提醒餐饮业的经营者的认真进行冷静反思。由于公费消费的迅速回落和个人理性化消费观念的逐渐成熟，高档餐饮消费已经出现相当一段时间的持续低迷，餐饮业的发展亟需把注意力放到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大众化饮食上来。

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高消费者永远只是少数。我们在国外经济发达的城市中看到，最兴隆的餐饮店是普通老百姓光顾的快餐店，这是消费的主流。高档次的餐厅当然需要，但如果一哄而上，忽视了主流，难免要陷于盲目性，哪里还谈得上效益呢？且喜最近已有一些明智的经营者开始推出普通消费服务，恢复了部分传统点心、食品的供应，深得老百姓的欢迎。

群众期盼着“大众化”。

不要冷落了中式服装

近些年来，各种款式的西式服装涌入开放后的中国，给单调沉闷的国内服装业吹来一股清新而温馨的春风，催开了服装园里的朵朵鲜花。一时间新潮时装后浪赶前浪，令人目不暇接，爱美的青年男女趋之若鹜。男士穿一套合身挺括的西服，或者上身一件潇洒自如的夹克衫，下身配一条牛仔裤，显得那么精神，风流倜傥。女士们就更别提了，少女们的迷你裙、健美裤，职业女性的长风衣、西装裙，一件件风格各异、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就连中老年妇女也不甘寂寞，悄悄换上了花衫长裙，“聊学少年狂”，再现当年风采。

可是，面对这服装百花园，我总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

前年赴境外参加经贸活动，男士们清一色西装革履加领带，尽管我们都是风度翩翩，仪态万方，丝毫不比外国人逊色，但不知为什么，在外国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是个低鼻梁、黑眼珠的假洋鬼子。服装少了点民族特色，实在是一种欠缺。

近日去内地某市参加一个活动，接待单位独具慧眼，从会场到食宿地，一概以华夏独有的民族风格装饰之。尤其是接待人员的服饰：服务生们一律驼色中装，温文尔雅，给人亲切之感；礼仪小姐头梳螺钿髻，身穿绛色丝绒旗袍，淡施脂粉，款

款而行，一派中华神韵，衬托出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庄重、典雅、含蓄而又不失天然。身处如此赏心悦目的氛围中，真是一种享受。

由此想到，目前所流行的种种服装是否太西化了？我们毕竟是龙的传人，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服饰文化深厚而丰富，这传统就这么断了不可惜吗？

我不是个复古主义者，并不主张国人再穿戴唐宋盛装，也深知服饰必须随时代的推进而逐渐演化，适应环境，适应需要，具有时代精神，但是不管如何变革，民族的风格不能丢，何况中式服装的洒脱、舒适、美观、大方确实胜西式服装一筹。我们的服装设计师们千万不要冷落了中式服装。尤其在国际交往的正式场合中，我们是否更应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呢？每当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南亚、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身穿本国特色服装出现的时候，我总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正式的国服呢？

我的集藏观

偶读海铭先生的《仿制与检漏》，颇有同感。古玩工艺品市场本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作假仿古之作固然不少，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也许能“淘”得一二上品，当然这是既要有眼力，又要有运气的。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花钱不多，就是买回了赝品也不必沮丧，只要这“假”作得认真，有味，看着喜欢，也就不失为一件好作品。说实话，上乘的文物古玩价格昂贵，我辈工薪族是无论如何也玩不起的，实在有此嗜好的话，只有退而求其次，找些入流的仿制品置于案头，闲遐时把玩一番，也算聊胜于无吧。

我的博古架上就有几件自己颇以为然的仿古工艺品，虽然所值无几，却深得我意，每每在读书作文略有倦意时，视之，抚之，陶然自得，颇有解乏之奇效。

一件仿古青铜器羊尊，是我三年前从古都西安购得。那年初游西安，深为古都博大深睿的文化积淀所震摄，临归之期，寻寻觅觅，必欲访一件能表征西安千年古风的物品以作纪念。迫于囊中羞涩，不敢在文物商店里过多盘桓，最后找到一家专门制作仿古青铜器的工艺品厂，比较再三后，选中了一件仿制的青铜羊尊。原物为商代酒器，出土于陕西宝鸡，属一级文

物。它通体作绵羊形，头、背为盖，盖面饰饕餮纹，前有立夔，后有立鸟，体侧饰龙身凤首的长形花纹，云雷纹衬底。观其全貌，造形生动逼真，古朴庄重，憨态可掬。羊尊所处的年代与古都的历史相吻合，身价当属翘楚，且仿制工艺精良，通体铜绿几可乱真，算得上是一件佳作，值得收藏。虽然此物要价不菲，但尚在本人的支付能力范围内，于是便成了我架上藏品。

另一件澄泥石壶，是从吴县藏书一位石雕工艺品厂长手中求得。93年去香港参加贸洽会，那位厂长隆重推出一批澄泥石雕工艺品，其中就有此壶。藏书乡盛产澄泥石，乡人多刻砚雕壶为生者，其中不乏佼佼者。一般人但闻澄泥制砚为佳，却少知其作壶另有妙处。这把石壶仿古壶之式，貌若一段刚刚锯下的老树干，借澄泥石斑驳的暗灰色状枯萎的树皮，壶嘴、壶把雕作虬枝，一眼望去，石色苍苍，古意浓浓，立刻心生爱意，不忍释之。会后，承该厂长成全，以低价转让，于是我把它当作宝贝似地捧回家中，高置案几，每日赏玩。

纵观我的收藏物，几乎无一珍品，然每一件都有其来历和可爱之处，我从不因其出身低微而生轻慢之意。爱我所爱足矣，这便是我的集藏观。

少说些洋话

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因此，除了一些特定的版面以外，一般要求其语言文字通俗、易懂、大众化，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消化。

近年中，媒体上悄悄刮起一股小小的欧化风，一些经过缩写处理的英文名称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如前些年的 CD、DVD、CT、MTV 以及最近常见的 WTO、IT、IC、IP、APEC、AFG，一时令许多读者、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别说粗通文墨的人大惑不解，就连一些具有一定文化功底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在此卡壳。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推进，作为世界各国间信息交流时普遍使用的英文在逐渐普及之中，因此媒体上偶尔出现一些英文词汇本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忘记，媒体服务的对象毕竟主要是普通群众，所以一般情况下英文词汇的使用应是极有限的，适可而止为好，使用时最好有适当的说明，让观众、听众和读者听懂、读懂，否则让人如坠云里雾里，懵懵懂懂，那么，媒体应有的信息传递作用肯定会大打折扣的。至于简写的英文名称，它本来就是用英文名称中几组单词的首个字母连贯而成，从字面上根本读不出它所表达的意思，只是某个名称的

代号而已。这样的代号，即使精通了英语也未必能弄懂，何况普通的老百姓？

其实在国内的媒体上，这些英文的简称完全可以改用中文简称，譬如，世界贸易组织可以简称“世贸组织”，为什么非要写成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的简称 WTO 呢？笔者曾在某报上读到一篇介绍 IT 产业发展状况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对通篇无数次出现的“IT”两个字母皱起了眉头，我只约略知道“IT”是指信息一类意思，但对其正确的词义不甚了了，从而影响了对文章的理解。我找遍全文就是找不到对“IT”一词的哪怕一丁点的说明，遍问同事，亦无人能很准确地作出解释，于是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这样的经历经常会碰到。

建议写文章的作者和媒体的编者多考虑受众的知识水平，在遇到此类情况时，适当作些文字上的处理，少说些洋话。如何？

“戏说”与历史

近几年来，影视界刮起一股“戏说”之风，一时间秦始皇、武则天、乾隆皇帝、慈禧太后充斥荧屏，把一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历史故事和传说炒得沸沸扬扬。

我们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那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无数英雄志士、才子佳人演绎了一个个或悲壮激越，或缠绵悱恻的动人故事，通过官修的史书、士人的笔记或民间口头文学传至今天，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历史，除了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修史外，不少士大夫也常常把搜集记录史料和研究历史当作一件值得终身为之努力的大事来做，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书史料。但是，限于当时收集信息手段的原始落后和修史者思想观点的制约，其完整性和可靠性常常引起后人的争议，以至不少史实与民间的传说相悖，成为今天影视作品中纷纷“戏说”的依据。

作为文学作品，把流传于民间的一些传闻抑或历史故事加以渲染发挥，使之更曲折、更强烈、更感人，原也无甚不妥，只是千万别片面地为了强化情节而去随意篡改或杜撰已被公认的历史事实。否则必将误导视听。

这几天，中央一台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

吸引了不少关心历史的观众。从已播出的八集来看，确是部优秀的历史剧，本子好，演得更好，尤其是焦晃的康熙帝和唐国强的胤禛，可以说是栩栩如生，以至每晚敲过八点，我就沏上一杯茶，认认真真坐在电视机前恭候此剧的播出。但就是这样一部制作严谨的作品，在某些细节的编排上也出现了不应有的谬误。

第八集中，康熙帝巡幸热河围猎一幕颇为精采。康熙帝以金如意为赏物，让众阿哥竞猎，正当王公大臣们为如意应归何人而众说纷纭时，小小年纪的皇孙弘历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毫无怯色地侃侃而谈，博得了康熙帝的注意和疼爱。此事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夺嫡之争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作者安排这样一个情节，也许是为了烘托气氛，并为最后胤禛的继位埋下伏笔。然而仔细一想，不对了。稍稍了解清史的人都知道，康熙皇帝与他最宠爱的皇孙、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都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发生上述一幕时弘历尚未出生。让一个本未出世的人提前出现在冲突之中，以至让人觉得故事情节不可信，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我并不反对对存疑的历史故事和传说重新进行诠释、猜测或者戏说，也不反对依据史实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总不能违背人所共知的史实啊，因为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第四辑



千年胡杨

在新疆，最能震撼人心的是什么？不是天山上如仙境一般的天池，不是火焰山炽热的高温，也不是倏忽而至遮天蔽日的大沙暴。我坚信，最让人心灵震颤，只要见过它便终生不忘的唯有戈壁滩上不朽的胡杨。

在新疆，胡杨树被誉为沙漠之魂，它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是千里沙海中顶天立地的汉子。

当你穿过天山，进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生命的绿色便从你的视野中渐渐地消失，那不尽的黄沙铺天盖地，似乎要扼杀一切物种生存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从塔克拉玛干北缘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之间，到干涸的罗布泊畔，以及沙漠深处的克里雅河和尼雅河下游，顽强的胡杨组成了一道天然的绿色走廊，它们阻挡着风沙对羸弱的戈壁绿洲的无情侵袭，为苍凉的大漠凭添了几许生机，也为地处西域的新疆保存了一条通往青海、甘肃的重要古道。

从于田古城骑骆驼出发，沿着克里雅河北行二百多公里，在茫茫的大漠中心有一片原始的胡杨林，千万年来自生自灭的原始生存状态，为胡杨林留下了一幅与恶劣的环境不屈抗争的

悲壮场景。在一棵棵枝叶繁茂的胡杨树中间，早已干枯的硕大树干巍然兀立，顶端的老枝如高高昂起的颈项，它是真正的战士，在与大自然的生死搏斗中可以死亡，但决不屈服。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一棵棵枯死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沙土中，也不知道它们已在这里沉睡了几百年还是一千年。这些枯死的倒地的胡杨，展示了一种虽死犹荣的不屈精神，它们的悲壮给人的心灵以猛烈的撞击，激励人们去向恶劣的环境发起挑战。

胡杨，酷似杨树又长在西域，所以得了个胡杨的俗名，在新疆也有叫它胡桐的。它的叶片很小，花很小，结的籽也很小，籽儿随风飘扬，只要哪里有水，哪怕是人畜难饮的盐碱苦水，它也能扎根生长，而且长得很快，最高可以长成15米的参天大树。胡杨的树干会分泌一种被称作“胡杨泪”的树脂，从中可以提取胡杨碱。我在新疆的那些年里，做发酵馒头时使用的便是这种胡杨碱。找来一片淌着胡杨泪的树干，浸泡在水桶内，不久水就成了棕红色，这就是和面用的碱水。别看它颜色不雅，做成的馒头却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我们都特别爱吃。胡杨树还是盖房、造纸、做家具的好材料，用途很广，难怪维吾尔族老乡要说胡杨是“胡大”（伊斯兰教徒的“上帝”）给他们的恩赐。

一种生命，不求索取，只有奉献、战斗和牺牲，它一定是悲壮的，这种悲壮也一定最能震撼人的心灵。用它来指胡杨，那是最适合不过的。

敦煌与莫高窟

汽车一路飞奔，穿越了延绵千里的河西走廊，进入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竟藏着一块十分繁华的绿洲，它就是敦煌。敦者，厚也，大也，煌者，盛也，敦煌也就是辉煌盛大的意思。自古以来，从敦煌到玉门关，到阳关，向东往长安，向西直达西域诸国，这条西风古道上哪一天不是驼马络绎于道，商旅连绵不绝，中原的丝绸、瓷器和农业生产技术，西域的胡桃、石榴以及百戏杂耍，都通过这条大道交流传播，以至出现千年不衰的盛况。

初到敦煌，发现敦煌有四多：沙多，瓜多，游人多，宾馆多。出城数里便是戈壁沙滩，所以敦煌曾有“沙洲”之名。这里又盛产甜瓜，这里的甜瓜与兰州的白兰瓜，鄯善的哈密瓜相比毫不逊色，也许是这个原因，故而春秋时期敦煌又称“瓜洲”。今天的敦煌市内完全成了旅游者的天下，中国人、外国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黑眼珠、蓝眼珠，金发、黑发、卷发，什么样的人全有，操着南腔北调和伊哩哇啦的各国语言到处闲逛。城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排列在街道两侧的众多宾馆、旅店，店招上的“沙洲”、“阳关”、“鸣沙”、“月牙”、“飞天”、“丝路”透出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吸引游人去

细细玩味。

在敦煌的市中心，有一座叫作“反弹琵琶”的大理石雕塑，这是从莫高窟中选取的一个最能代表敦煌艺术特色的典型形象。反弹琵琶本是唐代宫廷乐舞中的一种舞蹈绝技，形象十分优美，当这个美丽的造型被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借鉴而广泛传播开后，立刻震惊了整个艺术界，人们被她优雅、飘逸的气质和柔和、流畅的动感深深地打动了。一时间，她成了许多艺术样式的创作主题，激发了无数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成了人见人爱的美好形象。今天，她作为敦煌的标志，高高矗立在闹市区的街头，真为敦煌增色不少呢。

如今的敦煌早已不再是东西交通大动脉上的重要驿站了，然而一批批的游人依然蜂拥而至，他们的目标都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距市区东南 25 公里的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从公元 366 年起，历代的僧人、艺师和工匠在这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了数百个大小不一的佛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彩塑、壁画和佛像，即使在历经一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如今依然保存了两千多身彩塑和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

一百年之前的 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箎扒开了一间被流沙掩埋了的洞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竟然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艺术宝库之门。在这个貌不惊人的藏经洞内，秘藏着上起三国下至北宋的佛教经文和书画五万余件，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无疑是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并由此而建立起一门气势恢弘的“敦煌学”。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也引来了文化盗贼。短短的几

年中，俄国的勃奥鲁切夫，匈牙利的斯坦因，还有法国人、日本人一次次从王道士的手中骗走了一批批经卷、文书和绘画，三万多件文物先后流失海外，以至今天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只能无奈地从外国博物馆中买回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此后，一批中国的画家、学者先后钻入莫高窟的洞穴中，开始了临摹、修复和研究，从张大千、常书鸿直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他们一钻就是几年、几十年，终于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回了“敦煌学也在中国”的评价。

在莫高窟，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年轻学者领着我们参观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洞窟，虽然我们全是地道的门外汉，并只是匆匆的一瞥，但还是强烈地感受到敦煌艺术的震撼力。从一批批外国研究者和游人观赏时虔诚的脸部表情中，我也强烈地意识到敦煌艺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崇高地位，它不仅属于中国，它还属于全世界。它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永远的月牙泉

去敦煌，除了瞻仰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千佛洞以外，最诱人的去处就必定是鸣沙山下的月牙泉了。

江南人看惯了太湖、西湖、玄武湖，享尽了浩渺的湖面、清澈的绿水、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水乡温情，也许会瞧不上月牙泉那一汪逼窄的泉水和它四围荒芜的沙丘，但对于我这个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出来的“新疆人”来说，月牙泉无疑是个奇迹。在大戈壁中苦熬的那些岁月里，我们每天与黄沙打着交道，深知这横无际涯的黄沙的脾气：只要稍稍起一点风，那纤如粉末的细沙便随风而起满天飞舞，如果碰上大沙暴，那挟裹着黄沙的黑风无情地肆虐，可以叫白天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可以把整个沙丘削平移走。就这么一个依偎在鸣沙山高高沙丘下的小不点儿似的月牙泉，经得起几回风沙的侵蚀？但不可思议的是它竟奇迹般地夹在两个沙山之间，历经千年而未被黄沙吞没，那月牙儿似的一潭泉水也从不枯竭，如一块镶嵌在金色锦缎中的闪光的绿宝石。

当我们踩着没过脚背的黄沙，绕过一座沙山来到月牙泉边时，让我深深感动的是那碧绿如玉、清澈见底的泉水，而同伴们却被那座虽然陡峭但坡面竟平滑得像一块软绸的高耸

的沙山所吸引，纷纷撒开双腿匆匆地扑向沙坡。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是爬沙坡正好相反。脚踩在沙窝里，如踩在软不拉叽的棉花堆里，脚下的细沙唰唰唰地向坡下流去，像一条湍急的溪流，两条腿使不上力，脚步稍一停，就像踩在滑梯上，跟着沙子向下淌。就这样走一步淌半步。走了半天还在半坡上。凭着当过几年大漠人的经验，我建议同伴们脱去鞋袜，学着走蛇步。撑开的五个脚趾，多少增加了一些摩擦力，减缓了下滑的速度，而学习蛇行走成人字形呢，又减缓了坡度，这样虽然多走了一点路，效果还是很好，终于勉强爬上了山头。

坐在山脊上，我一边休息，一边俯视着山下的月牙泉发呆。漫漫的黄沙中孤零零地躺着一弯明净的泉水，它像怀春少女妩媚的眼睛，传送着消魂的脉脉秋波；又像大漠人精心酿制的一池琼浆玉液，给沙海带来了绿色，带来了青春，带来了希望。多美的月牙泉啊！但是每天从沙山上流淌下来的沙尘何止百吨、千吨，山脚的泉水为什么没有被风沙吞没呢？

下山时，我们一屁股坐到沙坡上，两条腿高高地翘起，头背紧贴着沙面，以手为篙，沿着陡峭的坡线向山下滑去，这种感觉就像在猛洞河上漂流，妙不可言。滑行中，我似乎感觉到薄薄的沙尘拂面而来，轻轻地打在脸颊上，痒痒的。我睁大眼睛贴着坡面仔细地盯了一会，好像看到一层细沙随着轻风向山顶飘去。

山下的一位老人告诉我，月牙泉的秘密全在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气流在两座沙山之间的月牙泉湖面上形成了一个涡流，每天从沙山上滑落下来的沙土，又被晚风送回了山

脊，因此沙山始终保持着原状，月牙泉也永远留住了青春。我听得将信将疑，这种复杂的流体力学原理我也许永远弄不明白，我只是感谢造物主慷慨的恩赐。它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月牙泉，为大漠留下了一块永远璀璨的绿宝石。

河西“酒”廊

从兰州驱车西行，丝绸古道的两侧山高地旷、人烟渐稀，天地之间充盈着一股大西北所特有的苍茫、粗旷的豪放之气。当汽车加大了油门，喘着粗气，艰难地爬上了高高的乌鞘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遥望着西南方向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心里默默地念叨：“久违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的甘肃境内，是一条连结内地与新疆的天然通衢。三十年前，我曾许多次从这里经过，它留给我难忘的印象。河西走廊的地形十分奇特，南有祁连山，北有合黎山和龙首山，两山夹一道，形成了一条长约1000公里，宽仅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生的“走廊”。如此的天险，当然也就成了历代兵家必争的要冲，于是留下了处处烽烟、堆堆白骨，留下了断断续续的汉、明长城陪伴寂寞的旅人，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慷慨悲歌代代传唱。

千里走廊虽然是沙砾碎石的天下，但是这里也不乏一片片美丽的绿洲，它们像一条用丝绸古道串成的珍珠长链，镶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每一颗珍珠都有一个历尽沧桑的古老名字：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

玉门关，每个名字又连着一串英雄的业绩和惊天动地的征战往事，令后人生发思古之幽情。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何止万千，然而我却唯独记住了关于“酒泉”的一段轶闻。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旋即“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两次大破匈奴，打开了西域通道。武帝特赐酒一坛，以示嘉奖。御酒送到军营，却难住了这位未满20岁的大将军，他想，这酒虽然是赏给他的，但三军将士也功不可没啊，无奈酒少人多，怎么办？他灵机一动，遂倾酒入泉，和众将士一起取而共饮。据传，十万将士畅饮三日，泉水依然酒香四溢，绵绵不绝。酒泉之名遂由此而得。

这位英年早逝的骠骑将军，曾立志“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他先后六次北击匈奴，战功赫赫，在千里河西走廊留下可供凭吊的战场遗迹比比皆是，但是为什么不少遗迹早已湮灭尘封，唯有这酒泉的传说能代代流传、有口皆碑？我想，虽然历代名将数不胜数，然而能功而不傲、赏不忘部属者实属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酒泉的故事得以跨越时空、美名永存的原因吧。

到了今天，你在河西道上行走，留给你印象最深的仍然是关于酒的故事。一路上，我们到处能见到酒的广告，据说河西的每一个市、县都生产名酒，河西最有名的旅游纪念品是斟洒葡萄美酒用的当地特产夜光杯。河西的汉子可以没有佳肴，但决不能少了烈酒，在张掖，一位当地的朋友作东为我们洗尘，竟一连敬了十杯，而且每杯都有一种劝酒的说词，让我们大大地开了一回“耳”界。

河西，真可算得是一条“酒”廊啊。

西安碑林

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古往今来，书法的精品之作层出不穷，代代不绝，积累起一笔丰厚的艺术财富。为了保存和展示书法的精品（当然还有其它功利性的因素），古代的士人们创造了碑刻的美妙形式，从而为今天的学子们基本完好地保留下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就是临摹着《玄秘塔碑》、《多宝塔碑》等字贴学会写字的。

浩如烟海的碑刻散落于庙堂内、学府里、陵寝间、园林中，成为泱泱大国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独特景观，深为国人所厚爱。千百年来也不乏有心人或将散落于各方的碑石汇集于一处，或收集专一命题之诗文佳作，邀书家、刻家精心制成碑刻，于是便有了碑林、碑廊与碑群。纵观今日华夏大地，这样的名胜何其多矣：西安碑林、桂林碑林、黄河碑林、岳阳楼碑廊……真可谓遍布海内，蔚为大观，然其中独领风骚者，唯西安碑林耳。

西安碑林之名扬海内，确乎名至而实归。史载，西安碑林建于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算得上是我国众碑林中的前辈了。初建之时，原是为了保存唐代的《开成石经》，以后的近千年中，碑林陆续收藏了汉、魏、晋、隋、唐、

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法碑刻二千余件，是我国保存碑石最多的一处地方。尤为难得的是，这里集中了堪称书法盛世的唐代诸位大师的精品之作，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到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名单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列，这是任何一处碑林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初到西安，我就为古长安城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所倾倒，在随着游伴参观过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华清池后，我独自一人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那座隐于老城区旧街坊之间的著名碑林。这里没有高耸的门楼，没有华丽的装饰，一进入站满碑石的厅室内只有历史的凝重和令人肃然的静穆。略显阴暗的室内只有三三两两的参观者虔诚地凑近在石碑前仔细揣摩那一幅幅铁划银钩、龙飞凤舞的书艺。欧阳询的刚劲峻拔、开朗爽健，虞世南的蕴藉尔雅、圆融遒丽，褚遂良的明丽劲练、疏瘦多姿，张旭的严整清朗、劲健自在，颜真卿的丰整端和、以拙为巧，怀素的飞扬圆转、奇谲多变，柳公权的刚健峻洁、疏朗开阔在这里一一展示丰采，争奇斗艳，交相辉映，汇成书法艺术的汪洋。我呆呆地伫立于颜真卿的《勤礼碑》和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前，强烈地感受到书法艺术魅力在我心底的震撼，虽然未曾感极而涕下，但眼眶中似乎已经稍稍有些潮润。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精品、神品，我已来不及用眼睛去一一欣赏，而只是以心去感受这种艺术的氛围，心头徐徐升腾起一缕朝圣般的满足心理和幸福感。

走出碑林，我依然一阵阵地唏嘘不已：古老的帝都、恢宏的碑林，真是绝妙的组合。非西安怎能容纳得了如此古意精湛的碑林，无此碑林，西安城又哪有如此浓重的文化底

色。“曾经沧海难为水”，由此走出，也许天下所有的碑林都
不足以令我动容了。

乔家大院小记

乙亥仲秋，余赴太原开会，途经祁县，得游乔家堡村之乔家大院。此院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及电视连续剧《晋昌源票号》之主景地，现因影视之播映而名噪全国，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风格之典范。

大院占地百余亩，共六大院，套二十小院，房三百余间，外围以丈余之高墙，建筑布局为一“囍”字，屋顶有走道相通。乔氏全盛时，有三百名家丁护院，可谓势巨也。此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迄今二百四十年，经乔氏五代三次扩建，风格浑然一体，实属罕见。

大院之正门在村内僻巷中，门前一副对联曰：“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出主人之希冀。门顶有匾额，书“福利琅环”，为光绪年间山西巡抚某君之手笔。大院堂名“在中堂”，取乔氏中庸之信条，各院、厅、堂、门楼皆精雕细刻，富丽堂皇。

第一院为老院，进门即见墙面一大型砖雕土地祠，宽高各丈余，名福德祠，祠额雕四狮一如意，隐喻四时如意，又有梧桐、古松，六对花鹿双双相合，称“六合通顺”，极为精致。入内，地势渐高，取“连升三级，步步高升”之意。进二门，

其正厅悬“为善最乐”匾，晋人曰乔氏治家极严，不赌博，不纳妾，不取不义之财，乐善好施，乃本份人家。《大红灯笼高高挂》取乔家大院之景，人皆以为言乔家之事，实属误会。第二院为乔氏第三代乔致庸所建，时乔氏势盛，建筑更为考究，堂匾曰“光前裕后”，足见其得意之心态矣。

六大院内陈列乔氏家族部分实物，其中三件可谓罕见：一为院中有三面犀牛镜，二大一小，大者高二米余，以铁黎木为架，嵌玻璃镜直径逾米，至今完好无损，光亮照人；二为巨型算盘，长2.64米，共99规，为平生所未见；三为慈禧钦赐之一对九龙灯，乌木所制，据传叶赫那拉氏1900年避八国联军之祸，远遁西安，途经山西，乔氏助银十万两，慈禧返京后赐二灯以彰其举，二灯为世所仅存矣。

乔家大院辟为旅游点后，又在大院内设祁县民俗博物馆，展示山西四时风俗，颇可一览，惜因时间仓促，未能细细品味，然已得三晋古风之一斑也。

晋祠行

九五年国庆前夕，与上海顾君同游太原晋祠。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之悬瓮山麓，始建于公元五世纪北魏之前，系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因姬虞封于唐（即今太原地区），名唐叔虞祠（叔者次也），因位于晋水之源，又名晋祠，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曰：“不去晋祠，枉到太原”，可见其胜矣。

晋祠前有高大牌坊，上书“名播三晋”，已道出晋祠之妙。进大门为水镜台，台柱上挂一联：“水秀山明无墨无笔图画；鸟语花香有声有色文章”，颇具情趣。后为大戏台，台左有一水渠，即名闻遐迩之智伯渠，惜因水源难老泉枯竭而干涸矣。

过智伯渠有殿宇数幢。左为文昌宫，供奉文昌帝君，为读书人所崇祀之神也。内有七贤德祠，纪念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王琼七位贤德君子。此七子或生于此，或曾居于此，皆与晋祠有缘，其中范仲淹乃吾吴人，北宋政治家，官至参知政事，庆历四年（1044年）至太原，留下《题晋祠》诗一首：“神哉叔虞庙，地胜出佳泉。一泽甚澄澈，数步忽潺湲。此意谁可穷，观者增忝虔。锦鳞无敢钓，

长生如水仙。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字里行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拳拳之心昭然可见矣。有意入内拜祭一番，却有铁将军把门，只得作罢。祠外有唐槐一株，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千年古树极为难得。

中为东岳祠、关帝祠、三清祠、玉皇阁，入内，见各路神道杂居其间，友好相处，不禁哑然失笑。诸祠之侧又有一隋槐，原乃晋祠之宝，可惜已于近年枯死，仅存枯干一截供人凭吊。哀哉！

右为唐叔虞祠，按理此祠应为晋祠之主体，然而其中心地位仅维持五百年，至北宋后即为其母所替代矣。祠内除姬虞坐像外尚有一组乐妓塑像，前院四廊壁间嵌若干石刻诗画，惜无暇细读，一眼带过而已。唐叔虞祠左侧尚有贞观宝翰亭，内有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所书《晋祠之铭并序》碑，因未开放，无缘拜识。

过唐叔虞祠，一组雄伟建筑兀立眼前：以圣母殿为中心，前有金人台、对越坊、钟鼓楼、“鱼沼飞梁”壮威，后拥悬瓮主峰拱托，左傍善利泉，右临难老泉，蔚为大观。金人台上，四角站立四座铁铸武士，高约二米，身著铠甲，威风凛凛。四铁人皆铸于宋代，至今九百年，犹神采奕奕，英武慑人魂魄。台后有大牌坊，曰对越坊，“对越”，意为报答、宣扬，颂母德高尚也。坊两侧为钟楼、鼓楼，如对越坊之二翼，甚美。坊后即国宝建筑“鱼沼飞梁”，沼者，方形水池；飞梁，言桥姿若飞也。桥面为十字形，前人曰：“自南北观桥，形如鸟之双翼，翩翩欲飞”。惜乎因圣母殿大修，围幕拦至桥面之中，桥

下又干涸无水，鱼沼飞梁已有翅难飞矣。桥后即圣母殿，为晋祠之主体建筑，因正在大修，故虽可窥其高大，却难见其美丰姿矣。圣母即周武王之后、姜子牙之女、成王与叔虞之母，名邑姜，“贤于内治，明胎教之道”，孔子曰：“唐虞之称，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邑姜即此九贤妇之一也。

人称晋祠有三绝：侍女像、难老泉与齐年柏。圣母殿中原有42个侍女彩塑，艺术价值极高，为世所罕见之神品，现因大修，暂移他处。齐年柏在圣母殿左侧，原共两株，传说为西周时同年所植，故名“齐年”，又称周柏，迄今已二千余年矣。现仅存一株，亦被围幕所遮，仅见虬枝翠叶郁郁苍苍，而难见其全貌也。周柏左侧墙上嵌清初名书家傅山（道号真山）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石刻，文镌俱佳。圣母殿右有八角亭一座，高逾二丈，亭中有一巨井，井下即李白诗中“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之晋水源头“难老泉”。亭建于北齐天保年间，一千四百余年来文人骚客题咏不绝。亭内有匾，曰：“晋阳第一泉”，有联曰“昼夜不舍，天地同流”，然而眼前见到的只是枯井一口，不由得顿生凄凉之感。圣母殿大修，齐年柏拦帷，难老泉枯竭，三绝皆未见真容，莫非余与晋祠无缘乎？徘徊再三，只得携憾而去。

周柏一侧有石阶直上悬瓮山腰，共五十三级，佛家有“五十三参，参参见佛”之说，登五十三级台阶，寓参五十三佛之意。石阶之上有朝阳洞、云陶洞、老君洞、读书台，皆道家之所，何以佛道相杂焉？或曰，石阶原为七十二级，意为道家七十二福地，后经佛家改建所致也。

圣母殿右尚有水母楼及公输子祠。水母楼上供水母娘娘神像，传说中之水母娘娘本名柳春英，以其热心助人、忍辱负重

赢得仙人相助，生成清流不息之难老泉，被晋人尊为水神，至今供奉不绝。公输子祠即鲁班庙，鲁班复姓公输，春秋时鲁人，世代被人尊为石、木、泥工之祖师爷也。

难老泉南数百步有一寺，全称十方奉圣禅寺，建于唐初武德五年，原为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之别墅，后有感于一生伤生颇多，乃舍宅为寺，以为忏悔。原建筑于解放初拆毁，甚可惜，现寺殿系他处移来，规模及学术价值较前差远矣。寺内现辟为晋祠文物陈列室。山门内建左右碑廊，左廊陈列《华严经》石刻经幢六十通，乃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所刻，上有武则天所创新文字十九个，极为珍贵。右廊陈列已枯死多年之“挂甲松”树干，相传为尉迟将军休憩挂甲之树。

进大殿，顿觉眼前一亮，原来圣母殿侍女像暂移此处展出。圣母殿彩塑侍女共四十二尊，其中五尊似宦官，四尊女官，余皆各式侍女，塑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祐二年（1087年）间，因其雕工精良，比例适度，形态逼真，姿势自然，眉目传情，各具个性而被誉为晋祠三绝之首。当代雕塑大师刘开渠赞其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之雕塑作品之一，郭沫若、梅兰芳尊其为“神品”，评价可谓高矣。余伫立侍女像前，揣摩良久，感慨不已。各尊塑像无不鲜活，呼之欲出：一名年少侍女，面目俊俏，微绽欢容，若有得意之色，乃持宠而骄，足见其不谙世故矣；一老年侍女目光呆滞，愁容满面，卑躬屈膝，长年压抑之忧郁一目了然；圣母两侧之传令女官，身体向中间稍侧，目光若向前，却又微微一瞟，靠中间之一耳略高，略大，似因长年用心听令所致，传神至极；余像亦然。余也无知，平生少见，以致多怪，见此直欲惊呼不虚此行哉，呜呼！

奉圣寺左侧有浮屠院，院中矗立八角七级砖塔一座，高38米，名舍利生生塔，传说塔下有舍利子千百粒，因名。寺后一院落，名留山园，园内有小小假山，上有二亭，一曰留山，一曰伴云，名甚雅，景色亦尚可。

出奉圣寺东北行，见一院落粉刷一新，彩绘门楼鲜艳夺目，上书“晋溪书院”。书院为嘉靖五年（1526年）太原王氏所建，1993年海外王氏族人回国捐资重修，并陈列王氏宗谱、著作等，以彰其族。

晋祠，晋地名胜之首，耳早闻之，今始目睹，虽未见难老泉之潺潺碧水，圣母殿之壮丽雄姿，齐年柏之龙钟古态，然上述佳景已足慰此行矣，何况稍存遗憾以期他日再游，岂不更佳？

龙门凝思

每次路过洛阳，都必定去龙门走一走，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如今去龙门，实在是太方便了，出洛阳城，一条近百米宽的迎宾大道直达龙门，等到遥遥地望见两山对峙的伊阙时，我的心早已为它而激动起来。

我的激动首先为它昔日的辉煌。伊河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密如蜂巢的石窟和佛龕延绵达一公里。从那位毕生崇尚汉文化的北魏孝文帝拓跋氏于公元五世纪末迁都洛阳时算起，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直至北宋，整整五百年中，一代代的佛门信徒与工匠，以他们的毕生心血与财富，为后人留下了二千三百多个石窟和佛龕、七十余座佛塔、三千块碑刻题记以及煌煌十万余尊石刻佛像。千百年来，它们作为研究中国古代佛教、雕塑、建筑、书法、音乐、舞蹈等方面历史的宝贵资料，一直深受世人的青睐，那高达一十七米的卢舍那大佛含蓄的笑容里隐含着的大唐文化举世无双的震撼力，让你望上一眼便终生不忘。

我的激动更为它今日的累累伤痕。当你踏着沉重的步履，一步步走向石窟间，那一尊尊断臂折腿有身无首的石像和一个个荡然无存的空窟，如铅块一样一次又一次压上你的心头，叫

人透不过气来。一百年来，道貌岸然的杰尼和普爱伦之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着他们肆无忌惮的强盗行径，使龙门留下了一片残败的惨状，而后又有一批空头革命家和文化盗贼留下了刀斧的痕迹，犹如给它流血的伤口上擦上一把盐。苦难深重的历史文化剩下的只是一些惨不忍睹的碎片。

在龙门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宾阳洞内，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最高，所以经历的破坏也最大。今天，宾阳洞内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正屈辱地摆放在纽约艺术博物馆和堪察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内，“文明”的逻辑竟然如此无情地摧残了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那尊雕琢于盛唐时期的卢舍那大佛，只是因为体形过于高大不便盗运，所以只是被残忍地砍下了双手。如今，无手的卢舍那只能无奈地俯视着每日里从她脚下淌过的滚滚人流，而她的那双肥硕的巨手，此时还躺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正接受着另一群酷爱艺术的人们醉心的欣赏。美与善会如此地难以和谐，怎么不叫人感慨万千。

凝望着石佛，我的思绪又飞向了远方：陕西乾陵前无首的石翁仲、北京城内日渐消失的胡同、无数历史遗迹上画蛇添足的新建筑……历史是前人写下的，而我们今天所做的，正是明天的历史。我们该怎样去做呢？

嵩岳铁人

岳，“山之尊者”也。中国古代就有五岳之说，东周时平王东迁洛邑（今之洛阳），“以嵩为中央，左岱（泰山）右华（华山），（嵩山）为天地之中”，于是确定嵩山为中岳，周、秦、汉、唐、宋历代祭祀不断。

嵩山横亘于河南登封市之西北，绵延六十余公里。在层峦叠峰之间，散布着无数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其中最为壮观的古建筑则非中岳庙莫属。中岳庙又名嵩岳庙，座北向南顺坡而建，自正门至后殿，七进院落由低而高呈中轴线排列，一派皇家的气势。庙内现存殿、楼、阁、亭、台、廊等明清建筑400余间，汉至清代的古柏300余株，金石文物100余件，都靡足珍贵，而最令游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则是四座高大的铁人。

在庙内崇圣门后东侧的古神库四角，站立着四座宋代治平元年（1064年）铸造的铁人，身高六尺，挺胸凸肚，握拳耸臂，目瞪眦裂，一副怒目金刚的模样。初铸时的原意为守护神库，所以叫作“守库铁人”。据说它是国内现存形体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铁铸神像。铁人身上有若干铭文，从铭文题记可知是由忠武军（今之许昌）工匠董贍所造。四个铁人神态逼真、气概英武、比例适度、厚薄得当，展示了北宋时期高超的雕塑

艺术和冶炼工艺。

四个铁人至今依然身无锈迹、质地坚硬，历千年而不朽，被当地人尊为老百姓的守护神，顶礼膜拜。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民族英雄岳飞率领将士转战黄河流域，此时，中岳庙中有四个道士辞庙从戎，投军报国。不久军中寄来一信，说：中岳四道人，为国捐身躯，精神永久在，仿佛四铁人。于是，道长将四个守库铁人视作四位道人的化身。每逢古刹庙会，四方谒庙的香客都要到铁人像前祭祀。难道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祈祷吗？非也，他们同时也向世世代代为国捐躯的勇士们奉上一份崇敬。

当地人传说，如果人的肢体某个部位不舒服，只要摸摸铁人的同一部位，病痛就会不治而愈，因此游人们有病无病都喜欢在铁人身上摸摸，把四个铁人摸得全身锃亮。传说当然不必相信，但是经登封市药草普查办公室实地调查，面积10多万平方米的中岳庙内长有药草150余种，且庙中历代“上士哲人”均通医道，尤其是现代的嵩岳名道将历代名家口耳相传的经验妙方整理成《中岳庙神效百药方》，倒是真正为中华医药学宝库增添了光彩。

岳麓书院

对于高等学府，我始终抱有一种诚惶诚恐的尊崇和敬畏，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许多年前，我曾专程坐车去清华园，在那西洋古典风格的大门久久地徘徊，为自己无缘踏进这座心中的圣殿而深深遗憾，也为埋头于书斋的学者、老师送去默默的敬意。在嵩山，我也曾踟躕于破败的嵩阳书院内，虔诚地凭吊在此开创了经史学业的先朝历代饱学夫子们。而在今天，当我有机会从长沙走过，当然会首先想到那座深藏在岳麓山下的千年庭院——岳麓书院。

那天，我们从韶山返回长沙，当汽车从岳麓山脚下驶过时，我执意要中途下车，去看一看这座心仪已久的、号称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淡淡的暮色下，古朴庄重的书院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中，更增添了一份肃穆的气氛。大门外的长椅上、草地间，三三两两的大学生正安闲地读着书，林荫下隐隐绰绰的也全是散步的学生，原来这里已是湖南大学的校园深处了。

自古楚湘多志士，其它不说，仅清末民初从湖南走出的风云人物便可列出长长的一串：曾国藩、左宗棠、魏源、谭嗣同、唐才常……他们之中又大多出自岳麓书院门下。难怪书院

门旁的那副著名的对联上会写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口气虽有些咄咄逼人，但又不得不承认它并未虚张声势。即使今天门外的那些读书的学子中，又有谁敢说不会冒出一两个明天的时代精英来？

这个海内翘楚的书院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年来它屡毁屡建，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着在中国学府中的崇高地位。如今，整修一新的讲堂、斋堂、藏书楼等建筑依然散发着浓浓古意，在部分建筑内还陈列着历代湘籍学者和志士仁人的生平事迹，这里早已成为激发年轻一代发愤读书、成材报国的教育基地。

在这幢深深烙下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王阳明等人印记的厅堂内，我们静静地倾听着庭院外穿堂入室而来的阵阵松风，仿佛是在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历朝历代，就是因为始终有这样一批清高、固执、正直、认死理的老夫子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才得以世代绵延。即使到了现代物质文明席卷而来的今天，在这个清静的古代学府中，依旧能听到耐得寂寞的学者们宁静的演讲声。我曾有幸听过几场电视中转播的学术演讲，演讲的地点就是这个肃穆的讲堂。印象颇深的是每次演讲时，堂前的庭院中总是坐满了来自各方的莘莘学子，他们的专注，尤其是在绵绵细雨中依然正襟危坐的场景确曾感动了我，同时我也一次次地为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思想，举重若轻、如高屋建瓴的精彩演讲所倾倒。这一切，都增加了岳麓书院在我心中的份量。

沉沉的暮色中，书院的一重重大门次第关闭，我也在一阵阵闭门声中不得不依依不舍地渐次退出，但是岳麓书院的影子已重重地烙在我的心底，久久不能忘怀。

登岳阳楼

江山胜迹之所以能留芳千古，不仅因其优美的自然风光，更因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岳阳楼就是突出的一例。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对岳阳楼一直心存慕意。此番乘舟下三峡，特意在船中多耽搁一天，为的是顺道一瞻岳阳楼的雄姿，以了却我半生之相思。

船至城陵矶，系缆上岸，再坐车直奔岳阳市区。岳阳古称巴陵，岳阳楼就建在巴陵古城西门的城头，远远地望去，盔顶黄瓦金碧辉煌，三层飞檐翘角指天。它居高临下，雄视着“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八百里洞庭，与武昌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遥遥地鼎足相望，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岳阳楼的前身，据说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迄今已 1700 余年。千余年来因水、火、兵、蠹，此楼屡毁屡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北宋庆历五年（1045 年）由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主持的那次重建。滕氏深谙“天下郡国，非有山川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的道理，于是想到了他志同道合的挚友、正谪居邓州的范仲淹。范老夫子欣然命笔，于是也就有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了

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记、苏子美书丹、邵竦篆刻的“天下四绝”的赞语。

登临岳阳楼，心中若有所爽。平心而论，无论是楼的形制与规模，还是吞吐之气势，远不及久久盘桓胸中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岳阳楼“大观”。不知是因为酝酿太久，期望值过高了，还是因为洞庭湖历年来的大量淤塞，改变了四周环境面貌的缘故。

据说范仲淹写此文时，并未亲临岳阳楼，只是凭借对巴陵胜状的了解，对洞庭湖朝夕阴晴不同的壮阔景色，以及迁客骚人情随物迁、感因景移的览物之情作一番联翩的浮想，其主旨在于借此渲泄内心的情感，表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的处世态度，进而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而范老夫子的一生安贫如饴，心怀天下，修水利、兴教育、守边土、主新政，本身就是“先忧后乐”的典范。今天，海内外无数的游人来此登临揽胜，莫不因《岳阳楼记》的精神感召而生发对岳阳楼的仰慕之情，至于楼高楼低、湖大湖小似乎已经无伤大雅了。

在岳阳楼的一楼和二楼，各有一幅《岳阳楼记》书法雕屏，分别用12块紫檀木竖匾镶拼而成。两幅雕屏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字体相似，书写者落款均为张照，粗看时几可乱真，但行家如走近细品，则可发现二楼的雕屏笔力遒劲，雕功精细，而楼下的那幅临摹的痕迹隐隐可见。为什么一座楼内要置二屏呢？原来这里还藏着一个极有意思的故事呢。

传说清乾隆年间修葺岳阳楼时，为提高身价，特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张照写了一幅《岳阳楼记》，精雕在12块紫檀木上，镶嵌于第二层楼的中央。一百多年后的同治6年，巴陵县

来了个姓王的知县，此人贪婪成性，刚一上任就盯上了这幅珍贵的雕屏，处心积虑欲窃为己有。他暗中派人临摹张照笔迹，历时三年仿制成一幅几可乱真的雕屏。离任时，他以贗品换下真迹雕屏，装入官船驶离岳阳。不料刚走了六十里，便遇上风暴，雕屏与人一起葬身湖底。后来雕屏被渔家打捞起，并由当地士人购回，将屏上损坏的“歌、互、乐”三字修补好，重新放回原处。

如今，真伪两屏同置于一楼，反倒成了“反腐倡廉”的一本极好的教材。我想，天下贪婪者皆应以此为戒，须知湛湛青天不可欺啊！

不朽的都江堰

早就听说成都平原的富庶得益于那座建于公元前 256 年的都江堰。一项水利工程竟使水患频频的成都平原受惠两千二百余年，成为今天沃野千里、丰衣足食的天府之国，饮水思源，怎不叫平头百姓们世世代代铭记这项伟大工程的领导者李冰父子的天高地厚之恩。

我怀着朝圣般的虔诚，站立于都江堰畔二王庙内李冰父子高大的塑像前，脑子里铺展开一幅幅以智慧和血肉之躯战洪魔、治水害的惊心动魄的画卷。

当李冰揣着蜀郡太守的委任状，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时，没有洋洋洒洒的治郡方针，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施政演说，关注的只是老百姓在水患中挣扎的痛苦。他默默地接过前人交下的接力棒，一头扎入终身为之奋斗的治水事业。

两千多年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在汹涌的岷江面前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一筹莫展，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就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劳动者的经验智慧，李冰父子的治水大军终于制服洪水，修成了不朽的都江堰。

他们以竹笼盛卵石，在岷江中筑起了鱼嘴和金刚堤，将岷江分为外江和内江，又巧妙地利用玉垒山下凹凸的江岸导致的

水流变化，枯水时六成入内江，丰水时四成入内江用于灌溉，利用飞沙堰分离泥沙和多余的江水，保证千里灌区在享受水利之惠的同时，免遭泛滥之害。为了开凿宝瓶口，他们在玉垒山架起干柴，烧热山体，再泼洒江水以降温，热热冷冷，反反复复，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以热胀冷缩之原理烧碎一块块山石，硬是从山间凿开一条通道，让江水流入山后的平野，去浇灌万顷农田。

李冰将多年来治沙治水的经验，归纳为“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岁修原则和“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治水方针。如今这十四个大字端端正正地镌刻在二王庙内显眼的庙墙间，成为后世治水者们永远的座名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不知湮没了多少伟人豪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连秦皇汉武的千秋霸业亦早已如浮云散去，唯独李冰父子这样时刻关注着民众命运的实干家们，会世世代代一直活在亿万人的心中。人们念叨着他们的好处，铭记着他们的恩泽，为他们盖庙塑像、顶礼膜拜，生生不息。

多少年来，守土一方的官员们都热衷于留下一点可供后人瞻仰的东西，并为此而煞费苦心。其实，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宏伟的殿堂或高耸的牌坊，只要多做些有益于民众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秦汉以降，蜀郡太守何止百千，人们却单单把李冰父子牢记，因为都江堰已经是一座矗立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朽的丰碑。

昆明世博园巡礼

如果要问今年的旅游热点在哪里，恐怕人人都会说是昆明，举世瞩目的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早已成了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一个夏日的早晨，渐渐沥沥的小雨时断时续，把春城的天空洗得明明净净，凉爽宜人。当我们一行匆匆赶到昆明市郊鸣凤山下的世博园时，知趣的小雨又悄悄地停了下来，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

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穿过气势恢弘的敞开式大门，迎接我们的首先是宽阔的花园大道。走在这条用鲜花铺成的大道上，你如淹没在花之海中：花钟、花坛、花船、花柱、花圃……目不暇接的全是令人心动的美丽鲜花，在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它们如一队队浓妆淡抹的迎宾少女，绽开笑容欢迎来自世界的游人。

站在花园大道上放眼眺望，远有山，近有湖，山坡上、湖岸边、大道旁处处都是葱郁的绿树和如茵的草坪，一幢幢风格别致的建筑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花木丛中：民族风格的中国馆庄重而又不乏典雅，四壁透明的大温室造型简洁明快，透着现代气息，科技馆的球状屋顶如一个闪闪发光的星球，观景塔的尖顶高耸入云……这占地218公顷的庞

大的世博园就是鸣凤山下拔地而起的一座花园城。

参加这届世博会的 60 多个国家和 20 多个国际组织在国际馆的内外精心布置的展区，是国内游人首先关注的观光内容。沿着馆外友谊路的两侧，30 来个国家的室外园艺展区组成一个袖珍的世界村，这里有缅甸的佛寺、苏丹的土著民居、法国的欧式花园、荷兰的风车、美国的啤酒屋，可以欣赏到各国特有的奇花异草和风格各异的造园艺术。我们穿行在各国的园林间，就如作一次短暂的环球旅行。国际馆内，各国的展区环绕着中心组成一个个同心圆，显示了各国平等友好相处的大家庭气氛，千万种盆栽、盆景和五光十色的图片交相辉映、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险些看花了眼睛。

不过最为精彩的部分还得数中国的室外展区，31 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各自选取了本地最优秀的自然景观、园林精华和园艺精品，在这片昔日的荒坡上精心营造起一片园林群，串连起一条浓缩了的中国最佳旅游线。走进园区，我们一会儿急行在湖南张家界的奇峰深谷之中，一会儿徜徉在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一会儿到曲阜孔庙的杏坛前饮茶小憩，一会儿又去成都杜甫草堂的花径中闲庭信步。真可算得是日行千里、阅尽华夏啦。

祖国的风光无处不美，然而我还是最爱我们的苏州园林。这里的江苏园是由苏州承建的“东吴小筑”，走进园中可以见到拙政园的旱舟、留园的敞厅，狮子林的假山和退思园的贴水亭轩，一步一景，步移景变，不愧是苏州园林甲天下。

熙熙攘攘的人群把笑声撒满了整个世博园。我们行行复行行，留恋于山水园林中，留恋于奇花异草间，真有些乐不思归的意思呢。

桂林三日

八八年仲夏，偕友游桂林。桂林，文化名城也，其山水号称甲于天下，集山青水秀洞美石奇于一城，实世之无也。余心向往久矣，今方遂愿，略记游程以为念。

六月十日凌晨抵桂林，略为休息后赴西山公园。园在城西，包括西山、隐山、西湖三景。隐山，高不及百米，广仅顷余，环山有曲径，依山而逶迤。人曰隐山有六洞，余等试探之。其一为北牖洞，洞口有轶名题额“招隐”，不知出自何典，洞内供佛像一，香烟缭绕。其二曰高隐洞，入洞数十步，静卧一泓清水。高隐洞侧又有朝阳洞，内供太上老君神像，洞向上渐宽，广数丈，更向上，通白雀洞。沿洞内曲径下行，又见一洞名龙泉，再向下，愈凉，入百余步，有水断路，复向上，又连嘉莲洞。另，尚有夕阳洞，极深，暗不见五指，遂未向前，疑与龙泉、白雀诸洞相通。隐山巅，有朝阳、庆云二亭，登庆云亭遥望远山，宛如画图中。

傍山一小湖，月牙状，极精巧，中有竹筏、游艇，供游人荡漾，此即西湖也。湖对岸为西山，稍高，山麓有桂林博物馆及桂林熊本友好纪念馆，友好馆尚在建造中。

出西山公园，又至西北郊之芦笛岩。芦笛岩系石灰岩溶

洞，为典型喀斯特地貌。传说洞口有芦荻草，可制芦笛，声极悠扬，故名。洞极幽深，长约数百米，曲曲弯弯，上上下下，四周遍布钟乳、石笋，组成各种景观，变幻莫测，如深山采药、蔬果丰收、悟空闹龙宫，不一而足；其石，或似青蛙、金鱼、游龙、猫头鹰，或似白菜、冬瓜、佛手、蘑菇，或似老丈、顽童、仙女、采药人；或似广厦、窗帘、古树、大舞台，颇得神韵。一洞极宽广，长九十余米，高近二十米，如入东海龙宫，中立一钟乳，顶天立地，若孙悟空之定海神针，加之五色灯光点缀其间，隐隐闪闪，更添神秘气氛。游人无不拊掌慨叹，称此洞可独步天下。

游罢，已五时许。

六月十一日游漓江。晨，雷雨阵阵，同行诸君颇多怨言，恨大雨扫人游兴。然则非也，岂不闻东坡先生有咏西湖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雨中游漓江，群山更添朦胧之美，晴日焉能见得？

雨中乘车至漓江边码头，上游船。船分两层，甚宽敞，上层甲板可供游客观景、摄影。漓江宽约数十米，水流湍急，清绿如玉，不愧为甲天下之水也。八时半，船启锚顺流而下。南行百余米，见右岸一山伸入江中，状若巨象戏水，形象至美，令人叹为观之。此即象鼻山，乃桂林山水之象征也。行至大圩，江左有一石拱桥，即传说刘三姐对歌之处，导游小姐莺声婉转融入一江绿水，游人如闻三姐歌声，欣欣然拍手称快。江右，磨盘山沿江壁立，高数十米，此时大雨初停，山顶有涧水飞流直下，顿成瀑布。

过竹江码头，进入漓江风光之佳绝处，两岸青山相对出，群山连绵起伏，山顶雾气缭绕，山峦之形各异，此景称九牛三

洲。至半边奇渡，江右峰峦迭出，浩渺江水中一叶孤舟漂向峰下之渡口，遥望甚险。又前行，见一巨峰面江矗立，山壁平整如画屏，颇壮观，此即名闻遐迩之九马画山。山崖石壁上呈青、绿、黄、白、黑诸色，浓淡相间，望之如巨型壁画，或曰，石上有九马形，凡人能见九马者可中状元。余等极力揣摩之，然只识其中二、三匹，难怪与状元无缘矣。

至黄布滩，游人争观水中之群山倒影，惜天色尚阴，且清风拂江，水泛涟漪，水中之影隐隐绰绰，未能看到“黄布倒影”之佳景。过兴坪，右岸有二山，一如倒立之螺，上尖下圆，山腰若有螺纹，名螺蛳山；一如戏水之鲤鱼，鱼之脊伏巨石如卧狮，人称鲤鱼背狮子。

船行五小时，至阳朔靠岸。桂林至阳朔约八十四公里，为桂林山水之最佳景观，沿江奇峰耸翠，漫江清澈碧透，令人目不暇接，不愧为人间仙境，百里画廊。

登岸，步行约二公里至阳朔县城。沿路小摊鳞次栉比，售工艺小件、地方土产，其中独多柑桔、李子、沙田柚，吆喝之声不绝于耳。城中有独秀山、碧莲峰，据说碧莲峰上有“带”字巨碑，高逾五米，笔力雄奇，为石刻精品，惜无暇往游，甚憾。

回程乘车。沿途翠峰林立，或如骆驼伏地，或如羊角朝天，有意者尽可发挥其充分想象而命名之。约行十余公里，忽见平野中矗立一大榕树，枝茂叶盛，伸展约二十余米，据说此树植于隋代，迄今一千三百余年矣，然仍无衰老之相，可谓奇哉。此树胸围七米，一枝如巨人之臂平展，直径近一米，确是树中之壮士也。树下，三、五农妇出租民族服饰，同行女士纷纷饰刘三姐照相以留念。游罢复上车，游人皆疲倦已极，靠椅

背呼呼入睡矣。

六月十二日，游城内诸山。

伏波山在城东，依漓江而立，高约百米，山势陡峭颇险峻。山脚有还珠洞，深十余米，直至漓江边。相传漓江老龙常来洞中小憩，某日，江上一渔翁偶入洞，见老龙正酣睡，旁置一巨珠，遂见财起意，盗珠而去，出洞后方觉不妥，便入洞还珠。老龙醒来发觉珠失，勃然大怒，发誓淹桂林以泄恨。此时却值渔翁入洞还珠，老龙转怒为喜，遂免一场大祸。洞因之得名。洞外有铁钟，高七尺三寸，直径五尺，重五千另四十八斤，为康熙八年所铸，迄今三百余年矣。沿江之洞口有一钟乳倒挂，下端离地仅寸余，极奇，民间相传此乃伏波将军试剑时一挥而成，名之试剑石。

又至叠彩山。此山之石呈五色，故曰叠彩，主峰明月峰高二百余米，为桂林第一高峰，登峰顶可览全城。沿陡峭山道拾级而上，见一洞，上书叠彩洞三字，乃名书家沈尹默先生之手迹。一侧，有陈毅元帅题词，曰：“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浪漫之气隐隐可见。站立洞中，有凉风阵阵自内而出，登山者此时皆汗流浹背，得此风，直觉沁心肺，如饮甘浆，大呼妙哉。穿洞而过，更上石级数百，达山顶，登峰巅拿云亭上，桂林全城尽收眼底。只见城内翠峰座座，漓江穿城而过，如一青罗丝带披于美人之身，望之，心旷神怡，世间莫有胜此城者也。观赏佳景，竟不觉时之所逝。

下午去穿山。穿山之腰间有一圆洞，遥望似箭靶，相传为伏波将军神箭所穿透。山下有溶洞，然与芦笛岩相比差之远矣。唯洞中之纯白钟乳上石毫纤纤，倒不失为一奇。

最后，游七星公园。园硕大，为桂林诸园之冠，园内七座

山峰相依而立，若北斗七星，故名七星山。先至月牙山，山麓有龙隐洞，洞内蓄水，依势成龙形，所谓龙隐之地也。洞侧有龙隐岩、龙腾岩，岩壁多摩崖石刻，共百又八块，多精品。其中最古石刻成于宋皇佑癸巳年，至今九百余年，属某某到此一游之类俗物，不意今日竟成受保护之文物，难怪恶疾至今不息哉。有一碑，上书一“佛”字，字形若老妇焚香礼拜状，字中有画，画中有入，极为神似，边款曰道光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时王静山书，此一奇也。又有石刻男身观音像一幅，系阳文线刻，精细无比，为康熙年间桂林一巧匠所刻，此又一奇也。又有石刻丹青，画一竹，竹叶中隐五绝一首：“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相传诗为关羽所作，画为清初某丹青妙手崇敬云长公之义而作，故称关公竹诗。此，更一奇也。

再至七星岩。此岩又名烟霞洞，为又一溶洞。唐宋时即为人所识，洞口摩崖石刻无数。明代江阴徐霞客曾两度到此，记载甚详。此洞长逾千米，洞内奇景无数，尤以“寿星观戏”、“椰林风光”、“江山如此多娇”最为神似，妙不可言。洞中尚有一暗河，河中常有鱼虾可见，或曰与漓江相通。

出七星岩洞，行数百步，为骆驼山。山不高，遥望酷似骆驼，其首、其颈、其身、其峰，莫不维妙维肖，真乃造物主之神力矣。

至此，游程将止，虽步履沉沉，然游兴更盛矣。未知何时再重游，以温今日之趣。噫唏吁！

陌生的都市

我一直以为自己对上海十分熟悉。二十年前，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上海，为接洽业务、采购物资而奔波于这个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工厂、商店、车站、码头间。我曾无数次地坐着电车或公共汽车在市区密如蛛网的马路上往返穿梭，从军工路到西郊，从浦东到桃浦、大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也曾用自己的两只脚几乎跑遍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甚至一口气从南京东路外滩走到乌鲁木齐路。每当人们谈起上海的时候，我总是为这座我所亲近的都市而骄傲，为她商业的繁华，为她工业的发达，为她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更为我对她的熟悉。

然而就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这些年中，我与上海渐渐疏远了，即使到了上海，也常常是来去匆匆，或者只在市郊一带盘桓。报纸、电视中不断报道着上海面貌的变化：地铁、高架公路、金茂大厦、大剧院……它们时时在勾起我对上海的思念。我决定好好地去看看上海。

那天，我特意驱车去上海观赏市容。车子进入高架路便一路飞奔起来，虽然路上一样的车水马龙，但是已一反往日在地面马路上乌龟似地匍匐爬行的窘状，只觉得扬眉吐气，心情格外的畅快。一会儿，上了南浦大桥。隔着挡风玻璃仰望，一组

粗大的悬拉钢索凌空伸展，像一架巨大的竖琴从车顶掠过。我仿佛感受到它所奏出的一个个响彻云霄的音符在我心底震颤，刹那间，我领悟到一种雄壮的美感。车子从黄浦江上飞驰而过，我脑际忽然闪过二十年前在晨雾中排队等候渡轮的场景，恍然如隔世一般。

在金茂大厦顶楼离地面400余米的观光厅上俯视，曲曲弯弯的黄浦江像一条轻盈的飘带伸向远处的江雾中，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早已成了一片钢铁水泥的森林。我极力张望，想在那片林中寻觅那幢曾经雄踞大上海之首的国际饭店大厦，但显然已经非常困难，它已融入密林中，被那些年轻的参天大树所淹没。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脚下的那片土地了。昔日的陆家嘴早已面目全非，曾经灰蒙蒙一片的低矮杂乱的厂房、民居已经变魔术似地成了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金融商贸区，东方明珠塔、会议中心与一幢幢漂亮的摩天楼参差而列，镶嵌在一片片绿地与街心花园之间，组成一道道美丽的景观。看着眼前的变迁，我不由得深信“改革开放”的巨手真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否则怎么可能才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有如此的巨变呢？

沿着高架路转了一圈之后，我已经彻底动摇了对“熟悉上海”的自信，我甚至已找不到下高架路进市区的路口了。往日的经验似乎失去了意义，市区内花样繁多的行车规矩搞得我头昏脑胀，在莫名其妙地多转了好几圈后，才进到人民广场附近。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把车停放好，我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刚进入广场，又傻眼了，人民广场再不是宽宽广广、空空荡荡的旧模样了，博物馆、大剧场、绿地和大道把广场打扮得美丽多姿。我就像进入大观园内的刘姥姥，什么都觉得新鲜，

什么都想看看，一处处地看下来，不知不觉中把逛南京路和外滩的时间都耽误了。

有位作家说得好：上海是个表情丰富的城市。一百五十年来，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衍变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她就像一位充满了活力的青年，时时展现着丰富的表情。今天的上海正满怀喜悦，去拥抱新世纪的曙光，明天，等到红日高照的时候，她还会开怀大笑的。我真希望上海不断地从熟悉变为陌生，好让我从不断的寻寻觅觅中去获取一个个惊喜。

第五辑



旅欧散记

2000年6月，我因事赴欧洲，历时半月，辗转九国，行程两万公里。一路上，写下了两万字的日记，记录了颇多见闻与观感，回来后略加增删成此文，贻友人茶余消闲。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16日上午，一行8人乘坐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77客机飞离北京，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横越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飞临欧洲，又穿过波罗的海，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历时十个半小时。办理了出关手续后再转机续行，傍晚时分到达了此行的第一站——意大利首都罗马。

虽然经过了一天的长途跋涉，差不多飞行了一万公里，穿越了近十个国家，但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异国的味道：机窗下隐隐看到的蜿蜒的山峦和广袤的土地，机场内庞大的候机楼，一切都十分的熟悉，好象依然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直到向罗马市区进发途中同伴的一声调侃：“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才提醒了我：我们已经站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车窗外悄悄的暮色中，一轮淡淡的月亮刚刚升空，细细看去，似乎是要比家乡常见的那轮月亮更圆些、更大些。说来也巧，今天正好是农历的五月十五日，月亮圆得出奇也许是因为那里的空气更明净些？

圆圆的月亮激起了一车人的感叹。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句曾被批判了一辈子的有“崇

洋媚外”之嫌的话语，到了今天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体味呢？其实外国确有颇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长处，不少方面确比我们更“圆”些，更“大”些，我们此行不是也有去考察外国的“月亮”为什么比我们“圆”的目的？古人云“知耻近乎勇”，承认落后，承认差距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豪言壮语的时代，却不知道人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光靠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跃进”，到头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差距一天天地拉大。承认差距，是进步的开端，如今正是由于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差距，然后学习人家的长处，发挥自己的潜力急起直追，才会有二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彼此的差距也在发展中逐渐地缩短。

知不足然后才会进步。这道理虽然简单，但我们却为此付出了漫漫的数十年时间。

古罗马废墟

罗马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西谚中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一说，足以说明它在整个欧洲及西亚、北非曾经拥有过的显赫地位。

据说罗马城的名字来自一个传说：某女神违背了忠于上帝的誓言，爱上一位英雄产下双胞胎，在即将受上帝惩罚时，把两个孩子放到漂浮于台伯河上的一段树干上，孩子被一条母狼收养并以狼奶喂大，其中一个即是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洛。人们以他的名字为城市命名，而叼着母狼奶头的二子的雕像也成了罗马的城徽。今天，当我们站到这雕像下，望着四周林林总总的古罗马废墟，怎不顿生思古之幽情？

罗马拥有令人感慨的悠久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曾作为文艺复兴的中心令世人倾慕，这里产生过恺撒、君士坦丁这样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也有过二次大战时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耻辱经历；而今天，古城内外星罗棋布的教堂、神殿、拱门、柱廊和竞技场等古建筑及废墟，又为罗马赢得了“露天博物馆”的美誉。

我们漫步在石块铺就的苍老的罗马大道上，身旁就是雄伟壮观的古罗马斗兽场，两千年之前，这座可容纳数万观众的露

天竞技场內，曾上演了一场场人与兽、人与人的血淋淋的残忍搏杀。圆柱广场是古罗马时期的民政中心，如今那些曾经高高耸立的庙宇、讲坛和宫殿差不多全已颓圮，荒芜苍凉的广场上只有 16 根 42 米高的石柱依然孤寂地站在那里诉说着昔日的辉煌。除此以外，马路边那时断时续的古城墙和十四座残败的城门、已成一片废墟的卡拉卡拉千人浴场以及耸峙于街心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无一不展示着席卷地中海的古罗马雄风。当然，罗马城的魅力还来自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们留下的不朽佳作：威尼斯广场上用乳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无名英雄墓，米开朗琪罗亲自设计的精美绝伦的市政厅广场等等，无不让人赏心悦目、赞叹不绝。

昔日的辉煌今俱往矣，而今天令我感动的是罗马人对历史遗迹的宗教般的尊崇和悉心保护。环顾古罗马废墟四周，看不到现代城市常见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这里的每一幢建筑都透出历史的凝重，古朴的石块路面、古色古香的街头风雨灯，映衬着两千年的废墟，把人们引向遥远的时空。这样的旅游建设思路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城中之国梵蒂冈

到罗马，没有不去看看梵蒂冈的。

梵蒂冈，一个充溢着神秘色彩的名字，它就在罗马城内，被人称作“城中之国”。一座教堂和高墙围起的若干建筑便是它的全部领土，虽然它的面积仅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千，还不及我们的一个小镇，但是它曾作为所有天主教国家的精神领袖，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它依然掌握着雄厚的金融资本，藏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大量著名文物和艺术作品，有自己的货币、邮政、电台和官方报纸，在许多国家拥有大量地产和投资，并在某些国际场合充当重要角色。

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教皇教廷的驻跸地，是一个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国家。早在公元八世纪，它即成为教皇国的中心，1929年教皇与意大利签约，梵蒂冈成为主权国家。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派有“圣使”、“代表圣使”或“宗座代表”，它也在联合国设常驻观察员。

梵蒂冈城国内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教徒们心中的圣地。我们走在通往大教堂的路上，身旁熙熙攘攘挤满了不同肤色的朝拜者和各国游人，一群打着宗教旗帜

的虔诚信徒，唱着赞美上帝的诗歌阔步行进，格外地引人注目。教堂前有一片硕大的广场，站立广场，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精美壮观的教堂圆顶和广场两侧长长的大理石柱廊。踏进“衣冠不整谢绝入内”的教堂，一种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高敞的大厅四周陈列着巨形的壁画和雕塑，中央的教皇宝座和用 80 吨纯铜浇铸的教皇讲坛庄重而富丽堂皇，整幢建筑的装修陈设极尽豪华。朝拜者、参观者一个个屏心静气肃然而行，心中油然而生惊叹。

中午 12 时正，教皇卫士的换岗仪式引起了游人浓厚的兴趣。梵蒂冈有一支由 99 名瑞士贵族青年组成的教皇卫队，每天正午，穿着古怪服装的卫士踩着正步按一种古老的仪式进行交接班，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观节目。游人纷纷举起相机把它摄入镜头。

离开圣彼得大教堂，我望着高高的围墙发愣：墙内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到了科学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缘何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梵蒂冈留给我的依然是神秘与迷茫。

翡冷翠之夜

汽车沿着罗马至佛罗伦萨的高速公路飞驰，我闭上了眼，默默地回忆，一首多年前读过的徐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渐渐浮上心头：“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我喜欢志摩的诗，更爱“翡冷翠”这个漂亮的名字。天才的诗人用“翡冷翠”三字作了佛罗伦萨的中译名，给这个美丽城市又增添了几许朦胧的艳色，令我久久地神往。

佛罗伦萨确实是个温馨古老的城市。有着中世纪建筑风格的老式楼房鳞次栉比，深深的小巷笼罩在楼房的阴影下显得更为幽静，号称世界第三的“圣母之花”大教堂前老人们悠闲地散着步，市政广场上米开朗琪罗的传世之作大卫塑像在夕阳下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沐浴在黄昏彩霞里的佛罗伦萨是一幅柔和的风情画，一首优雅的大提琴曲，一段梦幻般的回忆。我陶醉在它的怀中。

这一晚，我们就住在佛罗伦萨市郊一个叫作帕拉托的小镇上。旅馆修在小山腰间，我们乘车沿着只能容单车通过的蜿蜒小道缓缓地攀登，路旁的绿树丛中稀稀朗朗地点缀着一幢幢旧

式私宅，车子转过一个弯，又转过一个弯，终于停靠在山坡的一片窄小空地上。暮色中，两幢略显陈旧的木结构三层小楼镶嵌在葱茏的绿荫中，乍看时一点也不像旅馆，倒像一座普通的乡间别墅。

用过晚餐后，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轻轻推开木窗，远处是山下的万家灯火，近处是山间影影绰绰的树影，偶而有山风袭过，引得满山枝叶沙沙作响，山风捎来了花木淡淡的清香和阵阵舒心的凉意，驱散我一天的旅途劳顿。我忽然来了兴致，匆匆走出房间去寻觅那个“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的萤火。屋前是一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坪，屋后林木森森，除了墙头昏黄的灯光外，只有我和一条黑影憧憧的林间小道。我顺着小道踽踽而行，只有满天的星星伴着我——“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望着星星的萤火。

晚上，我好像做了个梦，但是醒来后什么也记不起来，只是觉得心里特别的舒畅。

绑着绷带的比萨斜塔

比萨是意大利西部的著名古城。虽然它只是个 10 万余人的小城，却拥有 1343 年创建的老资格大学和众多中世纪古迹，而比萨斜塔更是声名远扬，来自全世界的游人趋之若鹜，都想来一睹斜塔丰采。

斜塔建于 1174 年，由于地基的原因，建成后不久塔身便出现倾斜，随着时间的推移，斜度逐渐增大，终于成了现在的样子。四百年前，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这斜塔上进行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一直奉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学说，从而建立了落体定律。这座不幸倾斜的石塔不意有幸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并因祸得福成了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

人们蜂拥而来不光是因为那次实验，更因为它倾斜了八百年却迄今未倒的奇迹。然而当我们来到比萨时，听到的是它即将倒塌的噩耗，看到的是一座绑着绷带的手术中的垂危石塔。

斜塔垂垂老矣。它如一位佝偻的老人，倾着身子，无奈地面对引颈企足的千百游人，诉说着远去的辉煌。塔的上身箍着一条钢板，几根钢丝绳紧紧地拉着钢板，阻止塔身继续前倾。塔基已经明显地倾斜，半边塔身深深地陷入地面数十公分，而

另半边的地基上像小山似地垛起一摞硕大的铅锭。塔的四周围起了栅栏，栅栏外簇拥着的人们一个个露出惋惜的眼神，关注着伤病中的古塔。

忽然，我发现栅栏上挂着一块图文并存的说明牌，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我还是读懂了那一组示意图。它告诉我们塔的斜度、倾斜的原因以及正在进行的抢救方案，图意十分浅显，人人都能看明白。我不由得对工程的管理者顿生感激，他一定理解参观者关切的心情，也一定对自己的手术方案充满自信，敢于公诸于众接受评论。这只是举手之劳，却为许许多多关心斜塔的人解了惑。由此想到，我们的许多涉及千家万户的公益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是否也能学一学呢？

从比萨到尼斯

从意大利的比萨到位于法意边境的法国地中海沿岸小城尼斯，数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就修建在俯视地中海热那亚海湾的险峻的峭壁上。整条公路简直全部由隧道加悬桥连接而成，高速行驶的汽车刚刚穿出山洞，就直接冲上横跨深谷的桥梁，然后又拐入另一条隧道，明明暗暗，曲曲弯弯，蜿蜒起伏，时隐时现，看似峰回路转，处处险象环生，然而路面却十分的宽阔平整，让人感到非常安全。崇尚自然的意大利人因为舍不得毁坏山坡上茂密的植被，宁愿多花几倍的代价挖成隧道，让公路从山的肚里穿过，才保留下头顶的一片葱茏。我不禁深深地为他们这种竭力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感动不已。

走在这条道上，尽管路途遥遥，却绝不乏味。右边是全身披绿的崇山幽谷，这里有密林深深，有瀑布如练，山风习习送来缕缕清香；左边是横无际涯的热那亚海湾，万顷碧波在下午的阳光下温柔得像一张闪闪发亮的蓝色地毯。公路上不时有一辆辆顶上架着山地自行车的外出度假的小车擦身而过，面海的悬崖边，一幢幢小巧的别墅在绿荫下隐隐绰绰。一路上的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意、法两国的边界。

只要一想到国界，我脑子里马上会闪现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然而在这里，庄严的国界却平淡得象郊外两个鸡犬相闻的小村间普通的阡陌。公路边只立着一块圆形蓝底的指示牌，上边除了象征欧洲共同体的十二星图案外，还用英文写着“法兰西共和国”，告诉你再往前行就是法国的土地了，仅此而已。在这里，没有森严壁垒的海关，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甚至见不到一名交通管理人员。这就是国境线吗？回答是肯定的。据说在欧洲共同体内，国家的概念在某些领域已经渐渐淡化，国境线在老百姓的头脑里变得不那么沉甸甸了。但是，我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虽然早就听说过“国家终将消亡”的论断，但它毕竟还十分遥远，对这样的边界，我感到太陌生了。

到达尼斯前，我们顺道访问了镶嵌在法意两国之间的袖珍小国摩纳哥。这块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人口仅三万的地方，尽管幅员如此之微，但是它的美丽与神奇却引来了世界上众多的游人。在这里，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外，随处可见的还有蔽日的绿荫和芳香的花草，整个摩纳哥就是一个大花园，它就象撒落在地中海边的一颗珍珠，让人爱不释手。

与摩纳哥相比，尼斯给我的印象则更为温馨可亲，洁静的街巷，典雅的建筑，滨海的林荫大道和鳞次栉比的露天茶座，无不散发出诱人的魅力。我想，这样的地方是一定不能久居的，它就象一缸甜酒，迟早会把人熏醉。

浮在水上的都市

人们通常把苏州与威尼斯作比较，叫作东方威尼斯。为此我很为苏州不平，为什么不能把威尼斯称作西方的姑苏呢？但是，当我乘坐交通艇驶入威尼斯水域时，心中的不平立刻消失了：无论是水面之广还是水巷之多，苏州都难以与威尼斯相提并论，它确是个名符其实的水上城市。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滨，1500年前，一群威尼托人为了逃避战乱，渡海聚居于此，凭借孤悬海中的地理优势建立了城池，十四世纪时成为垄断欧洲与东方贸易的城市国家，以后又并入意大利。现在威尼斯属下有200多个岛屿，其中的118个小岛用数百座桥梁连接了起来，岛屿间的水面渐渐被挤成一条条水巷，它们组成为今天的威尼斯本岛。全城以河为街，以舟代车，家家依水，处处有桥，形成了只此一家、别具风味的独特景观。

到威尼斯不可不看看圣马可广场。广场不大但气势不凡，四周的大理石连拱廊与王宫、钟楼、圣马可大教堂连为一体，相互呼应；方石铺就的广场上成千的鸽子与游人一起安详地散着步；由广场向四周辐射出无数条幽深的小巷，巷子两边排满了各式工艺品商店，在这里可以买到威尼斯著名的玻璃器皿、

珠宝饰物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工艺品，我觉得用琳琅满目四个字已经不足以描绘它们的精美。

据说威尼斯有大小桥梁 400 余座，它们是全城交通的纽带，其中以里亚尔托桥与叹息桥最为著名。里亚尔托桥是威尼斯城的发源地，它桥身不长却出奇的宽，更为奇特的是桥面上还建有 24 间拱廊商店，形成一条风格独特的桥街，使这座有 500 年历史的廊桥名闻遐迩，成为水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叹息桥是连通王宫与监狱的一座悬桥，两幢建筑并肩而立，中间仅隔一条水巷，聪明的设计者在两座大楼的高层间加建了一条天桥，高高地悬在半空中，别具一格。传说古时候大臣犯了罪，先在王宫接受审判，然后通过此桥押往监狱。罪人走到桥面，想起今后漫长的牢狱生涯，不免叹息后悔，于是这桥有了个叹息桥的俗名。它对于某些人倒是一帖极好的清醒剂呢。

在威尼斯的大小水巷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船只，它们是水上城市的公共汽车，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一种叫巩多拉的小舟。船的头与尾高高翘起，就象农历初五的月牙儿，船夫穿着古老的服饰，手扶长楫立于船尾，载着游人穿梭于水巷中。这已成为水城的一大景观。

威尼斯真是浮在水上的都市。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不仅是个美丽的旅游胜地，还是意大利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六百年前，威尼斯商人几乎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海上贸易。然而提起威尼斯商人，我的脑际便会浮现莎士比亚笔下那个精明、刻薄、诡诈、狠毒的夏洛克，坦言之，我对威尼斯商人一直心存芥蒂。

在威尼斯，我们参观了一个制造玻璃器皿和工艺品的工厂。据说这家世代相传的家族工厂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当地是个极有声望的家族，目前打入意大利足球甲 A 联赛的威尼斯队就主要由这个家族支撑着呢。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个留着两撮短髭的年轻人，在看过了玻璃工艺品的全部制作过程后，他带我们走进了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产品陈列室。这里的陈列品确实算得上是精美绝伦了，但是更令我佩服的是那位年轻人精明老到的生意经。说实话，他的一对深潭似的蓝眼睛和高高、尖尖的鹰钩鼻，一开始就没给我好印象，我暗暗告诫自己当心受骗。但是他那滔滔不绝、言之凿凿的商品介绍和夹杂着略显生硬的中国话的幽默谈吐很快扭转了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一个个乖乖地掏了腰包，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去。

那天傍晚，我们去一家名叫杭州饭店的中餐馆用餐。这是

一幢位于圣马可广场边一条深巷里的老房子，虽然外观貌不惊人，但稍稍有些局促的店堂内却高挂起不少名人字画以及名人们与老板合影的照片，一下子使我们有些肃然起来。老板是温州人，据说浪迹天涯已多年，在威尼斯华人圈中也不算个人物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要员，凡到威尼斯的几乎都在这里用餐。回想起来，那顿饭其实根本没吃出什么味道来，但是想到那么多名人享受的也只是这个水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老板虽然没开过口，但墙上的字画与照片都在作着精彩的介绍呢。细细想来，他的精明怕是要比玻璃制品厂的年轻人更高一筹呢。

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威尼斯的商人们虽然不再有夏洛克的狠毒与残忍了，但他们的精明依然如故。当然，商人拥有精明无疑是应该归于一种长处的。

蓝色的多瑙河

在我的心中，被誉为音乐之都的维也纳一直是个令我神往的地方，那里有“金色大厅”，有莫扎特、斯特劳斯，更有《蓝色的多瑙河》。因此，当我行进在驶向维也纳的途中时，心情也就格外地兴奋。一路上，平缓的山丘逶迤绵延，山坡上密林与草地相连，一幢幢风味独具的农舍与乡间别墅疏朗地点缀其间，如一幅渐渐展开的长卷水粉画。我完全沉浸在不尽的愉悦之中。

奥地利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全境多山地，被称为“欧洲屋脊”的阿尔卑斯山脉横贯东西，占据了全国大部分面积，但是这里的山实在太美了，完全没有我们以往印象中那种贫瘠山区的模样，茂密的森林和漫山遍野的绿草坦露着优雅与富足，成了今天奥地利的骄傲。流经奥地利北部的多瑙河是一条流淌着音符的美丽长河，百年来一曲《蓝色的多瑙河》回响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知有多少人被它优美的旋律所打动，为之感叹，为之迷恋，它早已成为美妙音乐的代名词。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偎依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时，一个个匆匆丢下随身物品，迫不及待地驱往那条曾被无数次渲染过的多瑙河。

多瑙河静静地流淌着，水面荡漾着柔和的清波。它显然不具有黄河长江那种雄性的壮观，然而它流得那么平缓，那么恬静，呈现出女性的温和与宽容。那宽宽的河面就像母亲敞开着温暖的胸怀，两岸广袤的土地和稠密的城镇如孩子般吮吸着母亲甘甜的乳汁。看着孩子们健康地成长，母亲笑了，那粼粼的波光不就是母亲舒心的笑容吗？维也纳人把多瑙河称作他们的母亲河，真是最贴切不过了。

站在多瑙河岸边眺望，天是蓝蓝的，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水是蓝蓝的，蓝蓝的水面浮着几艘游船；我的心底也是蓝蓝的，蓝蓝的心底淌过一串音符，《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仿佛又在耳边奏响。多瑙河是蓝色的，这蓝色展示着它的美丽和清纯，更象征着它爱的奉献。

河的对岸矗立着几幢联合国机构的漂亮大厦。联合国以维也纳为其第三会议城市，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也相继在此建立，使这座美丽的城市更显示出和平的色彩。当不同肤色的官员和游人徜徉在多瑙河畔谈笑风生之时，他们无异是在同唱一首《蓝色的多瑙河》。

难忘的维也纳

维也纳是座宁静的城市，这里的建筑整齐、敦实，显得非常的庄重，尤其是随处可见的著名音乐家塑像和音乐殿堂，为它增添了悠远的、无穷的魅力。

在市中心，我们远远地眺望被世人视为音乐圣坛的“金色大厅”，虽然因它正在进行修建而不能入内瞻仰，但即使是这样远远地看它一眼，想一想中国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此献艺时的热烈气氛，也已经觉得不虚此行了。“金色大厅”和离它不远的奥地利国家歌剧院、国立公园内金光闪闪的斯特劳斯塑像以及矗立于街头广场上的贝多芬石雕像……它们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这里是属于世界的音乐之都、全世界音乐爱好者心中的家园。

维也纳是座彬彬有礼的城市，这里的居民文静、儒雅，显得十分有教养。在皇宫内的一个过道上，我看到两位年轻的街头艺人正以小提琴与吉它演奏一支优美的小夜曲，吸引了不少过往的游人驻足聆听。两位年轻人微闭双眼，身体随着旋律的节奏轻轻地摆动着，完全沉浸在乐曲的情境之中。那份旁若无人的投入，深深感染着围观的人们，大家热情地为他们鼓掌致谢，同时都不忘记给街头艺人身旁的小盒内投进一些钱。也许

他们俩只是个潦倒的流浪者，但他们绝不自卑，而人们脸上的表情也分明写着尊重。这使我十分感动。

在维也纳，无论是幽静的皇宫花园，还是圣斯丹芬教堂四周的繁华商业区，我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文明礼让之风。你走在一位老者的身后，老人会停住脚步示意请你先行，你要过马路，车辆会自动停下来为你让路，与人擦肩而过时，你都会看到一张笑脸或听到一声“Sorry”——不管是否听懂他们的语言，你都能感到自己被尊重着，于是也油然而生发自尊和对别人的尊重。这样的氛围无疑在净化着人的灵魂，无疑会提升人的品格，人们也必然由此而收获了愉悦。

音乐家创造着美妙的音乐，音乐熏陶着人的魂魄。这就是我心中难忘的维也纳。

月亮湖

我们从维也纳向德国的慕尼黑进发，一路上汽车如发了疯似地拼命快跑，时速始终保持在15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修得非常好，人在车内感觉很平稳、很舒服，但是那么快的车速，总觉得有些忐忑不安。难道德国对车速没有限制吗？司机告诉我们，虽然西欧也有每小时130公里的限速标准，但是那只是保险公司理赔时使用的某种依据，车子上了高速路是没有人来干涉你的车速的。据说在德国曾经就车速问题展开过一场民众的辩论，结果多数人反对限速，理由是既然厂家生产出高速的汽车来，政府又修了高速路，那么就不该在高速路上限速，否则高速路又有什么意义呢？

很快，汽车跨越了奥德边界，停靠在一个名叫月亮湖的湖岸边。湖面十分宽阔，蓝天下，千百条张起白帆的小艇荡漾在平静的水面上，远远地望去，就像一群戏水的白鸥。实然，耳旁一声惊叫：“快看，白天鹅！”我赶紧将视线收回，原来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湖边树荫下，一群白天鹅，还有不少的野鸭正在悠闲地游弋。它们旁若无人，大大咧咧地向我们游来，惹得我们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惊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一群野鸭在我身旁戏耍。我想，他们一定已把人类当作了朋友，习惯了

与人类和平相处，才会如此的坦然。

在我的家乡，也有许许多多的湖泊，它们的湖光山色一点也不比月亮湖逊色，但是那里没有与人为友的野生白天鹅，更别说是野鸭了。同行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如果手头有一杆猎枪，非打它几只不可。虽然是句戏言，但毕竟反映了心态。人与动物同是地球的主人，我们应该善待野生动物，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是要以此作为行为的规范又何其不易啊。

为此，我会把月亮湖永远记在心头。

蒙着阴影的慕尼黑

位于德国东南部的慕尼黑是个被蒙上了层层阴影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这里签订；二次大战的炮火又几乎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留下了满目创伤、一片废墟；而1972年第2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发生的慕尼黑惨案又给它蒙上了新的阴影，令世界震惊。

在慕尼黑，我们首先参观了曾经作为慕尼黑协定见证的纽芬堡。这里原是一位德国伯爵的府邸，前有池塘、草坪和广场，后有硕大的花园，绿草茵茵、林木森森，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但是，因为不幸成了法西斯希特勒的行宫，使它蒙受了永远的耻辱。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就在这里与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代克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本国一时的安全。从此，慕尼黑协定作为绥靖政策的代名词载入史册，纽芬堡也因此而成为世人关注的地方。

由于慕尼黑在二次大战中被破坏殆尽，因此城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战后所重建，唯独座落于市中心玛丽亚广场一侧的市政厅大厦，历经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战火的洗劫，依然巍然屹立。这座按教堂样式建造的大厦，如今成了慕尼黑市的标志

性建筑，是游人必到之处。广场及四周的街区是市民休闲与购物的好地方，还常常有一些业余的文艺团体在这里即兴演出。那天，我们就欣赏到了一群旅行途中的少年学生表演的很有水准的无伴奏合唱，这让我十分的兴奋，真想也在此高歌一曲呢。

我们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中心前稍作停留。遥望着运动场，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八年前。1972年，第2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里举行，运动会期间，阿拉伯极端主义份子制造了枪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流血惨案，使以友谊和奋进为主题的奥林匹克精神为此而一时黯然。即使到了今天，它依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给人注入一缕不可名状的复杂情感。

历史的阴影笼罩着慕尼黑，使我感到压抑，感到沉闷，就连天气也来凑一份热闹，连日晴好之后忽然阴云密布，还挤出几点雨珠来。面对慕尼黑，我祈求：让战争永远滚开吧！冤冤相报何时了，人民需要和平。

德国人的作风

由慕尼黑向西北约行三百公里，便到了法兰克福市。这里虽然人口不多，却是德国著名的金融中心，你徜徉在街头，随处可见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以及其它各国著名大银行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直指蓝天。这里还是国际证券交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它的证券指数的升降涨跌，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因此，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市中心十分繁华，各类商店、大公司比肩而立，灿若繁星，商店的货架上，品质高贵的不同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翻译告诉我们，德国人经商恪守着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古训，绝不含糊。在这里购物，虽然得不到让利的优惠，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乐趣，但是绝对没有欺诈，尽可以放心地选购，在看似刻板的交易中享受一份安全、踏实的感觉。同行的谭君选中了一台带电脑的西门子手机，当售货员了解到是拿回中国去使用时，不厌其烦地再三说明此机只能识别德文信息，担心谭君回国后使用不便。他另外介绍了几款新产品，并一一演示、试用，直至谭君满意为止。在翻译的帮助下，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做成了这桩买卖。我们深深地为售货员认真的工作态度而感动，但翻译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的

作风，在这里人人都这样做。本来我并没有在此购物的打算，但这位售货员的真诚勾起了我的购物欲，于是几乎未加仔细挑选，买了两块手表作为赠送家人的礼物。尽管价格不菲，但非常满意，因为我已确信在这里买东西必然物有所值。

在欧洲有一种说法：意大利人是工匠，法国人是艺术家，德国人则是工程师。所谓工程师是指认真与刻板的作风。这话不假。在意大利到处能看到精美的工艺与装饰，即使是乡村小旅馆的卫生间，也装修得十分的美观与精致。而在法国，房屋的外墙上到处画满了看似随意的涂鸦之作，但是细细地观察，也不无美感。到了德国，我们发现无论是建筑物的门窗、家具，抑或淋浴间的小构件，都制作得异常坚固和实用，让人感到实实在在。那天在慕尼黑的旅馆里，由于房间紧靠马路，噪音很大，当我试着关上窗户时，惊人地发现所有的声浪都已挡在窗外，隔音效果之好出人意料。我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工艺质量，当然，这种质量来源于他们认真、刻板的作风。

科隆大教堂

从法兰克福向西北，一路上人烟渐渐地稠了，还不时地见到路旁出现一幢幢现代化的工厂，一改几天来时时感受的山野田园风光。司机告诉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便是德国著名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里有欧洲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和德国最大的金融中心科隆，这里密如蛛网的交通线，承担着欧洲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汽车一路飞驰，越走，建筑群越稠密，最后终于连成了一片。我们明白，科隆到了。

到科隆，就不能不看看著名的科隆大教堂。从莱茵河畔远远地望去，两座哥特式的教堂尖塔像两把利剑直刺蓝天。这座高达 161 米，号称世界最高的教堂历经了 7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依然那末雄伟、挺拔、清秀、俏丽。从远处眺望，它如一位高挑的美女，楚楚动人；在近处仰看，它又像一个伟岸的壮士，凝重而强健；男士的阳刚之气与女子的阴柔之美竟是如此和谐地融合于一体，怎不叫人叹为观止啊。

在肃穆的气氛中，我们鱼贯进入教堂的主厅。抬头环顾，高高的四壁镶嵌着轻盈通透的花窗，花窗的一块块色彩斑斓的玻璃上，一幅幅彩绘画图讲述着圣经中的故事。主厅的中央，一架巨大的管风琴高悬半空之中，高高的穹顶又如深邃的天空

一样让你感到人的渺小，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

我默默地站在教堂大厅的中央，以审美的眼光，感受教堂给我的启示。我忽然悟到艺术与宗教其实是一脉相通的，正是因为这里建筑的美、绘画的美、音乐的美与传教士们娓娓说教时语言艺术的美相得益彰，烘托出一种对未知的天国世界的憧憬，契合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才引来无数信士对宗教的虔诚。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何以还有那么多高知识、高智商的人士依然表现出对宗教的依恋？也许他们并不在乎说教的是耶、非耶，只是借助宗教的形式，寄托一种对美的无限向往，而人性的美与艺术的美早已融入一片虚无缥缈的宗教氛围之中了。

低地之国

荷兰王国位于欧洲西部的北海之滨，由于它 60% 的国土面积海拔不超过 1 米，而且还有 27% 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因此被称作“低地之国”。当我们的车驶入荷兰国境，迎面扑来的便是一种如回到家乡一般的亲切的感受。一路上地势平坦、河荡密布、沃土连绵、农舍片片，好一派田园风光！要不是随处可见的长着黑白花纹的荷兰奶牛和农舍的欧式风味的提醒，我还真以为回到了江南的水乡。

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我们乘舟泛游于市区的水巷间。这是一座典型的水城，整个市区被纵横交叉的河港切割成一个个小岛，再用数不胜数的各式桥梁串连起来，桥梁的不同风格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船上的水手告诉我们，除了阿姆斯特河，其余的河道都是人工开挖的运河。在阿姆斯特河与艾塞尔湖湾相连处，一座旧式的木制闸门把河湖隔开，一直到现在它仍保留着以人力启闭闸门的传统，寄托了荷兰人对历史文化的怀念。我们在水巷中巡游，只见拥挤的河道两侧舟楫首尾相接，那是以舟为屋的水上人家。细细地察看船屋的布局，还真不差，一样的有卧室、客厅、厨房，精精致致、小小巧巧、别有风味，它成了这座水上城市的一种特殊景观。

两岸是古色古香的百年老街，一幢幢历经风雨沧桑的五层、六层的楼房，像篦子似地挤作长长的一溜面河而立，全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建筑风格，既古朴，又凝重。很奇怪，每幢楼的顶部前都伸出一段不长的横梁，梁端挂着一只大吊钩。做什么用的呢？原来阿姆斯特丹人多地窄，住房拥挤，因此建筑物内的楼梯、通道都很狭窄，于是聪明的市民就在每幢楼的顶端安上这根吊杆，大件的家具就从这里直接吊进窗口。

这个夜晚，我们就住在城外一个叫作哈勒姆的小镇的镇郊。这里离海边已经不远，四周十分幽静，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是连片的草场和星星点点的农舍，纯粹的乡村风味。暮色中我们漫步在村外的小道上，遥望海边渐渐暗去的天色，瞧着身旁的马群、牛群悠闲地散着步、嚼着草，顿时把一天来的仆仆风尘尽行洗去。在村里，我们很想走访一家农户，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但是苦于言语不通，只能隔着绿树和花草，从窗口窥一眼：明亮的灯光下，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淡雅的客厅，插着鲜花的桌子、欧式风味的靠椅、不算太大的电视机、看着画报的老妇人，简简单单，平平静静。

第二天，又参观了一个具有荷兰独特风味的风车村和一家制作木鞋的作坊。虽然现在许多旅游区都能见到荷兰风车，但是那种与风车融合在一起的乡村风味，却只有这里才是原装的，所以看到时的感受截然不同。这里的木鞋也是与众不同。据说这里的许多土地是靠筑海塘围海造田而成，特别的潮湿，过去的农夫习惯穿木鞋劳作，于是木鞋便成了这里的特产。如今虽然农夫们平时早就不穿木鞋了，但作为婚礼上、节日里的传统服饰，作为旅游工艺品，这种有着尖尖翘翘的鞋头，鞋面上画着漂亮图案的木鞋，依然被人们喜爱着。

离这儿不远的鹿特丹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海港，一条欧亚大陆桥一头携着鹿特丹，另一头牵着故乡的连云港，这条特殊的纽带和荷兰的水乡风貌，使我对这个“低地之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恋意。我确实爱上了这片平静而富庶的土地。

“欧洲的首都” 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一侧，有一幢普普通通的楼房，150多年前，天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今天，当这份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传遍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作为诞生地的这幢楼房依然是那么平静，它默默地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投来的崇敬的目光。

广场附近的步行街，也是游人必到之处，这不仅因为街道两侧五光十色的工艺品商店是游人选购礼品的好地方，还因为这里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街角上，竖立着一尊十分小巧的撒尿男童的雕像，它永久地诉说着一段饶有情趣的传说。据说十六世纪西班牙军队入侵比利时的时候，曾在布鲁塞尔城内埋下了大量的炸药，企图炸毁整个城市。正当导火线嘶嘶作响时，一位名叫于连的小男孩撒了一泡尿，正好浇熄了导火线上的火苗。布鲁塞尔得救了，市民们感谢小于连无意中成就的这桩无量功德，于是制作了这座雕塑作为永久的纪念。精明的商人还按雕像缩制成各种规格的旅游纪念品，受到各国游人的青睐。虽然撒尿男童雕像的由来还有不同的传说，但是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愿意接受上述一说，因为爱好和平、制止破坏毕竟是全人类

共同的心愿。

在布鲁塞尔，除了代表古典建筑艺术的皇宫和圣玛丽亚教堂外，为了迎接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而设计建造的原子球模型，可以算是现代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了，不可不看。这个庞大的原子球模型高达45.6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说建造时用去了2200吨不锈钢材，9个直径16米的圆球之间，用20条直径3米的管道相接，整个造型是按阿尔法铁原子结构放大数亿倍而成，简洁、生动、明快，充溢着现代气息。

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的首都，还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设立在此而被称为欧洲的首都。我站立在欧盟总部大厦前，回忆起西欧各国为共同体的建立而走过的漫长路程，以及这次西欧之行的亲身感受，确实感慨良多。正是由于欧共体及其它一些联合组织的相继成立，使欧共体各国之间开放边界、开放市场、统一经济与货币政策成为可能，便利了各国之间经济与人员的往来，推动了成员国经济的发展，连我们此行能途经数国而畅行无阻，也是深受其惠。随着2001年起统一货币欧元的正式流通，欧共体必将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世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显示更大的潜力。

旅欧期间，深深感到西欧人的国家意识在日趋淡化，唯一例外倒是在绿茵场上。这几天正是欧洲杯足球赛烽烟四起，赛事如火如荼之时，布鲁塞尔的饭店、酒吧挤满了观看比赛实况转播的球迷。当荷兰队以六比一大胜南斯拉夫的消息传出时，一辆辆打着荷兰国旗的小车招摇过市，荷兰球迷们脸上涂上国旗图案，忘情地为祖国的荣誉而欢呼雀跃，激动之情感人至深。

卢森堡大公国

走进卢森堡大公国，首先扑入眼帘的是连绵不绝的森林。车窗外，远远近近、深深浅浅、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无数林子布满了沿途起伏的丘陵山岗，让我们这些来自平原的人惊讶不止。卢森堡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因为有了这片巨大的“绿肺”，这里的蓝天是那么明净，空气是那么清新，气候是那么温润，真叫人羡慕啊。

卢森堡大公国是个令人感兴趣的₁国家。虽然它的面积只有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仅四十万，只能算是个袖珍型的国家，但它绝对不是个弱国。它的工业十分发达，尤其是钢铁工业属世界领先，人均钢产量居世界第一，真叫人难以相信。

在它的首都卢森堡，我们只呆了短短的半小时，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城市规模的小。这里的一切几乎都可以用一个小字来形容，整个城市只有8万人，道路不多，路面也不宽敞，但不能说不繁华。街面上虽然很少见到高楼大厦，但各种商店挨挨挤挤地把街道两旁排得满满的。这里的银行特别多，不少国家的银行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听说小小的卢森堡还是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我们刚下车就找到了中国银行驻这里的机构，真

让大家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

其次是地形的奇特。卢森堡城竟然修建在一座峡谷上。离我们停车地不远有一片空旷的场地，像是个供人游览的地方，我快步走到场地的那一头，扶着栏杆向下一望，吓得赶紧向后退了几步。想不到下边是一道深逾百米的峡谷，峡谷的两边全是壁立的危岩，谷底虽然只有百十来米宽，但是有道路，有建筑物，有绿化带，葱葱茏茏的，还有车辆和行人悠然地走着。我去过不少峡谷，但都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而这个峡谷却在繁华的市中心，简直是匪夷所思。虽然我敢肯定峡谷上下必定有绝对的安全保障，但还是不免要替卢森堡人捏一把冷汗。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桥。你看，一条峡谷把卢森堡劈为两半，峡谷上横跨着许多座造型别致的桥梁，把两边的街市串连了起来。这一道道的桥便成了一种景观。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叫作阿尔多卡大桥，这座300多米长的单跨钢铁桥梁，全身披着赭红色，像一条飞跨深谷的火龙，在万绿丛中是分外的显眼。它如今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标志。

我们虽然只是从这个袖珍国家匆匆地穿过，但已经令人难以忘怀了。

巴黎印象

我们终于走近了巴黎。

这个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欧洲的象征。这里有宗教圣地巴黎圣母院，有艺术殿堂罗浮宫，有伟大的现代建筑精品艾菲尔铁塔，有无产阶级革命纪念地巴黎公社社员墙，有繁华而美丽的香榭里舍大街……巴黎给了我太多的牵挂，把这次欧洲之行的起始和终点都选在巴黎，实在是个不错的主意。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进入欧洲后首先停落在巴黎市郊的戴高乐机场时，我曾惊叹于机场规模的恢弘和现代气息，而今天，当我们的汽车渐渐地驶近巴黎市郊时，又对它的富庶与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途中，一望无际而又看不到阡陌的连绵农田和散布于田野间的无数圆筒状的粮仓，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大农业的气派，一片片散发着朴实而闲散的乡村气息的漂亮农舍又无不透出农家的富足。宽阔的高速公路从四车道、六车道增加到了八车道，而公路上的车辆反而越来越挤，流线型的跑车、庞大的货柜车、造型别致的房车和不同品牌的名贵轿车组成了气势宏大的车流，风驰电掣一般涌向巴黎。

尽管随处可以见到阅尽沧桑的古老建筑，但是这个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城市却充盈着年轻的活力。如今，它不但是欧洲的铁路、航空枢纽，还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时装和化妆品之都，又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法国科学院和罗浮宫相伴的是现代化风韵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前卫的艺术流派和 T 型时装舞台，在繁华的商业区内，拥挤的人流和车流更是每时每刻都在散发出现代的气息。

巴黎还是个多种文化相互融汇渗透的大都市，无论是协和广场上硕大无比的埃及尖顶方碑，还是塞纳河畔壮观的中国牌坊，都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包容性。在巴黎，我们曾下榻于唐人街区。走在这里的大街上，你完全不会因为不懂英语、法语而感到不便，也完全不必为饮食不习惯而发愁，街面上到处是熟悉的汉字招牌，商店内摆满了来自国内各地的名牌商品，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一点也不比国内逊色。满街溜达的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你随时可以听到广东话、四川话、闽南话和标准的普通话，当然，还有甜甜的吴侬软语，任何人都能在这里用乡音与老乡搭话，感到十分亲切与方便。但是，对我们这些欲在离开欧洲前挑选些洋礼品回国的人来说，却也碰到了小小的难题，因为这里几乎只有国货，我们走完了大半个街区也未找到一家正宗的“洋货”店。据说艾菲尔铁塔脚下居住着 20 万华人，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聚居点。

这就是世界的巴黎。

艾菲尔铁塔下的巴黎

艾菲尔铁塔是法国人的骄傲，作为现代法国的标志，它也深受世界的关注。1889年，天才的工程师艾菲尔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设计建造了这幢高达320.7米的摩天铁塔，他以100余万枚铆钉将8000吨钢材拼接成一座线条流畅的庞然大物。艾菲尔铁塔既雄伟壮观又秀丽动人，不愧为现代建筑史上少见的经典之作。每天，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游人耐着性子守候在铁塔下排队购票，为的是登上塔身的几个不同高度的平台去一睹巴黎的风采。

随着铁塔内升降机的慢慢升高，巴黎城在我们的脚下渐渐地展开，当我们沿着塔身中部的平台绕塔一周，整个巴黎一览无遗。远远近近、密密麻麻的街道织成了一张巨网，一片片绿地像无数方翠玉随意地佩挂在一个个网眼中，清澈而闪着光斑的塞纳河又如一条绿丝巾软软地搭在城市的肩头，巴黎真是美丽的都市。环顾四周，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城区几乎看不到一幢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现代化的巴黎城呈现的却是一种极为和谐而古老的建筑风貌，令人深思和感叹。

从铁塔上往下看，最迷人的风景线当属离塞纳河不远的香榭丽舍大街，绿荫下的大街像一条笔挺的绿色长廊，一头挑起

协和广场，一头连着凯旋门和戴高乐广场。

香榭丽舍是条醉人心扉的名街，但是，紧张的日程安排已经不允许我们去访问那间心仪已久的，凝聚着无数杰出艺术家罗曼蒂克风情的咖啡店，也没有时间去参观那些展示着名贵商品的大小商店。我们只能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中心的安全岛上，隔着如潮的车流眺望一眼雄踞于戴高乐广场中央的骄傲的凯旋门，坐在车厢里一路浏览大街两侧浓浓的绿荫中的古老建筑和著名的爱丽舍宫，然后佇立在协和广场的埃及尖顶方碑下作片刻停留，而这时，脑子里闪过的却是一段血淋淋的侵略史。

位于塞纳河中斯德岛上的巴黎圣母院，被誉为世界三大宗教建筑之一，是游客必到的地方。这幢有着两座塔楼的著名大教堂在建成后的七百多年里，曾经演绎了无数的宗教故事与历史事件。狂妄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当年就在这里接受了所谓的加冕，圆了他的皇帝梦，今天，它又因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上映，再次风靡全球，成为各国游人争相一睹的重要景观。在这里，我们按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一一寻找当年爱斯米拉达与阿希穆德的足迹，尽管我们明明知道故事情节也许只是作家的一种虚构，但依然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艾菲尔铁塔下的巴黎多采多姿。

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就座落在巴黎西南 18 公里处的凡尔赛城。这里原是一片高地，作为军事要塞，法国皇帝路易十三在此建有古堡，1624——1689 年，经过路易十三、路易十四两代皇帝整整 65 年的大规模扩建，终于形成为一幢首屈一指的庞大行宫。

我们一踏上宫前的一片石块铺就的巨形广场，立即感到眼前的凡尔赛宫以一股摄人魂魄的宏伟气势迎面扑来，未入宫门已然惊叹。宫殿以东西为轴，南北对称，成“门”字型，宫内陈设豪华的厅堂、房室、长廊内到处陈列着名贵的油画、雕塑和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就连墙身和穹顶上也布满了巨幅的壁画和装饰，尤其是其中一条近百米的长廊内悬挂着的数十盏水晶玻璃吊灯，真可谓富丽堂皇，穷奢极侈，令人眼花缭乱。

宫后的大花园堪称欧式花园的典范。这个纵深三公里，面积数千亩的皇家花园内有宽阔平整的黄沙马车道，有呈各种几何图形的大小喷水池，有修剪成形、排成漂亮图案的花圃和灌木丛，有各式小亭、台阶和精致的雕塑，还有花园深处成片的树林。整座花园透出简洁、明快、一目了然的欧式风格，与中国园林曲折、含蓄、强调意境的风格迥然相异，也多少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特性与人格特征的差异性。

花园中央硕大的圆形喷水池中有一组十分著名的海神群雕。有人指称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但又据说米氏对此从未公开承认过，也未否认过；有人说这是描写海神出巡，海妖吹号开道的场景，也有人认为这是太阳神阿波罗驾着四马战车出征。它成了艺术史上的一段趣闻，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组有争议的雕塑群的艺术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它受到一代代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们一致的赞誉。

凡尔赛宫不仅以它极高的建筑、园林艺术造诣享誉世界，还被欧洲各国皇室争相模仿，作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国王的皇宫和以后的国家政治活动场所，它还目睹了一系列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十八世纪的法、奥凡尔赛同盟条约，1919年曾导致我国“五、四”运动爆发的凡尔赛和约都在这里签订，二次大战时期盟军的总部也曾设在这里。凡尔赛的名字始终伴随着欧洲历史演进的步伐。

今天，凡尔赛宫也许已不再具有政治的符号，但是它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遗产，却必定会久远地留在世界人民的心间。

艺术圣殿罗浮宫

大凡最为精采的节目都用以作压轴戏。此次欧洲之旅的最后一道大餐是参观仰慕已久的罗浮宫，一想起这座举世瞩目的艺术圣殿内珍藏着的四十万件艺术珍品，我就不由得顿生诚惶诚恐之感。以这项参观活动来结束行程，把我们的兴奋推向极致，实在是妙不可言。

罗浮宫不愧为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为了长期地妥然保存好这些珍品，博物馆当局可算得是绞尽了脑汁，其它不说，单单为了游人出入馆内外一事，就不惜动用巨资进行改建。如今，一座设计极为新颖别致的玻璃金字塔作为出入口矗立于罗浮宫广场的中央，游人由此直接下至宫内地下层，改建工程既不伤筋动骨，又增添了一道新的景观。玻璃金字塔与宫殿相对而视，明与暗、低与高、直线与弧形、现代与古老，既对立又和谐，受到了世人普遍的高度赞扬。它的设计者就是我的苏州老乡贝聿铭前辈。

罗浮宫内所有的殿堂、走廊和厅室全部布满了各种艺术展品，但它们还只是全部藏品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欧洲的油画和雕塑，以及埃及、阿拉伯地区的东方艺术珍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享誉世界的达芬奇油画代表作《蒙娜

丽莎》、古希腊石雕《断臂的维纳斯》以及胜利女神像。虽然我不懂艺术，但依然为这些旷世杰作的艺术魅力所震慑，久久地凝视着一幅幅传世珍品，不忍离去。其实，罗浮宫本身就是一件极妙的巨型艺术品，它的外观造型，它的廊柱拱券，它的穹顶装饰无不精美绝伦，让人赞叹不已。

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艺复兴运动更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大师和艺术珍品，它们丰富了世界艺术宝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也时常会见到一些过去欧洲人以不光彩的手段得来的其它地区的艺术珍品，像矗立在罗马和巴黎的街头、广场的埃及尖顶方碑，罗浮宫中的埃及、埃索不达米亚的古文物，还有深藏在欧洲各家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在罗浮宫，我留意寻找来自中国的艺术品，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多么希望流落他乡的艺术品能早日回归故土啊！

在罗浮宫外壮观的走廊咖啡座内，要了一杯最为廉价的红茶小坐片刻，为此花费了60多法郎。这也许是平生见到的最昂贵的茶了，但是在这里可以用悠闲的目光打量广场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各国游人，并作些自由的遐想。人群中可能有的是腰缠万贯的富翁，有的是声势显赫的权贵，有的是享誉世界的名人，当然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平民。尽管他们在智力、财富、地位、声望、名誉上有着悬殊的差别，但是今天都作为一名普通的游人来此欣赏罗浮宫内属于全人类的艺术珍品，至少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一定的民主与公平，这就是今天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为此我感受到一种普通百姓的欣慰。能悠闲地坐在这艺术圣殿一边品茶，一边作此令人欣慰的遐想，也许就是这茶价之所以如此昂贵的理由了。

读了一本好“书”

平生有三大嗜好，一是读书，二是旅行，三是听戏。读书，当然是指读文字写成的书。书本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几十年来我始终以读书为乐，以知识充实自己，以道理完善自我，书本成了我不可或缺的伴侣。旅行，不仅仅是旅游，还应当包括出差、探亲、访友等人在旅途的经历。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社会是复杂的，而旅行正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学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锻炼机会，因此我把旅行看作是读一本社会写成的书。至于听戏，其实是在读一本艺术化了的书。一出优秀的戏文，就是一本好书，它分辩忠奸善恶，歌颂高尚，鞭笞卑鄙，不仅净化了灵魂，还可陶冶情操、愉悦心情，实在是好处多多。

在欧洲的日子里，虽然天天行色匆匆、鞍马劳顿，然而却有幸细细地阅读了一本极好的社会教科书。这本“书”教我重新认识了世纪之交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现状，让我们看到了差距，增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紧迫感，同时也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并非高不可攀。其实我们苏南地区在许多领域已悄悄地接近了欧洲的水准，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只要“上下求索”，努力进取，赶上发达国家还

是有充分的信心的。给我感触更深的，倒是欧洲的社会精神文明，尽管那里决非是一片净土，我们一行中也发生了物品被盗的事，但是随处可见的文明礼让之风确实令人感动，尤其是对人的尊重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恪守，令我们这些来自礼义之邦的谦谦君子汗颜。我想，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的难点也许倒是一直以为是长处精神文明建设一头，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追求生活质量，本应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在欧洲，我目睹了他们在此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无论是罗马古建筑群良好的保护，维也纳市民对音乐的痴迷，德国商品优良的品质，荷兰乡村清澈的河水，月亮湖上与人亲近的野鸭，还是香榭里舍大街浓密的绿荫，都使人深为钦羨，它也许会影响我的一生，敦促我去为创建优美的环境努力。

欧洲之行，使我对欧罗巴风情的了解从书本知识升华为直观形象：地中海的阳光，德国的阴雨；意大利的开朗，德意志的严峻，法兰西的浪漫；威尼斯的“巩多拉”，荷兰的风车，多瑙河的波浪，凡尔赛宫的大花园……它们将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

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我们惊喜地巧遇一批苏州老乡；在古罗马斗兽场，意大利小贩操着普通话向我们兜售纪念品；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我们都能找到中国餐馆用餐；在巴黎唐人街，我们就象回到了故乡。在欧洲，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中国在海外的份量，中国人在很快地富裕起来，他们在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大家庭。

回国那天，是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天上似乎看不到月亮。我想起了半个月前罗马的那轮满月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调侃。人们说，语言是势利的，落后民族的语言在世界语言

之林中是没有地位的。其实眼睛也是势利的，过去，外国的月亮也许比中国的“圆”，我想总有一天，中国的月亮也会比外国的更圆，更亮。

(吉)新登字 01 号

笠泽文丛第二辑

主编 陈林春 李海珉

红梨湖

著者	沈莹宝	封面设计	徐瑾
责任编辑	于二辉	版式设计	沈华
责任校对	永葆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吴江伟业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03-3/I·223
定 价	17.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